



尋 夢 者

王 西 彥

范 泉 主 編

中 原 文 學 叢 書

甲 種 第 一 集

寰 星 書 店





長 篇 小 說

尋 夢 者



王 西 彥



6331410



我告訴你們，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什麼，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

——馬可福音第十一章

——雅各書第四章

一九三〇年秋天，戰爭起來不久，由於一種纏綿的隱痼，我到一個濱海的山中古廟裏去靜居療養。古廟位置在一座小山下面，四週爲一些長青而繁茂的林叢所圍繞，有着一個十分幽靜的環境。寺廟並不大，前後兩進，由一個白髮老僧掌持。這老僧沉默寡言，有如一個陰靈，衣着和寺廟同樣灰暗而襤褸。因爲既沒有寺產，香客也很寥落，除了偶而擱起魚木米袋，披上百衲袈裟，出外雲遊化緣之外，他便在寺後開闢一片狹窄的山地，種些雜糧和棉花度日。同時，他又把寺廟前進兩間比較完整的小小邊房，租讓給到這僻靜山中來避暑療病的客人，每月收受些許房金，充當生活的補益。

這古廟雖很僻靜，不過對於一個從煩囂的都市生活感染隱痼的人，倒是一處理想之所在。廟門向南，每天最初接受那湛上的陽光。旁邊有一泓小小清泉，從山上蜿蜒而下，在廟



前講成一個小小深潭，汲水十分方便。於環繞着寺屋的林叢之中，有高達數丈的樟木和槲木；但最多的，則是一些野桑刺棘之類的小灌木，經常地發散着淡淡的樹脂的香氣。在這樣的季節，住在這寺廟裏，早晨可以聽見林鳥的吱喳，夜間宜於欣賞秋蟲的鳴吟。諸如朝霧暮霞，松濤泉聲，一切山野景色，莫不具備。尤其是在約莫三里路外的山口，有一個小小村落，一切日常用品，大都可以從那村子裏一家雜貨舖買到。而當我到那古廟去以前，朋友還給我介紹了一個原在那裏養病的伙伴，預先說明那是一個非常虔誠熱忱的人。

自然，這於我是很好的。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可以想見一個伙伴的價值。一到山裏，我便首先拜訪了他。我說拜訪，其實一經住定，彼此倒是十分接近的鄰人；因為我們便分住着寺廟前邊那兩邊的兩間小小屋子，房門正好相對。我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我所住的屋子，原是他的廚房和雜屋。他雇用着一個十餘歲的小孩子，給他煮飯打雜。一待我來到，他打發小孩子到寺廟後進去，便把對面這間房子讓給了我，同時小孩子也變成兩人公用的室工。一開始，我就從這位伙伴獲得很多的方便。並且，在這第一天，我看出他是一個明朗爽直的人，心裏暗自歡喜。因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如果碰到的是一個難以融洽相處的



朋友，那將是一件怎樣難堪的事！

關於這一位鄰居，以最初的印象來說，除了明朗爽直的秉性，我還應該指出，他彷彿是一個善於處理自己的生活的人。他的姓名叫做成康農，身材略略高瘦，臉上帶着一種病後微微蒼白的顏色，眼睛深藏，額角廣闊而有稜角，驀地望去，顯見有着一付任性的表情。然而，在一切日常生活的細微末節上，他竟然安排得秩序井然。他所住的房子，雖然只是一間破舊寺廟的邊屋，卻收拾得十分整潔而雅緻。在四壁上，他用白灑紙平安地糊裱着，以一定的間隔，張貼着一些工整手抄的名人警語。此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一幅提倡超人說的哲學家尼采的畫像。在和寺廟大門同一方向的窗子下面，安置着一張白木的寫字檯，從它那古老陳舊的樣式上，一望而知是出於一個鄉下匠工的手藝。而在窗子旁邊，則懸掛着一把斷了弦的月琴和一支被塵灰蒙封着的洞簫。

「你歡喜音樂嗎？」我好奇地推測着。

「談不上喜歡，」他以一種微帶惆悵的眼光瞥了它們一眼，笑着回答，「有什麼辦法呢？這樣枯燥寂寞的日子，什麼刺激也沒有，你總得有點兒消遣，或者說得更好聽些，總得



有點兒娛樂——你看，我還餵着一條小狗和四隻小鷄哩。」

經他這麼一提起，我才注意到，這時在他房門口，一條貓兒大的小黑犬正在追逐着幾隻小鷄仔；那條小黑犬搖擺着尾巴，以一種玩笑取樂的神態，衝擊着受嚇的小伙伴，使牠們撲打着羽毛未豐的小小翅膀，驚慌不迭地奔躍着，咯咯嗚叫不已。

「你還是剛剛來到這裏，」成康農繼續以一種低沉的聲調說話，「剛剛離開那個熱鬧的人間世界，覺得清靜的山中歲月十分可貴，覺得只要一擺脫那些煩瑣無謂的糾纏和緊張暴戾的紛擾，便好像擺脫滿身泥汗；可是，我應該憑着自己的經驗告訴你，當你在這古廟裏孤獨地住上三天——只要三天！——不怕在你的興頭上澆你的冷水，我相信你一定又會感到這樣的生活，單調，寂寞，沒有變動和刺激，儼然和人世相隔絕的生活，是多麼難堪，多麼窒悶無聊……」

「這是因為我們究竟還年青的緣故，」我插嘴道。

「是呵，我們究竟還年青——你一定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年青人不適宜自處於一個過於窄狹的小天地。當我們的心志活動還很強旺的時候，我們便不應該去壓制它和羈囚它。以



前，在我正起意要到這山中來的時候，我是多麼憎惡那種煩囂嘈雜的都市生活呵，總覺得自己陷身於泥淖之中，呼吸困難，胸懷緊迫，生命就將窒息住了似的。我咒詛那樣的生活，發誓以後再不願重新投到那裏面去，並且，不怕你見笑，我還曾經一度起過出家爲僧的浪漫念頭——真是浪漫念頭！——但現在，經過半年來山居生活的試驗，經過對山居生活從熱切的期望到淡漠的失望，才知道自己畢竟是一個凡人，所謂脫離塵俗的念頭，只是一時的憤恨，一時的衝動。」

「那麼，」他的論調使我微感驚訝，「是不是說，你又重新懷念起都市生活了呢？」

「不！絕不！」他輕輕地皺蹙了一次眉，肯定地說，「對都市生活的憎惡，始終沒有在我的心裏淡薄下去，因爲過去的經歷給了我太大的痛苦和太多的教訓了。但是，寄跡山林的思想，也對我殘酷地證明了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虛幻。如像一個迷途的人，我從一條歧路回轉身來，卻又走上了另一條歧路。現在，我又在這條歧路上徘徊起來了。我在想，我難道不應該還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嗎？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年青人，是必須有別一條生活之路可走的。」

從這場最初簡短的談話裏，使我領悟到我這位新識伙伴的心中，一定埋有什麼深沉的隱痛。肉體上的疾病，往往是生於心靈上的疾病的；他那蒼白的臉容，正象徵着內心的創傷。不過，這一次我們並沒有繼續深談下去。對於都市生活，我自己自然也是一個憎惡者。他這種近於偏激的論斷，撥引起我極濃厚的興趣，並且立刻對他輸出我的全部信任。我想，在山居的寂寞生活之中，我們是不難成爲互相了解的相知者的，我期待一天，他將對我展露出他的心病，他在都市生活中失敗的遭遇。



第三天，以一個先來者的資格，成康農邀約我上山「巡禮」。我們各擎手杖，換上短裝，懷着滿腔興奮，沿廟旁蜿蜒小澗，慢慢走上山去。

初秋的天氣，晴朗而高爽。山徑兩邊，爬滿着羊齒形的蕨微草，長莖重疊，簡直把少有人跡的小徑，瀰蔓不見。蓴麻開放出穗狀小花，生毛的葉莖，黏澀澀的妨礙着人們的跨步。蒟蒻草和蟋蟀草，各自綻露着白花和綠花。山楂和蛇莓，也都已完全紅熟。還有各種不知名的野花，呈顯着各種顏色的花朵。是一個山野間最富色彩的季节。

走着這樣的山徑時，成康農顯得非常習熟。他一邊跨步，一邊揮舞着手杖，還輕輕吹着口哨。手杖到處，各種小灌木的葉子應聲墜落，而蚱蜢草蝟之類的小飛蟲也紛紛跳躍逃避。

「最初來到的時候，」他回顧着對我說話，「每天朝暮要上山兩次。我給自己定下起住

作息表。我把早晨上山叫做「迎陽」，黃昏上山則叫做「送夕」——總之，我決心要使自己成爲一個隱士，一切都求其風雅，一切都求其富於山林風味。有一個時期，我還曾經把自己的房子題爲「淡泊齋」，像小說裏面臥龍居士那樣的，兩旁張貼着對聯，一邊是「淡泊以明志」，另一邊便是「寧靜以致遠」，彷彿打算終老山林了——」

「現在呢？」我問。

「現在可變啦！應該說，厭啦！最初的激情一經過去，便開始感到有一種澈心的寂寞，在慢慢地浸融着自己。請想想，住在大都市裏的時候，每天自朝至暮，幾乎是每分鐘每秒鐘地計算着時間的。報差啦，郵差啦，會客啦，訪友啦，上街啦，開會啦，宴酌啦，說不盡的忙亂！說不盡的緊張！有時候，跑到繁華街道或是什麼大商場裏去，摩踵比肩，擁擠得叫你透不過氣來；看到那麼多的人，熙熙擾擾，就像是熱天的糞蛆，想起來真是好笑！這樣子，男男女女，匆匆忙忙，鬥奇奪妍，你來我去，究竟爲的什麼？難道說天地竟狹窄得無地容身了嗎？尤其是那些以城市生活作營養的人，那些鮮廉寡恥的市儈們，他們那種勾心鬥角的生活方式，簡直叫我這種鄉下人不寒而慄！——」



「鄉下人？」我微露驚訝。

「是呵，」他站住了，找到一塊平坦的岩石，「我是一個鄉下人，一個道道地地的鄉下人——你看你看！」

他突然驥叫起來，揮着手杖。

順着他手杖所指示的方向，我看見在離我們不遠的一株栗樹上，一隻灰褐色的小小栗鼠，銜着一個成熟的毛栗，飛向旁邊另一株松樹上。牠的圓棒形的長尾只一閃，便不見了。

「就是這種栗鼠，」他轉換了話題，「我剛剛到這山上來的時候，曾經捉到過兩隻。我還特地給牠們買來一個鐵絲籠子，想把牠們餵養起來。我在籠子裏放上乾草，每天找些果實和樹皮給牠們吃，打算把牠們留着做寂寞生活中的伙伴；誰知道牠們並不願意接受我的餵養，牠們吃得很少，只是睜着眼睛，閃着肚子，顯出一付驚惶不安的神情，永遠對我懷着敵意，不上一禮拜，其中的一隻竟然死掉了——」

「另一隻呢？」我饒有興味地追問。

「我把牠放掉啦，」他說，蹲身在岩石上坐下，「我不忍再關着牠。我知道如果再不把

牠放掉，牠也一定會死掉的，因為牠們的世界是廣大的山野，決不是窄狹的鐵籠！」

「你這是一種明智之舉，」我笑着說。

「明智之舉！」他也笑着，「的確是明智之舉！牠們使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以往若干年中的都市生活。都市不也是一個鐵籠子嗎？好在我已經從那鐵籠子裏逃出來啦，不然，我相信自己也會和那隻不幸的栗鼠一樣，也會殉身在那個狹窄窒悶的鐵籠子裏的，因為我原來不是那樣的人！」

「你是說，你原來只是一個鄉下人嗎？」

「不錯，我原來只是一個鄉下人。幾時我可以對你作一番自我介紹，可以把我——一個鄉下人——的家庭生活詳細的告訴給你聽。半年來的山中歲月把我悶透啦，應該有個伙伴可以讓我傾訴一下。唉，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

說着，他垂下臉來，輕輕用手杖撥打着草叢。

在小澗那一邊，從一株空籬了的古松樹上，懸掛下幾縷淡黃色的女蘿，衆多絲狀的分歧，彷彿是一張垂簾。而在古松旁邊，則是一株高大的柞樹，這時正開放着黃白色的小花。



酒裏的清泉，發出輕微的淙淙聲，增添着山谷間的靜謐。一隻鷓鴣鳥，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掠空而過，隱匿在不遠處的一個矮林裏，卻勾引起一羣山雀的紛擾噪叫。……

成康農重復抬起頭來，沉吟地說道：

「現在的世界是都市人的世界，像我這樣的鄉下人，自然只有受災和逃避的份兒！生命真是奇異的東西，一個人要駕御自己的生命是多麼的困難！」

自然，我並不十分了解他這種慨歎的意義，不過我知道一定可以慢慢地了解它。我默默地聽着，並不回答。

「有人說，都市裏的人是沒有春天的，他們只能出錢去買春天；」他繼續着。「其實，他們即使出了錢，也還是買不到所要買的春天。春天不是可以用金錢買得到的。都市裏即使堆滿了金錢，也仍然不會有什麼春天。金錢所能買的只是謊言。至於春天——它只存在於廣袤的大地上，存在於肥沃的原野裏。只有那種地方，才到處有着春天，到處有着生命，同時到處有着愛情……」

「愛情？」

「愛情……不錯，愛情！愛情是和春天同在的，自然也就和生命同在。在都市裏，在那有着金錢和謊言的地方，決不會有真正的愛情。有人，尤其是那些知識婦女們，她們往往是自命不凡的，總以為唯有自己才能够享受愛情，才有權利享受愛情，於是一哄兒跑到都市裏去——她們認為都市是愛情的茂藏所。誰知道她們到都市裏去的結果，所找到的並不是她們所要找的，而是另外的東西，謊言和金錢。因為只有廣袤的大地上才能找到真正的愛情。」

「但她們可大都滿足於都市生活，」我說。

「是的，她們滿足——這是因為她們都是淺薄之輩，都是不知愛情為何物的可憐蟲！她們所找到的分明只是謊言和金錢，但偏要掩飾自己，欺騙自己，以為同時也可以掩飾和欺騙別人。在對於女人的見解上，叔本華總算是不錯的。」

「可是你房裏卻懸掛着尼采的畫像，」我不解地說道。

成康農的臉孔微微漲紅了——並不是由於什麼羞赧，而是完全由於激動。

「我曾經懸掛過叔本華的畫像，」他說，「那正是我剛剛寄住到這古廟裏來的時候。叔本華認為生活意志是宇宙的本體，但生活意志是一樣危險的東西，它所產生的乃是慾望，而

慾望便是痛苦的根源，所以他便以解脫爲人生最高的理想——」

「他這是一種厭世主義！」我說出自己的所知。

「人家都說他是一個厭世主義的哲學家，但什麼叫做厭世？——我們千萬別被這種名字所眩迷，要緊的是真切的理解。慾望是一個撒旦，我們不能受它的蠱惑。什麼人能够滿足自己的慾望？中國的秦始皇嗎？外國的拿破崙嗎？沒有一個人能滿足，所以沒有一個人能脫離痛苦！可是難道人生的目的便是嘗受痛苦嗎？如果不是，那麼我們便不能不努力給自己的生命找尋一條出路。叔本華所找到的是解脫，是限制自己的慾望，或者說是取消它……」

「但這是怎樣的困難呵！」

「困難？當然困難！」他連連揮着手杖，「不過生命本身便是一種困難的東西，我們既然生而爲人，便不能拒絕它。以我自己而論，當我剛從都市生活中逃脫出來的時候，我，一個叔本華的信徒，我覺得他的說法透澈極啦，人生如果不能解脫，便永遠不能從痛苦的深淵中自拔。我想，把慾望埋葬掉，離開罪惡的都市生活，離開謊言和金錢的淵藪，還我清白——一個鄉下人的清白——逃遁到深山古廟裏去吧，就這樣，我便到這裏來啦！」

「如今可又變啦？」我推測着。

「不錯，」他點着頭，「變啦！我開始覺得解脫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年紀太輕了，生命的冒險太少了，失敗的教訓太不夠了……或者還不如說，叔本華對我太高深了——」

「所以代替叔本華，現在你又崇拜起尼采來啦？」

聽見我這樣說，成康農解嘲似的笑着，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詢問。

「尼采？」片刻後，他遲緩地說，「不錯，尼采和叔本華不同，他所提倡的是權力意志，他認為生活意志所帶來的慾望，應該用權力來滿足它——他摸索到的是另一條路。但是，我們還是不要談這一些高深的事情吧，或許我既够不上是叔本華的信徒，也够不上是尼采的信徒；我只是一個可憐的瞎人，一直沒有找尋到人生的正路。改日我要把我的失敗告訴給你，那時我們再來談論尼采吧。」

這樣說着，他站起身來，揮舞着手杖，重新上路。用手杖撥開蔓延重疊的蕨薇草，一前一後地，我們沿着小澗，向山巔上走去。



這一天我們的上山「巡禮」，十分盡興，一直到黃昏時分，方始下山回廟。給我們煮飯打雜的小孩子，竟然迎接到山上來了，說是怕我們在山巔林叢裏迷失了道路，會給餓狼拖去充當食糧。

自然他說的是笑話。這小孩子身材既很矮小，也很黑瘦，看過去好像只有十一二歲，但他的行為言談，則儼然是一個老於世故的成人；而且他的實際年齡，據成康農說，也業已有十六歲了。除了黑瘦矮小的身材，他的臉孔也如像一枚未成熟的刺棗，有着一付頑童的表情。臂膀和腿部都很細小，容易使人想像到這是一個經常陷於飢餓狀態中的小孩子。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人兒」，卻非常聰明機警，什麼事情都十分熟練，一張嘴巴尤其能言善講，應對如流。作為他的日常行動的特徵的，是歡喜說笑話，扮鬼臉，更長於唱山歌。因為

出身農家，凡是一切村野間流行的山歌情曲，他都會唱，而且唱得很好，他有着「一付嘹亮而婉轉的歌喉。每天清晨和傍晚，都可以聽到他的歌聲，如像他永遠沒有憂慮，也不知道自己卑微的地位。他是忙碌的；他爲我們煮飯，挑水，砍柴，跑山口村子裏購買日用物品，及以掃地抹房和餵養鷄狗，等等。他把自朝至暮的瑣碎雜務，安排得井井有序，做得非常好，非常快；而在他那張黑瘦臉上，卻永遠掛着笑容，隨便做什麼事情，都彷彿是在進行什麼遊戲，滿不在乎，充分顯出勝任愉快的神情。

從山上回廟，在點燈吃晚飯時，我和成康農的談話，很快的便干涉到這個小孩子身上去了。

「虧你雇得到一個這樣的小孩子，」我說。

「我這是得之偶然的，」成康農滿足地回答，「在雇用這個小孩子以前，我在這件事情上簡直生盡了氣！最初，我所雇用的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男工，工資比現在這個小孩子多上一倍，可是什麼都弄不好，把生活攪得一團糟！就拏幾件最重要的事情來說，那個老男工在這裏的時候，水缸裏永遠沒有水，竈門下也永遠沒有柴，而煮起來的飯，不是這一餐稀得

像水粥，便是那一盤焦成黑炭。經常是，在你最口渴時，他才慌慌張張爲你燒開水。這些還不要緊，最糟糕的是你不能派他到山口去，一去，竟會一整天不見回；一回來，也總是爛醉如泥！而且，爲了水和柴的事情，三天兩天跟那個老和尚鬧别扭——他自己懶得挑水砍柴，自然便要去順手拏老和尚的。要是你對他表示什麼不滿，他的牢騷可比你還多，他會眼淚汪汪的告訴你，他年輕時曾經享過福，管過田地，討過三個老婆；後來又在軍隊裏混過日子，當過司務長，什麼荒唐勾當都幹過……總而言之，你別看輕他，如今他不過是落火的毛蟲，沒有辦法！」

「你便把他辭掉啦？」

「不，我並沒有辭他，是他自己要告退的。有一天，他從山口村子裏回來，自然是爛醉如泥的，跑來對我哭巴巴的說：『先生，對不起，我明天不幹啦！』我吃驚的問他爲什麼，他回答說：『先生，你看我這把年紀，要是我那幾個女人不跑掉的話，還不是該抱孫子啦？我享過福來的，也叫別人侍候過來的，這把年紀我再不能侍候別人啦，明天我就要回去，請你再雇過一個……』就是這樣，怎麼說都好，總之他要去了，不願意再侍候別人了。說到後

來，他竟非常傷心的哭了起來，滿面淚流，好像是一個受屈的小孩子。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不過希望他能够給我找一個代替的來，等有人代替再去——」

「這小孩子可就是他找來代替的？」我問。

「不錯，是他找來的，並且還是他自己的兒子。」

「原來他也有兒子？」

「自然他有兒子，」成康農笑着說，「他說他曾經討了三個老婆，可是都先後跑掉了，並沒有給他留下兒子。這個兒子是他潦倒以後才生的。」

「他後來又討過老婆嗎？」

「沒有，不過他曾經租過一個女人。這是這邊鄉村裏的特殊風俗，女人可以出租給別人，比方雙方訂定三年或五年，給那些討不起老婆的男人生男育女……他便是這樣做的，租了一個女人，結果十分幸運，她給他留下一個兒子。因為是這樣得來的，十分愛惜，便取名叫做寶貴——」

話說到這裏，叫做寶貴的這小孩子跑進房來打臉水了，成康農便見機地住了口。大概從



臉色上看出我們所談的是什麼了，寶貴對我們裂開嘴笑着，彷彿是說：「你們說的我全知道，什麼瞞我不得。」

成康農便索性叫住了他，以一種調侃的口吻問道：

「寶貴，你爹到那裏去啦？還喝酒嗎？」

「喝！」他快嘴回答，「除了進泥洞去睡千年覺，他那能不喝酒！」

「還在自己家裏嗎？」

「在！不在家裏難道還能上前線去打日本！」

「吃飯喝酒那裏來的錢呢？」

「他沒有三親四戚，除了我還能到那裏去討！好歹我總是他的兒子呀！」

這孩子鋒利的對答，使我暗暗吃驚。待他出去之後，我對成康農說：

「他好像並不愛自己的父親，是嗎？」

「不，」成康農回答，「鄉下人很少不愛自己的父親的。鄉下人和都市裏人不同。不僅對於父親，就連對於一切人，都市裏人愛在嘴上，恨在心裏；可是鄉下人呢，情形剛好相反

——而是愛在心裏的。有一次，寶貴從山口回來，流着眼淚對我說，爹病啦，他要請一兩天假，去侍候爹，等爹病好了再來。我便故意問他：「爹不是只會用你的錢，罵你打你嗎，你何必去侍候他呢？」「不呵，」他哭着說，「爹是很疼我的，人老啦，只有我一個兒……」幾乎是泣不成聲！過了兩天，他回來了，說是爹病好了，便依然是一口像適才那樣的腔調了——鄉下人便是這樣的！」

「你好像對於鄉下人有着偏愛，」我說。

「不錯，我有着偏愛。不過這種偏愛由於經驗和認識而來，並不單單因為自己是一個鄉下人。說起來，當我還沒有投入都市生活以前，我是很不滿於鄉下人的。他們愚鈍，憨直，貧窮，吝嗇，辛勞和粗獷，都會經使我感到不滿。那時候，我十分憧憬都市生活，羨慕都市裏的人，覺得他們整潔，漂亮，聰明，口齒伶俐，舉止文雅，諸如此類，說不盡的好處！我簡直因為自己是一個鄉下人，是一個農民之子而憤恨不平起來了！當我最初投入都市生活，跟那般漂亮的都市裏人相交接時，我是懷着怎樣巨大的激情，抱着怎樣熱切的希望啊；想到自己竟然也能生活在綺麗的都市之中，跟那些聰明文雅的都市裏人在一起，該是怎樣的幸

福，怎樣的不可思議！可是經過幾年在都市生活中的浮沉，使我看透了都市生活的內容，熟悉了都市裏人的靈魂，才憬然覺悟到自己所由來的鄉下，才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而自己所屬的鄉下人，才是全人類中最聖潔的靈魂。凡是都市裏人所沒有的美德，鄉下人都具有；相反地，都市裏人所具有的醜惡，他們都沒有！」

這時，我們的食事業已完畢，叫做寶貴的小孩子又復進房來收拾食具了。他站了一回，聽着成康農的議論，彷彿也领悟到幾分似的，以一種頑皮的臉相，贊同地點點頭，插嘴道：

「成先生說的真對！鄉下人真比城裏人好！」

他的充滿稚氣的說話使我們都笑了。但立刻，成康農斂住笑容，神色壯重地說：

「寶貴說的也不錯，鄉下人的確比都市裏人好——比他們純真，樸素，尤其是比他們善良！我說這樣的話，是有我的經驗和認識作根據的，並不純然是一個鄉下人的偏見。改日我當真要把我這個鄉下人所受的教育和所經的身世告訴你，做我白天在山上跟你所發議論的註脚和佐證！」

#### 四

兩天之後，成康農便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爲我詳細地訴說了他的童年，他的家庭生活。

「我是一個農民之子，」他開始着，帶着幾分激情，「這是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到過的。我的父親是一個純粹的農民，他所認識的字，還不够使他寫一封通暢達意的書信。據說我的祖父——自然也是一個農民——是很心高的，總覺得自己這種終身和土地相伴的辛勞生活，必須改變一下了，所以對我父親的教育，一開始便很重視。不消說，所謂重視，無非按照當時的流行辦法，讓他在很年幼的時候便過早地進入私塾，在嚴厲得不近人情的老私塾師的管教之下，讀木版線裝的四書五經，準備後來去應縣考府考，從科舉出身，謀一份小小功名，做一任小小官吏，來光祖耀宗，改變一下辛勞的農民的命運。在那時候，我祖父這種行動，是被人目爲一種可笑的奢侈的，曾經受到不少鄙視和嘲弄，如像我們鄉下俗話所說，



「矮子摘天星，空心高」。但他並不灰心，他固執地把自己綺麗的美夢，認真寄託在父親身上，覺得只要自己的決心堅強不移，命運的改變決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便毅然的這樣做了。但他沒有想到，阻礙並嘲弄着他這種意志的，就在自己希望所寄託的兒子身上。父親在私塾裏讀了整整三年，啃破了幾本艱深古奧的『聖賢書』，卻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這事情自然使祖父很失望，不過他總算是一個堅強的人，也還不完全絕望。他認為過咎不在自己和他的兒子，而在私塾的辦理不良和私塾師的教法欠佳。於是費了更大的力氣，把父親寄託給一位當時極負盛譽的老先生，因為那位老先生曾經中過秀才，參加過府考，在鄉里間以博學聞名。如果父親能够得到他的教訓，成爲他的入門弟子，前途一定很有希望。在那位老秀才家裏，也讀了整整三年。誰知道這三年的情形，比在私塾裏還要壞些。老秀才教學大概是非常嚴厲的，所以每過十天半月，父親總是頭破血流的逃回家來，在祖父面前啼哭發誓，寧願餓飯藉頭不肯再去讀書。人誰不愛子女？看見兒子這種景象，祖父的眼睛也濕潤了；不過爲了完成自己改變宿命的美夢，還是忍着心，先以威脅，繼以勸誘，千方百計，把父親逼迫回到老秀才那裏去。又是三年過去了，父親依然寫不好自己的名字。農民當真只有

農民的命運！」

成康農搖搖頭，開歇了一回。

「這一次，」他繼續着，「祖父的美夢總算完全破裂了，一言不發，把父親所讀的書本付之一炬，紙墨筆硯也統統扔掉了，然後把一把鋤頭丟給父親，說：『侍候土地去吧！』就這樣，父親歡天喜地的擔起鋤頭出田做活去了，情形一如從悠久的羈囚之中解放出來的獄犯。說來也真像宿命，一走到田間，父親便是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小農人，勤勉能幹，凡是關於耕作的事，他無一不會，無一不精。把這種景況看在眼裏，祖父嘆了一口氣，覺悟到宿命的不可改變，完全死心塌地了。但是，奇怪的是，父親雖然熟悉自己的童年生活，熟悉自己痛苦的求學經過，卻又從祖父繼承下同樣愚蠢的美夢——他又把它寄託在我身上！好像到了父親手裏，由於長久的辛勞，從土地所得的已經較為豐裕，家境比祖父時稍稍好一些了，所以父親的野心也就比祖父更大了些。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在我童年時，家裏餵着兩頭大水牯，雇着五個長工，田產很不少。只有四歲或五歲，說話的口齒也還不很清楚，父親便把我送入村子裏的國民小學。時代究竟不同了，那時已經有了代替私塾的「學堂」了。我的母親

——自然也是一個農民之女——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據說爲了我的入學，簡直戒齋沐浴，很費了一番安排。進了國民小學，最初我所讀的，和父親時代一樣，也是大本木版的線裝古書，依然不外四書五經之類。也讀了整整三年，不知道是我的天資比父親稍稍高些，還是我的國民小學比父親的私塾辦理得稍稍好些，總之我非但能够寫出自己的名字，還可以讀出廳堂柱子上的對聯了。以自己的情形和我相比較，你不難想像出當時我父親的歡欣鼓舞。那時我年紀自然還很小，不過也好像已經很能够了解父親的心情和自己的命運了，讀書非常用功，立志要把自己造成一個比父親更高尚，更值得別人敬重的人。就這樣，一個小孩子的自尊心逐漸地被培植起來了。晚上，我也總要坐在家裏溫習功課，而且帶着一種可笑的自覺。在昏黃的柏油燈光之下，在浮現着甜蜜而滿足的笑容的父親面前，我做出一個讀書人的姿態，搖頭擺尾，則聲諷誦。直到現在，我彷彿仍能依稀地想像到自己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情。而父親，便伸過一隻粗糙裂皮的農民的手，輕輕摸着我的書本，顫聲的說：『阿康，你要好好用功呀！』——只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在我稚弱的心靈裏，也成爲一種沉重的負荷：我不應該辜負父親的期望。於是，我更專心地讀着，同時，從心裏起着一種隱祕的自負

和傲慢……」

說到這裏，成康農微微興奮起來了，臉孔騰起激動的紅暈。

「但是，」他接着說下去，「畢竟是農民之子！雖然我從小便存心改變自己作爲一個農民之子的命運，卻仍然不能忘情於那廣大的土地和肥沃的原野。我親近書本，不過更愛好鋤頭和牛。年歲慢慢長大，這種不可移的農民的習性使越益顯著。只要一有機會，我便會跟隨着長工們，偷偷的到田野裏去親近鋤頭和牛。只要手裏一牽着牛繩，我的心靈便整個地解放了；覺得這才是真實新鮮的東西，而書本——則是枯燥的窒息心靈的鍊鏽！在這種地方，這種時候，父親便成爲我最嚴厲的監視者了。他那從晒黑了的臉孔上所表露出來的笑容，從樸質的眼睛裏所放射出來的熱切期待的眼光，時刻提醒着我，使我覺悟到不但賦負着自己的命運，還賦負着父親的命運，因而立刻懷着緊壓的心重新去親近書本了。不久，出了國民小學，我很容易的考上了縣城裏的一所縣立中學。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親的戒齋沐浴是不必說了，而父親，唉，可憐的父親！——他簡直樂不自禁了，彷彿命運當真翻了身了。一個農民的家庭裏，如今竟然有了中學生的兒子！當時緊張熱烈的情形，我

永遠不會忘記。進中學是要交納學費的，而且是一筆頗可觀的數目。父親特意爲了籌措學費，糶了幾担穀子——你知道，這在一個農家是一種非凡的奢侈！——在一個初秋的早晨，父親和我都穿上新衣，一起興奮萬狀地到縣城裏去。我的行李——一隻篋箱和一個被鋪捲——便由父親親自挑着。一路上，父親爲我清算着祖宗歷代的希望和失望，最後，他這樣說道：「現在好啦，這個大願總算在我手裏做到啦，你要好好給我爭口氣啊！」——事隔多年了，直到現在，父親這句用微微震顫的聲音說出的話，卻依然在耳邊清晰地響着！……」

「後來呢？」我問。

「後來是中學畢業啦！一張黃色的報單，由一個敲小鑼的校工送到我家裏去。父親把它接在手裏，卻哽噎得說不出話來了——過大的喜悅，使這個心地純良的農民感到迷惘不置。特別的大量，他竟償了送報單的校工兩塊明晃晃的鷹洋。而且，馬上親自帶着報單，陪着我，到四處親戚故舊家去「拜客」。在我父親一生之中，這恐怕是最重要的場大舉了。在他認爲，他做到了祖宗歷代所不會做到的事情，實現了祖宗歷代所未曾實現的美夢，自然是值得歡欣慶賀的。可是接着立刻來了難題。中學畢業之後，又將怎樣呢？——我提出的要

求，自然是考升大學。用我們鄉下的話來說，便是「船兒搖出大河」，要用大錢了。父親臉上的笑容喪失了，愁容代之而起。他一連在心裏苦苦計算了三晝夜，突然決定允許我的要求。爲了完成這件更大的大事，他除贖了穀之外，還賣掉了一條水牯。他忍受着極大的犧牲這樣做。進大學！進大學！這是連父親自己也引爲十分意外的事情！爲了它，父親臉上的皺紋鬆地加多了，腰肢也偏癩了！但事情既然決定了，不消說，便這樣做了。於是，帶着一筆巨款——一筆真正的巨款！——連同一個農民的美夢，我遠迢迢地跑到那北方的名城裏去。四年大學生活之中，我簡直像一個闖入大觀園的劉姥姥。每年四次或五次，由父親給我寄了錢來；在每次信裏，父親總用那種不很達意的言辭，反反覆覆告訴我，這一次的錢是三十担穀子，或是四隻肥豬的代價……後來，大約是一年之後吧，反而不提起錢的來源了。第三年，我湊成一筆錢作川資，老遠跑回家去省親。一眼看見自己的父親，簡直不認識了。短短的兩三年工夫，兩頰窪陷了，額紋增多了，腰背更加偏癩了，鬚髮愈益頹白了，甚至眼光遲鈍不靈，舉止也顫震無定了……總而言之，真正的衰老了！看見兒子以一個都市裏人的氣派回到家裏來，他老人家激動得墮下了眼淚，彷彿父子兩人變成生疏了，只是不敢置信似的呆

望着。當天晚上，我才知道爲了籌措我在都市生活中的費用，這個老農民已經減少了長工，出押了田地。然而，雖然情形這樣窘迫，當我離家的時候，他依然上天入地地給我弄到了一筆款子，抖震震的交到我手裏，說：「明年就可以畢業啦，這一年我總撐得過去的，明年……」是的，他撐過去了，我畢業了，在這一點上，他的希望並沒有落空；不過，畢業並不是目的，畢業之後的榮宗耀祖才是目的——在這一點上，他卻不能不失望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呵，」我說。

「沒有辦法，」他慘然地搖搖頭，「我父親活着一天，我總覺得自己負着一筆巨大的債，父親便是我的債主。在讀書的時候，我還不忘記寫信向他要錢；畢業之後，因爲無力償還這筆巨大的債，我便既不敢寫信也不敢回家，一味逃避着他，直到他的離開人世……」說到這裏，在成康農的眼睛裏，開始閃現着淚光；他搖搖頭，以一聲深沉的歎息結束了自己不愉快的訴述。

自從經過這一次長談之後，我們——至少在我自己——感覺到彼此互相變得更爲接近，



更爲相投了。無論如何，一個賦有農民氣質的人，總是較可親近，能够以坦白無私的心地和直率無保留的熱忱對人的。

每天，我們規定要上山一次。我們照例沿着小澗，用手杖撥開繁密的蕨薇草，一步一步走上那並不十分高陡的山巔去。依照成康農的指引，兩人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坐在一塊岩石上，縱眼欣賞着熟悉的山野景色，捕捉着小蟲，談論着各自的感觸。

有時，我們也會在山上碰到翻山越嶺而來的柴夫或牧童。成康農和他們習熟地打着招呼，說些鄉里間流行的笑話。對於農民、柴夫和牧童，他有着一種非常親切而純真的態度。

「他們都有着人類最好的靈魂，」他不止一次地這樣讚美着。

「不過，你這樣說，難道在他們之中便沒有壞人——正如在都市裏便沒有好人嗎？」我挑釁地反問。

「不，」他決然地說，「山野間最壞的壞人，比之都市裏最好的好人，仍然是好人。在鄉里間，我們所認爲是壞人的人，無過於強盜和偷兒，他們躲在路邊林叢裏用大刀殺人，或是晚上摸黑去穿擊人家的牆壁——這便是他們最壞的壞處；可是都市裏的人呢，表面上他們

個個都是溫文爾雅，聰明機智，一切舉止言談，莫不合乎禮節；但在他們內心，卻個個都是卑鄙醜陋，奸詐百出，都是一些用無形大刀殺人的盜匪！再說，鄉里間自然也有大胆而淫蕩的女人，也有所謂戀愛的悲喜劇；不過，鄉下最受人輕視唾罵的女人，要是去和都市裏那些最高貴最漂亮的太太小姐們相比較，便顯得有價值得多了——鄉下女人的戀愛，表現着一種赤裸無偽的人性；可是都市女人的戀愛，便完全全是一種卑惡無恥的騙局！」

類似的偏頗而且微帶粗野的談話，不斷地在我們之間發生。很多時間，我們彼此都說着重複的話。不消說，我們也不斷地有着爭論，在一個很小很小的問題上，彼此各執一理，一直爭辯到臉紅耳赤，聲色俱厲，還不肯停息。不過，在每一次的爭論裏，成康農總是不易屈服的，他有着不可動搖的自信和可驚地固執的性格。

「你這分明是強辯，」有時，我忍不住這樣提醒他。

「什麼叫做強辯？」他神色嚴重的回答，「當我還有理由的時候，決不是強辯！你不能用名詞來壓服人！老實說吧，你的理論聽起來雖然好像很堂皇，很有力量，也很合乎邏輯，不過只是一種得之於書本的東西；我的意見——不管是不是強辯——可是從實際生活裏而得

來的，有着事實的根據。」

於是，他隨手掂拾着例證，來多方辯護自己的見解。諸凡他所看見的，不論是一株雜木，一朵野花，一隻飛鳥，或是一個硬甲蟲，莫不是他的例證。有時他的話說得很重複，有時甚至說得很牽強，但只要是他嘴裏傾吐出來的，每一個字都附帶着一份難以克服的自信。往往有着這樣的情形，即使我業已聲明放棄論爭了，他可還在獨自滔滔不絕地申述着自己顛撲不破的真理。

「怎麼樣？」看到我的沉默不語，他露出得意自滿的表情，不肯放鬆的追問道，「你該屈服了吧？」

「是的，我屈服了，」我勉強答應着。

他自然知道我的口是心非，但依然以一個農民的爽達，儼然自居於勝利者的地位，拍手呵呵縱笑起來。

## 五

日子過去，大約在旬日之後，在成康農房裏，忽然來了一個奇異的客人。

那是在一天清晨，正當早餐之後，按照山居生活所養成的習慣，我坐在自己窗下，伏案讀着從成康農書架上借來的尼采的「薩拉圖士特如此說」，沉浸於那位奇異的哲學家的深邃的思想時，聽見窗外傳來沙沙的脚步聲。剛想抬頭去探看究竟，一個小小腦袋突然伸進窗來。

我吃了一驚，一看，原來是寶貴。

「你做什麼？」對着他那付眼目歪喙，裂嘴吐舌的頑皮相，我微嗔地責問道。

「告訴你……」他急眯着眼睛，略略喘息着。

「什麼事？」

「告訴你……成……成先生房裏，」他詭譎地向我對面房裏指着，「你……你快去……」

去看——快去！」

「看什麼？」我迷惑不解地追問。

「來了人……怪漂亮的！」

還沒有把話交待清楚，寶貴便扮了一個鬼臉，迅速蹲下身子，沙沙的撥草去了。顯然，他是特地從寺廟後面兜圈子來報告我的。由於他說話的神情，我業已有幾分猜到他所指的是什麼「人」了；服從於一種新奇的衝動，我立刻放下書本，站起身來，走到對面成康農房裏去。

沒有叩門，我便莽撞地把他的房門推開了。因為，經過短時期的相處，我們業已十分習熟，彼此之間用不到遵守什麼禮節；今天自然也沒有例外。成康農是沒有提防的，我的突然出現，彷彿使他吃了一大的一驚。他正斜躺在書桌邊一張半舊藤椅上，這時便微露窘迫的站將起來。

「我，我給你們介，介……紹……」他吃吃的說着。

這時，我才注意到，在他床邊，正坐着一個農家裝束的少女，也正因為我的突然出現而

陷入一種窘迫的境地，慌亂地站起身子，微微飛紅了臉。

「我給你們介紹，」成康農的臉孔也漲紅了，笨拙地說，「這位是新近到山上來的朋友，就住在對面房子裏；這位也是我的朋，朋友……」

最初一刻的沉默過去了，成康農逐漸恢復過自己的鎮靜，給我讓了位，大家坐定了。只有那個「客人」，依然站着，臉上的紅暈沒有消退，卻睜大着一雙純真而富於稚氣的眼睛，不住地對我端詳着。

我立刻想到適才寶貴那種鬼鬼祟祟的神情了。但是，在我到這山上來的這些日子裏，雖然成康農和我談了很多關於自己的話，卻從來沒有向我提起過這位「朋友」。以這剎那間的印象來說，她實在是一個非常美麗動人的女孩子。渾身上下，完全是一個農家少女的打扮。短短的頭髮，短短的上衣，赤裸的脚，袒露着的手臂，首先給了我一種純樸自然的感覺。她的年紀應該還很輕，有着一雙既圓又大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的圍護下，她那深黑的瞳仁，閃射着聖潔無邪的光。她的面頰紅潤而豐滿，鼻子肥圓而端正；她的嘴，有着兩片略厚的，異常鮮紅的唇。她的身材，修長而充滿着青春的健壯，挺着一個十分迷人的隆起的胸脯。整

個地說來，她的表情，她的體軀，配合着她簡樸的裝束，在女性的溫婉柔和之中，等量地揉合着一種澎湃的熱情和不可抑制的野性。尤其是當她微笑着時，顯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有如海邊陽光照映之下熠熠生光的珠貝的鈿殼……

「她是我來這山中的第一個朋友，」成康農開始略帶激情地說明道，「或者還不如說，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個真正的朋友。我這樣說，決不是故意誇張——」他又轉向那個農家少女，問道，「賽男，你說，你不是我的朋友嗎？」

被叫做賽男的那女孩子，立刻滿臉通紅了。作為回答，她只羞赧地露齒微微一笑。

「告訴我，你們是怎樣認識起來的呢？」我問。

「怎樣認識起來的？……這還得感謝寶貴呀，他是我們的介紹人——是他把她介紹給我洗衣的；現在，我們兩人的衣服都是她在洗的呢。」

「怎麼我不知道？」

「你怎麼能知道？我沒有告訴過你，寶貴也沒有告訴過你，我們的衣服都是寶貴送到她那裏去的。你怎麼想得到，給你洗衣服的會是一個我的朋友呢。」



於是，他愛撫地看了賽男一眼，大聲笑將起來。

賽男臉上的紅暈完全消退了，只是輕輕地用潔白生光的牙齒咬着下唇，默不言語。彷彿不很習慣於上流社會的禮節，她不安地移動着肥厚的脚板，雙手拉着自己短衣的下擺。

「想不到你還埋藏着這樣一個大祕密，」我也笑着說。

「要不是今天給你撞到了，我還想把這祕密保持下去哩。你知道，她是一個在叔本華所輕蔑的女性以外的女性——一個真正的女性！」

說着這樣的話，他對她用眼睛示着意；她像一個小孩子似的走近他身邊，而他，便輕輕拉着她的手，輕輕撫摸着它。這樣做着時，他的表情裏充滿着無限的愛撫和深情；彷彿一隻依人的小鳥，她順從地溫柔地偎依着他。

正在這時，寶貴跑進來了。他首先對我霎霎狡怪的眼睛，接着對賽男說道：

「賽男！你倒好自在，也不來給我幫幫忙！你看人家一早晨忙得什麼似的，要砍柴，要挑水，還要煮飯燒茶……」

「忙死你這小鬼！」賽男淘氣地罵着，同時高高擡起小嘴，神情立刻顯得活潑了。

「好！」寶貴擠眉弄眼的扮了一個怪臉，「記着，你說的，讓我忙死！改日我當真忙死啦，看你的成先生叫誰侍候！」

成康農立刻笑着插嘴說：

「不要緊，賽男會來侍候我——是嗎，賽男，你會來侍候我嗎？」

賽男又一次的飛紅起臉，但並不回答成康農的詢問，依然衝着寶貴說：

「你這小鬼！什麼『你的』成先生！你敢再說，看我不撕爛你這張狗嘴！」

「好！你來撕！只要你敢來撕！」寶貴預先做出動手招架的神氣，虛張聲勢地捲着自己襤褸的衣袖。

「看我撕！看我撕！」

這樣說着，掙脫了成康農攔阻的手，賽男果然全無顧忌的向寶貴撲衝過去。不過寶貴是眼明腳快的，他早已逃出房外去了；而賽男，也便不捨的追將出去。隨即他們之間，爆發出一陣噉噉的，只有無邪的小孩子才能具有的哄笑。

## 六

「你對她的印象怎樣？」

賽男和寶貴甫出房門，成康農立刻熱切地問道，同時臉上浮現出一種認真嚴肅的表情。

「我對她的印象好極了，」我如實地說道，「她實在是一個健康，純真，而且聰明美麗的女孩子；你愛她嗎？」

成康農含有深意地微笑着，臉孔因激動而略略漲紅，並不馬上給我回話，彷彿我的讚譽和詢問都很出於他的意料。

「我愛她，」半晌後，他終於沉吟着，「不錯，我應該坦白告訴你，我的確愛她，非常愛她……因爲，你看見的，她是一個鄉下的農家少女，沒有那些都市女人的卑鄙，虛偽，以及鮮廉寡恥——請原諒我又攻擊起她們來了——你說的不錯，她是一個健康，純真，而且

聰明美麗的女孩子，你並沒有誇張！」

「她就是本地人嗎？」我問。

「不，她不是本地人。她的家鄉已經淪陷了，她是一個流離失所的人，一個敵人暴行下的直接受難者和犧牲者。過些日子，大家熟悉起來了，我叫她自己把她的悲慘身世告訴給吧，別看她年紀輕，她那不尋常的遭遇够你寫一部大大的小說！」

「她讀過書嗎？」

成康農臉上立刻顯現出一種不愉快的表情，他一定認爲我發了一個不得當的詢問了。

「沒有，」他搖搖頭說，「她沒有讀過書，沒有那樣的幸福。不過要緊的是，她用不到讀書。她的不幸或許正是她的幸運。她爲什麼要讀書？讀了書有什麼用？對於一個女人，讀書——並不就等於知識——只是一種裝飾，一種欺誑的學習，一種最無謂的浪費！你一定又爲我的鄉下人的偏見出來了，不是的，我這樣說，決不是偏見！普通，我們都崇拜所謂高尚的修養，崇拜一個人的身分；人類有許多愚蠢的行爲，而這種盲目的崇拜便是其中之一。」「她讀過書嗎？」——彷彿這便是對一個女人的價值的一種唯一的度衡似的！」

「我可並不是這個意思，」我惶惑地辯解着。

「問題並不在你是不是這個意思，」成康農激動地發起議論來了，廣闊的額角閃着光，臉孔完全漲紅了，「而是，我剛才所說的，乃就一般的情形而言。你記得托爾斯泰，那個老當益壯的大思想家，曾經在他的『克里采胡拿大』裏所說的話嗎？托爾斯泰在他的小說裏，以一種無比地偏激的態度，攻擊近代都市裏的知識婦女，說她們是娼妓以下的娼妓，是長期的賣淫婦！她們，以自己的美貌，服飾，身分作招牌，以男人作顧客，以金錢和謊言成交，終身過着賣淫的生活。請問，情形如此，知識對她們有什麼用？知識豈不是徒然抬高她們的身價，使她們更加傲慢驕矜，更加得意忘形，更加不顧廉恥嗎？——對不起，我又要說出偏激的話來了——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叔本華的見解實在是不錯的，他乾乾脆脆不承認女人有靈魂。我想，他所指的，一定只是那些過都市生活的女人，並不能包括一切女人——比方你剛才見到的賽男，她今年才十五歲，幾乎是一字不識的，什麼身分也沒有，穿着粗布衣服，一個道地的農家女。像她這樣的人，在那些都市知識婦女的眼裏，真是非常的卑微不足道；但在精神上，她比那些高貴的太太小姐們不知道要强多少萬倍！她的意念純潔極了，

慾望低微極了，然而靈魂卻十分高尚！至少，她是一個獨立的人，她能够在自食其力而外，還養活着一個殘廢的母親！」

「她的身世一定很不幸？」

「是的，」他回答，「十分的不幸！不過關於她的身世，我不想在這裏告訴你——我想以後她自己會詳細告訴你的。我的敘述一定不能完全，尤其是，訴說別人的不幸，總難免有着隔膜。你別看她是一個脆弱嬌羞的小孩子，人世的辛酸，她身受得太太多豐富了。記得她最初對我公開自己的遭遇時，我是認真爲她流了眼淚來的。聽着她的訴說，你將不敢相信像她這樣的年齡，而且又是一個女性，竟能担受那麼深重的悲痛，可是她的青春，卻依然絲毫未受斷傷！這是奇蹟！」

「當真是奇蹟！」雖然還未曾知道她的身世，只要一想到她那豐滿的體軀和明銳的眼睛，我便不能自禁的附和着。

「可是這種奇蹟，只有一個和土地相親的鄉下人才能了解，才能相信。」成康農加添道。

「爲什麼？」我問。

「因爲，如果是一個都市裏人——尤其是都市裏的女人，她們飽食終日，除了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待價而估以外，便無所用心，無所事事；於是變成多愁善病，整天在一些細小不足道的事情上患得患失，悲傷憂慮，做些可笑可歎的舉動，用來取悅男人。一個都市婦女，不僅僅她們的笑靨可以娛樂男人，就連她們的眼淚也可以娛樂男人。一切悲愁，都由人自造。但是，對於一個鄉下的農家女，情形便完全不同了。鄉下的農家女，因爲和大地相近，認識生命的壯麗美麗，所以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意義，担受重大的悲哀，而依然保持着青春的嬌豔無恙！」

「你在做詩了，」我笑着說。

「做詩？」他反問道，「詩難道不就是真理嗎？詩決不是謊言，而且不應該是謊言。如果你覺得我對鄉下農家女的讚美過了分，那便是你對都市婦女的認識欠澈底。」

他繼續發揮着自己的見解，而且照例用着一種堅決不移的口吻。當他這樣滔滔不絕的說着時，我的思想也不自主地追隨着他，覺得他所說的雖然難免失之苛刻，卻完全真實。不過



我的興趣在另一面，趁他剛一住口，便又問道：

「她沒有別的親人嗎？」

「別的親人？你是說賽男有沒有父親和兄弟嗎？——對不起，關於這一點，我還想給她保持一時的祕密。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認識她，了解她。認識和了解一個純真的靈魂，或許對你也有益處。」

他的話剛剛說完，一陣清脆的笑聲逼近，賽男蹦蹦跳跳的奔將進來了……

「打架打輸了嗎？」成康農激動的臉色，立刻為一種柔情所代替。

「打贏啦！」她微微喘息着，「這小鬼！要不是他的兩條狗腿跑得快，今天我準得撕爛他的狗嘴！」

她天真地說着，雙頰鮮紅欲滴，臉上浮現着一種小孩子似的自負的表情；這時，她依然馴順地站在成康農身邊，模樣像一隻稚弱的惹人愛憐的小鳥。

七

當天晚上，我剛從成康農房裏出來，回到自己的斗室，對着一盞植物油燈，在窗邊坐下，細細回味着日間的遭遇，深陷於一陣濃烈的迷惘之中。

突然聽見有人輕輕叩門。

「誰？」

「我……寶貴。」

不待我的允許，這黑瘦孩子業已推開一線門，側着身子，輕捷地挨進來了，滿臉是詭譎的笑容。

「你來做什麼？」我微露驚訝地問。

他裂開嘴，頑皮地笑着，把鼻子皺成一團。他沒有馬上作答，卻互相絞扭着兩隻手，遲

疑地向我走近。從他的神情上，我立刻猜測到他將要對我說明是什麼事情了，便預先引逗他道：

「寶貴，你是跟我談成先生那個朋友來的嗎？」

「嘻嘻，」他笑得把鼻子和眉眼攏在一起了，「朋友……真是的……那個朋友……那個成先生的……我是說，那個賽男……」

「她怎麼樣？」我問。

「她……你說，她漂亮嗎？」他還是笑着。

「漂亮，好漂亮，」我如實地說。

「嘻嘻——漂亮……真漂亮……實在漂亮……」

「寶貴，」他的神情使我忍不住發笑，便問道，「成先生說那個朋友是你給他們介紹的，可是真的嗎？」

「不，」他搖頭否認，「我可沒有介紹，沒有資格介紹。我只是把成先生的衣服拿到她家裏去，我說，「賽男，廟裏那位先生嫌我洗不乾淨衣服，要我找個人洗，多算錢，你洗

嗎？」她就一口答應啦，滿心的歡喜！」

「她很窮嗎？」

「窮！窮得很！窮得要餓飯！你想，要不是窮，她還肯給人洗衣嗎？你知道，她是專靠給人洗衣過活的哩。離山口村子五里路，有一個城裏躲飛機搬下鄉來的學堂，老師學生一起有好幾百！人多衣多，一天就有幾千百把件！賽男就給他們洗衣，說是一個月也很賺錢，人家當長工的也不如她。只是洗衣也是件苦事兒，洗得太多啦，雙手都給肥皂水泡花啦！」

「可憐！」我歎息着。

「是呀，真可憐哩，」寶貴也不勝同情地點點頭，但隨即壓低聲音說，「不過，現在可好多啦，現在可洗得少些啦，是成先生要她少洗的，說是看她太可憐啦。你知道，成先生可真是一個好人呵，他一看見她，便喜歡上她啦，留她吃飯，送錢給她，幫她的忙，還到她家裏去看望她——」

「她家在那裏？」

「在山口村子裏，離這里只三里多路。她呀，她可本不是這裏人哩，她是別處逃過來的

難民，說是她自己家裏給那些黑良心的日本人佔去啦。大家看她可憐，便給了她一間常屋住，給她兜來學堂裏的衣服洗……」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我截斷他的話繼續問道。

「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不中用的娘，老啦，又瞎着一雙眼睛——」

「什麼？」

「她娘是一個瞎子。」

「瞎子？」

「瞎子！先生，你幾時要成先生陪你去她家裏看看吧，真是怪可憐的哩。」

我不再往下問了。人總是人，人的心總是相同的。賽男，不錯，今天早上，我會經看見過她的，是一個美貌而純真的農家少女，在她面容上是無邪的青春，在她心裏卻是不幸的重荷。人世間廣大的悲哀，我認識得業已太多了，因之，我彷彿自覺了解成康農對賽男的感情，同時也了解這世界上更多離奇難解的事情。

似乎猜知我突然陷入沉默的原因了，或者是，我的不可掩飾的表情業已告訴他了，寶貴

立刻收斂起適才那種詭譎的笑容，也沉默着，做出一付認真嚴肅的模樣。

「你也喜歡她嗎？」他突然發問。

「喜歡……凡是可憐的人我都喜歡，」隨後反問他道，「難道你不喜歡她嗎？」

「我？」

「你，寶貴。」

「先生，山口村子裏的人，還有那個學堂裏的人，統統都喜歡她——連後面那個要死不活的老和尚也喜歡她哩。」

雖然沒有說到自己，但在神情上顯然可以看出，他，寶貴，自然也是喜歡她的。不過他們——寶貴和他所說的那些更多的人——喜歡她，或許只是由於對她的憐憫和同情；而成康農，他的愛她，卻應該是另一種超出於憐憫和同情的感情。

和來時不同，帶着一種黯然不憚的神情，寶貴默默地離去了。這一晚，我很早便上床，卻一直未能入睡。展開在眼前的廣大人性，逼迫着我去思索一些從未想到過的事情，解答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如像一個無力的摸索者，在不意之間，闖入一座奇異的府邸，我不能探

尋到他的深奧，它的豐裕可驚的珍藏……

這是我上山來第一晚的失眠。



按照平日的習慣，我和成康農每天爬一次山。不過這一回我們不再沿着蜿蜒的小澗走上山去了，我們找尋到了一條新的道路。

其實說是找尋到，毋寧說是自己開闢出來的。我們用兩支手杖，艱辛地撥開刺藤，撲斷野草，一步一步踩踏出一條第一次通行的道路。現在，用不着在半山腰歇腳，我們可以一直走上山巔。山野間清新的空氣和秋日的陽光，迅速地使一個病人恢復了體力。

到達山巔，我們並肩坐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在我們前面，流雲變換着形狀，山岩變換着顏色，而林叢則變換着濃淡；越過寺廟灰色的瓦脊，眼線便可以了無阻礙地一直伸展到無極的遠方。居高臨下，我們看到山口的村落，道路，以及那逐漸廣闊起來的豐饒的原野。在原野盡頭，間隔着一條遠離的地平線，那深邃的天壁，呈露出純一的湛藍。對着那彷彿包

容着宇宙間無窮祕密的遠大，那星羅棋佈的廣袤而富腴的田野，一個人的思想，也將深受感染，覺得自處於如此廣大的天地間，人類真是渺小可歎！但渺小的人類，竟然在人與人之間儘量製造種種惡德：嫉忌，欺誑，陷害和屠殺，彷彿生存的意義，便在把生命浸淫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人類是多麼殘忍，多麼愚蠢！幸而宇宙畢竟廣大，在舉世滔滔的世代裏，還容許我們在這窮鄉僻壤之中，在卑微的人羣裏面，尋覓善良而純真的靈魂！追求幸福的人呵，你將在奇蹟前面駐腳！……

自從見到賽男之後，在我的思想裏便充滿着她；尤其是寶貴的說話，更增加着我要知道她不幸身世的欲念。這是一種奇異的衝動，幾次的，我要求成康農敘述給我聽；但他堅持要等待一個機會，讓她親自對我訴說。這時，從山巒眺望著山口村子裏嬾嬾上升的炊烟，很自然的，我們的話題又復落在賽男身上了。

首先，我把寶貴的說話對成康農公開了，告訴他我很能了解他對她的熱愛。我說：

「連寶貴也說喜歡着她呢，他說她是一個可憐的人，什麼人都喜歡她……」

「這便是造物主的公允！」成康農壯嚴地說，「一個不幸的人，卻享受着人世間最可貴

的寶藏——無所希求的愛！她之所以能够承受那樣深重的苦難，而不致斷損到青春的光輝，不就因為她有着這種享受嗎？請恕我說幾句偏頗的話吧，我認爲愛和同情的真諦，只有在鄉下人之間才能存在；一到了都市人身上，它們便變成了可恥的謊言！如果生活在都市裏，一個像賽男這樣的人，不是只有受蹂躪的份兒嗎？而且，同時她自然也無法保持青春的純真了！——

「你這樣說，難道你認爲在鄉下就完全沒有醜惡嗎？」我問。

「不，鄉下自然也有鄉下的醜惡。鄉下的醜惡，我認識得最多，而且最深。我也曾經有過憎惡和憤恨。但當我一經驗了都市生活，反而連鄉下的醜惡也覺得是可愛的了。」

在說着這樣的話時，他習慣地揮舞着手杖，呼呼有聲地撲擊着周圍的野草和小灌木，彷彿它們都是他憎惡和憤恨的對象。正在這時，一隻長尾的彩色雉雞，從不遠處的草叢裏突然飛起，發出嘖嘖的聲音，掠空而過。另外一羣褐色的山雀，彷彿受着驚嚇，也驀地飛騰起來，從相對的方向，棲落在一處草叢裏，噉啄不已。幾乎是同時，一隻黃色的蚱蜢，笨拙地溜上成康農的臂膀；而在牠未曾逃避開去以前，他把牠捉住了，卻隨手向遠方拋去，看牠在

高空劃過一道弧線，然後無聲地落下。

「那麼，你愛着賽男，可也曾經想過你們的前途嗎？」於沉默片刻之後，我想出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的前途？」彷彿我的詢問很出他意料。

「不錯，你們的前途，」我鄭重地說，「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中，覺得你和她兩人將來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

聽我這樣說，從成康農深藏的眼睛裏，霎時放射出一種銳利的光輝。

「我們的前途……我和她的，我和賽男！」他沈吟着，「不錯，我愛她，我們應該有一個結果！不過事前我竟沒有想到，我只覺得她的可愛，覺得她靈魂的美麗，她遭遇的值得同情，於是我就愛上了她，卻一直沒有想到——」

「但是，事情既然開始，便一定會有結果。」

「是呵，那是當然的，既然開始了，一定會有結果。我想我應該對你說一說我的感想。賽男，她雖然是一個不幸的卑微者，卻是一個純真無瑕的少女。在這一點上，你的看法也一

定和我相同。我愛她，在我的愛情裏沒有絲毫虛假，我並不是因為山居無聊，才忍心和一個天真無邪的農家少女去開玩笑——絕對不是！我自己豈不是一個都市生活的逃避者，一個愛情的失敗者嗎？我那能再去欺騙她，賽男，欺騙一個那樣純真無邪的靈魂？我既然這樣做了，我自然有勇氣替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責任問題。雖然我並沒有去仔細設想我們的前途，不過我卻堅信着我們的前途。」

「你是說——」

「我是說，我決定到時候娶了她！」他果斷地說。

「娶了她？娶了那樣一個農家少女？」

「是的，我有着那樣的決心。」

「你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嗎？」

「不可動搖！我相信自己的認識，相信她靈魂的聖潔，我愛她！我愛她！我愛她！」

於是，滿臉通紅，他奮地站將起來，雙手緊握着手杖；看他的神情，如像他整個的靈魂，都集中在適才吐出口來的那三個字上。

接着來的是一陣難堪的凝固似的沉默。他站着，茫然地注視着遠天，彷彿有着一種巨大的思想，在猛烈地襲擊着他，折磨着他。我也就不自禁地站起身，無所安置似的，感到一陣心靈的重壓。

彼此都不言語。這樣默默地站了一回，沒有招呼，他便自行動身下山。我也尾隨着他，用手杖撥開蔓延一片的野草和刺藤，一步一步的，尋覓着原無人跡的道路。而當我們艱辛地到達山脚廟邊時，便聽見那個化緣回來的老僧，在後進佛像前面敲擊木魚的聲音了。

## 九

幾天之後，應着成康農的邀約，我們一起到山口村子裏去拜訪養男和她的母親。

是一個霧後爽朗的早晨，我們揮舞着手杖，在被野草擁擠得異常窄狹的山徑上走着。從廟後山嶺上蜿蜒而下的小澗，潺潺地鳴吟着，到約摸半里路外，便和一條小溪相會合。小溪兩邊，沿着山麓，勤勞的農民，把荒地開拓成細長如練帶的水田；這時已過收穫期，田間僅只殘留着一些刈割後的稻根，發散着一種濃厚的腐敗的氣息。而在那些稻根上面，則正生長出短短的秧苗，迎風微顫着。道旁一株半枯的古松樹，滿身爲一些繁密的寄生物所佈爬，形成一種襤褸的情狀，越益增加着它的衰老；一隻橄欖色的啄木鳥，攀緣在樹幹上，剝剝有聲地啄食着蟲蟲。到處是茂盛的菡草，由於季節的轉換，顏色業已變黃，無力地披靡着。偶而可以發現幾朵藍色小野花，散落地點綴在菡草中間。蚱蜢四處跳躍，苟延着牠們短促的最後

的生命。小小的硬翅蟲，也如像失去了視覺，莽撞地迎面撞碰着。一隻蒼鷹，在高潔的天空，矯健地盤旋不已。

一路上，我們很少說話。彼此都懷着一種壯嚴奇異的心情，去拜訪那不幸的家庭。尤其是我，因為這對我是一場不尋常的經歷，更如一個探尋人間祕密的小孩子，神經緊張，甚至微微心悸着。

到達山口，在一排成行的矮胖的楓林旁邊，成康農站住腳，回頭對我說道：

「我們先到那面溪邊去，看看賽男是不是在那裏洗衣。她母親是一個瞎子，要是賽男沒有在家，我們的不意拜訪，會叫那個可憐的老婦人受窘的。」

於是，並不立刻走進村子去，卻順着小溪，我們一直走向它的下流。小溪在山腳邊時，水流黃濁，兩岸為衆多的雜木野草所擠簇；而一到村旁，水流清澈了，兩岸也比較廣闊，使人發生一種明爽的感覺。我們在溪岸上走着。一個牧童，半赤着上身，騎在一頭大水牯背上，迎面而來；彷彿跟成康農很相熟，對他裂嘴笑着，做了一個怪臉，又復反身伸手向後面一株高大的野桑樹下指點着。



「她在那裏！」成康農會意地說。

我的情緒微微緊張起來。走不幾步，我們便聽到一陣嘩嘩的撥水聲，看見蹲在溪岸下一塊石砧上的賽男的背影了……

並不馬上呼喚她，成康農拉着我的手，示意我不要使她發現我們的來到。我們輕輕地走過去，蹲隱在那株野桑樹後面。成康農從地上揀起一個小小石子，惡作劇地向她身邊擲去。

隨着撲通一下濺水聲，我們聽見賽男罵道：

「噢！那個該死的砍頭鬼！看濺濕了我一身！」

彷彿並不十分着意這樣的玩笑，她重復自願自的洗着衣了，未曾起身探看究竟。以一個頑童的神情，成康農又揀起第二個石子，向她身邊擲去。

這一次的情形不同了。並沒有聽見她的咒罵，只是撥水洗衣的聲音頓告停止，她生氣地起身走上岸來。而當她一看見適才自己所咒罵的「砍頭鬼」原來是我們兩人時，她的臉孔立刻變得通紅了，一直紅到耳根，紅到鬚腳……

「呵，原來是——」

她笑着說，剎那間簡直顯得有幾分慌亂失措。

「賽男，」成康農迎着她說，「今天我們是特別拜訪你來的，衣服洗好了沒有？」

「不要緊，我這就回去。」

說着，她一反身便迅捷地跑下岸去，準備收拾還沒有洗完的衣服，以便陪同我們回家。最初一刻的驚訝一經過去，她便恢復到原來的天真無邪。

「不要啦，」成康農柔情地阻止着她，「我們在這樹脚下坐一回，等着你，先把衣洗完再一起去看你媽。」

「那不行！」她完全不聽阻止。

「爲什麼不行？」

「今天不是你一個人，今天有貴客！」

「不是貴客，」我也便立刻給她說明道，「賽男，你先洗你的衣吧，你要是連衣也丟下不洗，那麼下次我再不敢來驚擾你啦！」

但她還是雙手艱辛地提着一大籃濕淋淋的衣服，匆匆上岸來了。她的臉孔，因爲劇烈勞

動的緣故，變得更爲紅潤；而手和腳，則因爲在水裏浸久了，也變成通紅。她的褲子，高擡到膝蓋上面，露出肥滿的小腿和厚實의脚板。和第一次的印象相比較，她今天顯得越益壯健可愛了。

到了岸上，咬着下唇，不說一句話，她把沉重的衣籃擡在肩上，也不顧水淋漓自己的背部，完全不拘禮節，一逕往回家的路上跑去，在溪岸上印着濕漉漉的脚跡。

但成康農把她喊住了。他憐惜地，以一種體貼的命令的口吻，要她把衣籃放下。和她小小的軀體相比，那衣籃顯見得太沉重了。賽男依順地站住了。跑到她身邊，從她手里接過一個長長的木槌，用以代替扁担，成康農和她兩人扛着衣籃。木槌的一端放在賽男肩上，另一端，因爲身材過高的緣故，成康農便用手抬着。這完全是一付尷尬可笑的样子，可是成康農卻全不在意地走着，彷彿只要能够給她一分幫助，他便什麼都不顧忌，都願意犧牲。

走進村子去時，我們便立刻成爲衆人驚奇注目的對象了；而成康農和賽男扛着衣籃的形，更引起不少的笑聲。幾個女人從很遠的地方跑來看我們，一羣小孩子追逐着我們。成康農和他們彷彿十分習熟，這時便對他們和善地微笑着，打着招呼。

穿過幾條村巷，終於到達賽男的家了。

一如我的想像，賽男的家，只是一間非常低矮的茅屋，由四堵褐色泥牆所構成。顯然地，這屋子大概原是供給全村農家堆積農具和肥料之用的吧，現在，作為一宗施捨，借讓給這一個十分不幸的家庭了。還沒有到門口，賽男便以一種難以禁抑的喜悅的聲調大聲喊道：

「媽呀，客人來啦！」

從屋子裏立刻發出接應聲；同時，在門邊很快的探出一個老婦人的頭來，招呼道：

「賽男，請客人進屋呀！」

於是，首先是賽男自己，拋下衣籃，跑進門去；接着成康農和我兩人，也便低着頭，跨入這貧窮人家的門檻。

賽男在窄狹的屋子裏忙亂着，給我們端來凳子，又復張羅着茶水。她歡喜而且興奮，模樣如像是一個逢年過節的小孩子。

最吸引了我的注意的，不是賽男的不幸的母親，而是屋子裏傢具什物的潔淨和秩序。在遭貧窮的家庭裏，一切是如此簡單，如此寒儉，但一切又都是如此收拾得井井有條；爐子，水缸，床鋪，棉車，桌子，板凳，以及洗衣的槌子，和晾衣的竹竿，全部都容納在一間低矮黑暗的茅屋裏，可是，它們都被安放在一個最適當的位置，並且絲毫不顯得過分擁擠和零亂。尤其是，它們幾乎無一不是潔淨的。在一個上流人的府邸裏，一切輝煌和華麗，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奇。然而，我現在所看見的，卻是一個如此貧寒的家庭，一個瞎了眼的母親和一個依賴爲人洗衣爲生的女孩子，流落在他鄉異地，寄居在別人的茅屋裏，竟能不肯自暴

自棄，把生活安排在一種完全合理的情形之下，毫厘不苟，這於我簡直是一件難於理解的事情。……

正當我爲着眼前的景象而陷入深沉的迷惘時，成康農業已和老婦人談着話了。他用最親切的語調，向她問了安，然後莊重地說道：

「老太太，今天我帶一個朋友來看望你老人家；他是新近到山裏來養病的，和我住在一起。」

「呵，」老婦人微笑着，「那你一定要好些啦，不會像以前那樣冷清啦！」

「是呀，老太太。有個伙伴，可以談談講講，比以前好的多啦。這個朋友也是一位好心的人呵，老太太。」

聽見成康農這樣說，老婦人抬起臉來，眨動着蒙有一層白翳的失明的眼睛，彷彿在竭力尋找着我這個新的來客。

「那是一定的呵，」她說，「世上人總是好心的多呀，只有那些遭天罰的人才是黑心腸的哩。」

在說着這樣的話時，這個不幸的老婦人坐在一條矮腳凳上，半白的頭髮梳着一個小小整齊的髻子，有着很多補綻的衣服，也很合身而潔淨。不知道爲的什麼，一看見這個老婦人，在我心裏便走動起一陣異樣的感情，但要說出一個明晰的印象，卻十分困難。自然，她是十分衰老了，身子微微僵僵，臉孔乾皺得失掉了固有的形態，而且完全沒有血色，呈顯着一種病態的蒼白。在面部大致的輪廓上，可以依稀看出，母女兩人是很有幾分相像的，所以雖然瞥着眼睛，這個老婦人也依然有着一付慈祥可親的表情。

賽男很快給我們燒好了茶水。爲了避免屋子里充滿柴烟，她特地把一個小小泥爐端到門檻外面去起火。水開了，她泡了三碗茶，端給我們兩個來客和母親。這樣，最初的禮節完了，她便站在母親旁邊，把母親肩上一根稻草屑輕輕拂去，又復輕輕清理着母親頭上的幾絲亂髮。

「媽，別理他們倆！」賽男突然撇起嘴，以一種愛嬌的神情說話。

「爲什麼？」作母親的彷彿一下子不了解她的意思。

「他們倆不是好人，剛才欺侮了我！」

「誰欺侮你，賽男？」

「他們倆！」她裝出生氣的樣子，瞥了成康農一眼，「坐在我們家裏這兩個『砍頭鬼』！」

「你這傻孩子！」作母親的做了一個兼有愛撫和譴責的表情，伸手拉了女兒一把，說，「總是一開口就傷人！還不趕快給客人陪個禮！」

「不，他們欺侮我，不陪禮！」賽男輕輕跺着腳。

成康農喝了一口茶，一個頑童似的側起臉，笑着問道：

「賽男，告訴你媽，我們怎麼欺侮你來？」

「媽，」賽男果然開始，「你老人家聽着，剛才我正在溪裏洗衣，不知道那裏來了兩個

「砍頭鬼」——」

「這孩子！」作母親的抗議着。

「媽，你不讓我說，我就不說！連你老人家也幫別人一起來欺侮我，我不依啦！」母親又一次的拉住女兒的手，輕輕撫摸着它。

「賽男，你說，你說！媽不幫別人，媽幫你！」



「好，」賽男立刻顯出快樂的樣子，「這才像個媽！那麼，媽，你老人家好好聽着。剛才我在溪裏洗衣，不知道那裏來了兩個『砍頭鬼』，他們躲在野桑樹後面，一聲不響，擲石子濺濕了我一身，把我的魂兒嚇出體啦！」

母親雙手把她抱住，慈和地安慰她道：

「好賽男，不要緊，媽在這裏，魂兒認識媽，不會嚇出體的！」

說着這樣的笑話，老婦人自己首先笑將起來，大家也便跟着笑了。賽男露出潔白生光的牙齒，第一次在一邊面頰上出現了一個隱約的笑渦兒。

我們自然還說了一些別的話，她們母女兩人不斷地發掘談話的泉源。大概是因爲有我這個生客在場的緣故吧，我們所說的，都是一些快活的事情，一些好笑的事情。在整個時間內，瞎眼老人臉上，一直沒有消失過慈祥的笑容；而賽男，更顯得有着一個小孩子似的歡欣。看情形，彷彿在她們的生活裏，從來不曾有過什麼不幸和憂慮。可是當我們將要告辭的時候，老婦人突然問道：

「你們看見報上說起打仗的事情嗎？」

「今天還沒有去拿信和報紙呢，」成康農回答道，「上次報上的消息非常好，老太太，說是我們中國連連打着勝仗哩。」

她並沒有再追問下去；也不知道成康農的回答使她滿足了，抑是不滿足。爲了怕耽擱賽男洗衣的時間，我們起身告辭。

母女兩人也不再挽留我們。老婦人只是重複地要我們多多到她家裏去玩幾次；而賽男，因爲要把一部分未曾清洗的衣服，重新帶到溪邊去，所以便揹着衣籃，和我們一起走出門外，走出村子。

在村子口邊，有一家兼辦郵政信櫃的雜貨舖，我們就在那裏買了一些日用小物品，取了從外面遼遠的地方寄來的信和報紙——只有它們，才能證明我們雖然藏身於山廟之中，卻依然和外面的廣大世界有着關聯——到賽男洗衣的溪岸上去，坐在樹蔭下，一面拆看着信和報紙，一面跟賽男搭談着話。

但在我，今天的遭遇使我完全感到困惑了。在這以前，我彷彿只是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我所接觸的世界只是非常狹窄的一隅；就在剛才的一刻，我才闖進了一個於我是十分新奇的

宇宙，從那裏，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的美麗和人性的壯嚴。

在歸路上，我們，我和成康農，和來時一樣，沉默地走着爲野草簇擁的小山徑，沒有交談什麼話。

這並不是說，對於這次遭遇，我的心裏沒有感觸，沒有驚奇；而是這種感觸和驚奇，過於巨大，也過於突然，一時還不能用語言含蓄地表達出來。成康農彷彿也很了解這種情形，一路上，並不急於詢問我對賽男一家的印象，他知道到時候我自會對他公開。

我們很快的便回到古廟了。到達廟門時，那個孤獨如幽靈的白髮老僧，正披着百衲袈裟，到外面化緣吃食去。看見我們，他默默地對我們合着掌，便自顧自的走了。他那種冷漠的神情，說明着他生活在自己的獨特世界裏，完全不關心別人的激情和哀樂。

倒是寶貴，他坐在簷下石級上晒太陽。他把上衣脫將下來，袒露出瘦骨稜稜的肩髀和胸

部，懶懶地打着呵欠。一看見我們回來，便扮了一個怪臉，忙着到後進料理午餐去了。他自然知道我們曾經去拜訪了賽男的家，等待我們吃着飯時，他站在旁邊，不住偷偷的對我擠眉弄眼。

「兩位先生到那裏去來？」終於，他開始問道。

「到你爹那裏去來，」成康農玩笑地回答，「你爹叫我給你帶來了一對芝麻糖餅，你要吃嗎？」

「我才不要芝麻糖餅，」寶貴也反唇相譏，「你自己留着有用處！」

「我有什麼用處？我又不是一个饑嘴的小孩子，半夜裏饑蟲在肚子裏爬，熬不住了，便去摸黑偷老和尚的供物！」

聽見成康農提到偷老和尚供物的事，寶貴的臉孔立刻漲得通紅，吃吃分辯說：

「成先生，你可別冤枉好人！偷老和尚供物的實在不是我，總是山裏的大野貓，是躲在佛爺肚子裏的大老鼠——再不，那麼一定是那要死不活的老和尚他自己！」

他這種窘迫失措的情形，不禁使成康農哈哈發笑了。這樣一來，使得寶貴更爲窘迫，臉

孔漲得更紅，又復企圖吃吃分辯。但成康農阻止住他，而且爲了轉換空氣，便改變口氣說：

「不管是大野貓也好，大老鼠也好，老和尚自己也好，總之今天我可當真給你帶來了一對芝麻糖餅，我只問你究竟要不要吃？」

「我不要，」寶貴搖搖頭，「你自己留着給賽男吃！」

可是等到食事完畢，我回到自己房裏時，寶貴的黑瘦小頭顱又在窗口外面出現了。他雙手攀着窗楞，狡怪地霎着眼睛，模樣像極了一隻山間的大野貓。

「噓！噓！我問你！」

「你問我什麼？」我好奇地望着他，「是不是問我們早上到那裏去？」

「是的，你和成先生今天早上到賽男家去嗎？」

「去啦，」我如實地點點頭，「我們還在她家裏喝了茶，談了天，坐了好一回哩。」

「那麼，你看見她媽啦？」

「看見啦，她媽可真是一個好人呢；有這樣一個媽，賽男的福氣真大！」

我說的自然是一句真心流露的話，但寶貴卻感到無限驚奇似的，睜大着迷惑的眼睛，對

我做了一個不信任的表情，同時搖搖頭。

「什麼？」我問，「難道你說賽男她媽不是一個好人嗎？」

「好人是好人，不過——」

「不過怎樣？」

「不過她的眼睛壞啦。」

「眼睛壞不壞有什麼關係？只要心地好，靈魂的眼睛可仍舊是明亮的呀。」

大概不很瞭解我說這話的意思，寶貴並沒有立刻作答，卻滯緩地搖着頭，一個成年人似的歎息道：

「唉，說起來可真叫可憐呢。」

「可憐？」我問，「你是說什麼人可憐？——賽男她媽嗎？」

「是呀，」他認真地點着頭，「瞎了眼睛，只靠賽男給別人洗衣賺錢，日子真不容易過哩。你說洗衣是好差事嗎？要是天下雨下久啦，沒有人給你衣洗，那你不是只有挨餓的份！告訴你，有一次碰到長雨，娘女倆在家裏乾坐着，沒有買米，一連餓了三天飯，說是連眼睛

都餓得直發花哩！」

「真的嗎？」

「不真難道我還在你面前騙人不成！索性再告訴你吧，我爹說的，人窮骨頭賤，一個人總之是窮不得！有一次，賽男把學堂裏一位先生的衣服給洗丟啦，要她賠錢——說來也真是的，洗丟了人家的衣，你怎能不賠？——不過如今布草這樣貴，你叫她怎麼賠得起？賠不起！實在賠不起！——」

「那麼怎樣辦？」我急切地問。

「你說怎樣辦！人家可不管你賽男不賽男，洗丟了衣總得賠，賠不起便硬說是她玩古怪，口口聲聲要把她吊將起來！——」

「什麼？吊誰？」

「吊賽男呀！人家只問你要賠衣，賠不起衣便要把你吊起來，便要剝你的皮，熬你的油，抽你道的骨頭！唉，你真不知道那個情形哩！」

提起這件事情，好像直到這時，也依然使他感到激憤和不平，在寶貴黑瘦的臉孔上，立



刻換上一付悲戚的面容，甚至連眼睛裏也開始閃現起淚光。

「後來呢？」我更急切地追問。

「後來……你說呀，有什麼辦法呢？衣是當真洗丟了的，賽男說，明明曬在屋前那個空坪裏，收的時候卻少了一件！唉，人家交你三件衣，你總不能還他兩件呀！丟掉了衣，你就該賠錢；賠不起錢，你能叫人家平白饒了你嗎？人家不肯平白饒你，要把你吊將起來，要剝你的皮，熬你的油，抽你的骨頭！誰叫你給別人洗衣的？誰叫你洗丟別人的衣服？人窮骨頭賤呀！要不是有個成先生，要不是幸虧後面那老和尚趕來告訴成先生，賽男還不會給當真吊將起來？是成先生給賠了錢的，還賠了禮哩！」

聽了他的訴說，一時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在我們所生存的這世界上，卑微的人總是和陵辱相連結的。

「唉，成先生可看是一個好人呵，」寶貴歎息着。

「世界上到處有好人，」我突然想起了那善良而不幸的瞎眼老婦人的話，便說道。

「不過壞人也不少呵，先生，」寶貴的眼角邊業已滲出淚漬了，他認真地動着感情，

「你不知道哩，賽男和她媽實在可憐……」

「不，寶貴，她們並不可憐。」

「怎麼不可憐呢？窮人總是可憐的！我爹就和我說過，世界是有錢人的，沒有我們窮人的份！先生，想想也真是的，誰叫我們生做窮人呢？」

這樣的話出於寶貴的口裏，很使我暗暗吃驚；但我還是說：

「不，窮人只要心地善良，雖然挨餓受辱，靈魂便仍是富有的——一個靈魂富有的人，便永遠愉快。」

我所說的，豈不是一種空洞無用的話嗎？寶貴如果不能瞭解，便是不肯贊同。他不發言，默默的依着窗口，彷彿在突然之間想起自己的命運了，不然，便是在思索着這個離奇難解的世界了，原是一個頑皮狡怪的小孩子，這時在他臉孔上，驀地有着一種只有深嘗生活艱苦的人才能具有的，深沉而悲痛的表情。

第二天大清早，太陽還沒有從四周的山叢上升，賽男便到寺廟里來了。

和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不同，現在，在我面前，她業已完全沒有羞赧的樣子。顯然地，因為我雖經拜訪過她和她的母親，作過她的客人，彼此成爲相熟的朋友。然而，今天她的裝束雖沒有改變，她的天真愉快的態度也一如往日，但在我眼里，彷彿她業已有着差異。她的圓大烏黑的眼睛，豐滿紅潤的兩頰，以及那種略帶稚氣的熱情，彷彿都和另一種悲愁憂鬱的情味相混合。她所給予我的印象，開始變成不一致。自然，有着改變的，或許只是我自己；由於寶貴的一席話，昨晚幾乎又使我輾轉反側了整個通宵。

昨天我們去拜訪她時，成康農帶了給她一套襯衣和內袴；今天，她把它們洗晒後親自送來了。她來到時，我剛好在成康農房里。從窗口看見她遠遠的走來，我們兩人同時向她熱烈

地揚着手，大聲呼喚着她的名字，快步奔出大門去迎接她，如像迎接一個久別重逢的舊雨。

「賽男！賽男！我就猜定你今天會來！」成康農歡躍地喊着。

她矯捷地，一隻小鹿似的奔將過來。她的短髮，給風飄拂起來，激劇地動盪着，彷彿是拍舞着的雛鳥的翅膀；她的赤裸着的脚，踩在滿是碎石和草梗的山徑上，絲毫不感覺刺痛；她奔跑着時，完全是一個山野間蒙昧無知的小孩子的姿勢。

她一直跑到成康農房里，習熟得如像是自己的家；把摺疊得十分齊整妥帖的衣袴放在床上，也不和我們說話，便立刻到寺廟後進進找尋寶貴去了。

當我們也隨即追趕到後面去時，看見她業已抓住正蹲在爐子前面生火的寶貴的衣領，兩人扭打着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寶貴丟開爐火，竭力想翻過身來，反撥着臂膊，企圖攔開賽男的手；而她，則有力地按攬着他，打算跨騎到他的背上去。

看見我們來了，賽男才放開手，喘着氣，罵道：

「好，今天我就饒了你這條狗命，看你下次還多嘴不！」

寶貴立刻跳起身子，撲向她，也要去扭撕她的衣領，不過成康農把他攔住了；他不平地

吐着唾沫，恨恨地說：

「你逃得了今天，當心下次別碰上我的手！」

賽男躲在成康農後面，勝利地拍着手，笑着，嘲弄着寶貴的狼狽。

隨後，我們和賽男一起回到成康農房里。和適才不同，這時她立刻變成溫順而柔和了，照例站在成康農身邊，輕輕偎依着他，滿臉是嬌媚的笑容，露出潔白的牙齒和一邊隱約迷人的笑渦。

她說，今天沒有出太陽，衣服也不多，不用洗；媽媽的中飯業已經她準備了，擺在一個鄰人那里，她們會好好的端給她老人家吃的，所以自己可以在這里好好做一次客人，要我們好好招待她。她又說，剛才她叫寶貴多煮一個人的飯，他對她說了粗話，她才不客氣教訓他一頓；要不是我們趕到，她一定要把他按着當馬騎。她又說，昨天我們的拜訪，使她媽十分高興；因為，媽的眼睛雖說看不見，心里可雪亮的，很知道感激別人的關心；尤其是，媽原來是一個好客的人，從前沒有逃難的時候，爸和哥哥都還健在，只要有客人來，媽總是十分高興，體體面面的款待客人。她又說，她今天到這里來做客人，還是媽的慫恿，媽要她到山

上來玩玩，散散心……

今天，她簡直變成一個嘮叨多嘴的人了。她輕快地說着話，帶着一個小孩子矯裝的莊重；一時嬌羞地低下頭，一時又復大方地抬將起來，臉上一次又一次的騰上紅暈。

從她到達的一刻，成康農便顯現出一種不可壓制的激動。他愛撫地望着她，幾乎她的每一句話，不管它們是怎樣稚氣，怎樣可笑，都可以引起他幸福的微笑。因為她是如此的純真，在她面前，她把她的質樸、疏忽、和一種小孩子似的歡欣，全部赤裸裸地披露出來，所以他也就變成同樣的純真，同樣的孩子氣了。顯然地，不管知識的高下和閱歷的不同，在她和他兩人心的深處，存在着某種相通的感情。

在一起吃着飯時，賽男帶有幾分饕餮的神情，完全沒有上流人的拘謹。一面吃飯，一面依然不忘記和寶貴鬥嘴，甚至放下碗筷，向他追趕出去。

「你再說，當心我撕爛你的狗嘴！」她踩着腳。

「你來！」寶貴做出要逃跑的姿勢，卻強着嘴說，「你只要敢來！老子不怕你！」而成康農，自始至終，對賽男保持着一种兄長兼情人的態度。他為她和寶貴勸着架，以

溫柔的口吻責罵着她，一次一次的阻止她放下碗筷去追逐寶貴。在他的行動里，完全看不出他把自己和她當作兩種不同身份的人，或竟以恩施者自居的痕跡。他和賽男的關係，彷彿是十分自然的，彼此沒有絲毫矯飾，各自顯露出一個赤裸裸的自己——因為，一如成康農所說的，他們都是鄉下人，都沒有虛假作偽的習慣。

賽男離去之後，成康農和我兩人，便坐在廟前一個土墩上，熱烈地談論着她。

暮色將近了。在這山叢里，黃昏降臨得非常迅捷。在有太陽的日子，只要太陽剛一往山外沉落，四周山叢的暗影，便立刻凝集攏來，幾乎可以觸摸似的增加着它的濃度，把整個山谷佔領。而今天，則是一個陰暗的日子，雖然時間大概應不太晚，但彷彿黃昏時都將驀地降臨，暮靄隨時都將迅速襲來。鳥雀過早地在林叢間吱喳噪叫，尋覓着夜宿的枝極。小雞和小狗也都預先回屋。甚至寶貴也趕着準備晚餐了，他習慣地哼唱着山歌，從廟前小潭里汲了水，又復臨時擎着柴刀到山上去找拾枯枝，同時還不忘記偷閒用石子攢打着栗樹上業已十分成熟的毛栗。

「你對晚天的探訪有什麼感想？」成康農摸弄着手杖，開始問。



「我的感想非常簡單，」我直率回答，「我十分羨慕賽男，覺得她不失是一個幸運的人——」

「幸運？誰？」他截斷我的話，不解地問。

「賽男，我是說。你聽我把話講完。你一定會認爲我在說着違心的話吧，其實，我是真真地覺得她是一個幸運的人的。不論遭遇到怎樣的不幸，她卻有着一個好母親，一個仁慈可親而且心地善良的老人。你一定不能否認，在人世間稀少的幸福之中，有一個好母親便是十分可慶幸的了。」

「你難道沒有注意到她是一個瞎子嗎？」成康農提醒着我。

「瞎子有什麼關係？」我說，「只要她心的眼睛明亮無瑕，肉體上的缺陷，並不能損害她成爲一個和善的人。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要求無缺陷的完滿。」

「還有她們的窮困呢？」

「窮困？你是說賽男母女兩人嗎？我要告訴你——或許你自己也這樣想——她們決不是窮困的人，她們是人世間的最富有者。一個心地善良的人，永遠不會窮困。雖說她們住着低

矮的茅屋，穿着破舊的衣服，吃着粗糙的菜飯，依賴爲人洗衣爲生，可是對我並沒有絲毫窮困的印象。請相信我說着這種似乎是可笑的話！我總認爲，在他們母女之間，有着非常豐富的愛，卻沒有最常見的那種愁容苦歎。她們窮困的物質生活，是受人爲的災禍所賜，但她們自己可決不窮困！」

在說着這樣的話時，我同時有着有一種高潔的胸懷，覺得自己的情緒也隨之超升。我的議論彷彿使成康農感到意外又感到安慰。他聽着，臉上逐漸露出笑容，面容逐漸因興奮而騰紅。在任何場合他顯見是一個不能禁壓和掩飾自己的激動的人。

「你總是笑我喜歡做詩，」他笑着說，「可是現在你卻自己也在做着詩了。」

「或許我也是在做詩，不過我總覺得我是在說着真話。」我分辯着。

「我們都是說真話的人，」成康農歛住了笑容，「你的話是不錯的，她們決不是窮困的人。今天我非常感激你，你的說話大大地增加着我的勇氣。我必須向你自供，長時期的都市生活使我變壞了，使我變成矛盾，寡斷，甚至懦怯了。你自然可以想像得到，我的親近賽男，愛賽男，乃是一種劇烈的自我鬥爭，一種艱辛的自我試驗。爲了在這種鬥爭和試驗里獲

得勝利和成功，我是經過了怎樣痛苦的克制，怎樣深沉的反省呵！」

「這種情形我完全了解，」我同意着。

「是呵，我知道你一定能够了解的，」他舉起手杖在空中輕輕揮舞了一下，「你一定還可以相信，在我心里同時存在着自卑和自尊——一個都市里人致命的缺點。有時，我的自卑心理發作了，覺得和賽男相比較，我是太鄙惡不足道了，當不起她純真的靈魂；說不定我對她的愛，只是一種對她的侮辱和污蔑，我不應該在損害她，不應該莽撞地闖進她聖潔的廟堂里去。可是，在不同的時候，另一種自尊心理又使我微微後悔於自己對她的感情，覺得這只是一種不正常的浪漫行爲，如不懸崖勒馬，結果難免會給自己換來無窮的悔恨！上一次，你不是曾經問我究竟有沒有設想過我和她的前途嗎？你的詢問正好碰在我的鄙惡心理上，當時簡直使我慌亂失措起來了。這種矛盾正和另一種矛盾一樣的磨折着我，痛苦着我——」

「另一種矛盾？」我截斷他的話，問。

「你難道忘記了？你剛一來到山里，我便把自己隱秘心理的一面顯示給你。我對你說，我是一個都市生活的憎惡者，由於在都市生活里孕育着太多慾求，所以便產生了太多的痛

苦，因此我信奉叔本華的說法，企圖求解脫。我逃避到這山中古廟里來，便是尋求解脫的第一步。情形正如一個剛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的人，急切地在尋求另一個不同的夢。誰知道這種尋求解脫的努力，非但不能爲我帶來愉快，反而帶來痛苦；半年來的山居生活，證明了一個年青人決不可能從寄跡山林的幻想里尋求脫離。我剛從一場噩夢走出卻又跌入另一個空虛的夢境。叔本華的哲學對我太高深了，我完全不能了解。」

「因此你又信奉了尼采？」

「不，」成康農用着一種果斷的口吻說，「你別以爲我在房里懸掛着尼采的畫像，便誤會我在崇拜這位提倡超人學說的大哲學家。我還知道自己，我覺得自己實在沒有資格去高談這些深邃的大哲人，我太淺薄了。有時我也提到這些大哲人的名詞，那情形正像一個小孩子的指劃天上的星星。對於山居生活，我忍耐不住它的寂寞。試想想，把應該是有用的生命消磨在孤獨和寂寞之中，於我豈不是一件殘酷的事情？我爲自己帶來了琴和簫，以爲它們可以在山居生活中破除那難堪的寂寞；可是如今它不是已經成爲一種無意義的擺設，被厚厚的塵灰所蒙封着嗎？雞和犬的情形也一樣，我對牠們的興趣早已消失殆盡，餵養牠們，如今只是

寶貴的事情了……」

「情形既然如此，那你有否起過離開這里的念頭？」我問。

「是呵，我爲什麼還不趕快離開這里？——不只一次，我曾經這樣痛切自問。可是離開之後到那里去？重新回到都市生活里去嗎？再說，我已經真正恢復健康了嗎？我不住思索着這個問題。我不是不知道，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年青人，應該有路可走。我卻一直留在這荒涼寂寞的古廟里，在你還沒有來到以前，我只是孤單單的一個人。名義上，我是在這里養病療疾；實際上我害怕自己真會患起更深的病來的，如果不在這時候認識了一個人，認識了養男——」

「你是說，她解決了你的矛盾？」

「不，」他搖搖頭，「她並沒有解決我的矛盾，正相反，卻增加了我另一種矛盾。但是，不論怎樣，認識了她，對我總是一件好事，一個心理上的轉機。因爲在她身上，我彷彿看見了一種新的東西，一種從前所未曾看見過的東西。容許我打一個陳腐的比方，如像一個黑夜中的行人，突然之間發現了一點遙遠的光亮。我的情形的確是這樣。而且，我還可以大言

不懈的說，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通過這個試驗，藉着這點光亮，慢慢的尋覓到自己應走的道路。」

我們的這一場談話，繼續到一個很長的時間，直到天色完全黑將下來，才告結束。寶貴業已把晚餐安排好，一次一次的來催促我們，最後竟然動手來拖拉着我們了。但在燈下吃着飯時，成康農的激情還沒有過去。他希望我能更深一層的去了解她，賽男。他說她雖然是一個心地單純的人，卻仍然值得我們去發掘她靈魂的聖潔。他要我改日再和他去山口作一次探訪，並且，他將使賽男親自對我訴述她自己不尋常的遭遇。

這一晚，從睡眠中醒來，我第一次聽見成康農憂悒而顫震的琴聲。

時間過去，秋逐漸深了。

成康農和我，我們照例每天上一次山；只要不是雨天，我們從不打破這個習慣。這時，山上業已完全是深秋景色。粟葉轉成純一的黃色，而楓葉，則呈顯燃燒似的鮮紅。因為乾枯的緣故，草叢逐漸變成稀疏，草蟲也大大地減少了，蚱蜢和小硬殼蟲簡直不容易發現；雖然從野桑上，仍然有着衰歇的蟬聲。只有蒿雀和褐腹的「山和尚」，到處跳躍飛竄，彷彿預感到寒冬將至，禽鳥們的心境也變成焦灼無定了，急急的企圖找尋棲息之所。

在這些日子里，我們幾乎跑遍了整個山腰。我們逐漸擴大着範圍，一次一次的開拓着新境界。有一天，更奮勇地直越過山巔，攀爬上後面另一個更高更峻峭的山峯。從寶貴那里，成康農學會了幾個美麗悅耳的山歌，他把它們背誦得爛熟，而且聽從寶貴的指點，調節好了

音調。在上山的時候，他便高聲歌唱着；同時，我也隨聲附和。一個人，只有置身於山野間時，胸懷才能得到無顧忌的擴展，行動也就得到無拘束的自由。我們的和唱，從山叢間喚起響亮的回聲。這對我們真是一件新鮮的事情，於是，帶着一種頑皮的心情，彼此和山巖交談着簡短的話，互相呼應着，哄笑着……

「唉，」而當我們靜靜地坐在岩石上的時候，成康農嘆息着，「寶貴教給我的山歌，使我想起自己的故鄉，也想起自己的童年。在那永逝了的童年時代，我也是一個唱山歌的能手，能够唱很多很多的歌，並且唱得很好。可惜這些年來，離開家鄉太久了，繁亂而暴戾的都市生活，使我忘記了自己的故鄉，忘記了故鄉的山歌，甚至，連故鄉的言語，也竟不能純粹的說它們了。仔細想起來，這真是一種悲哀！記不得是從什麼書里看到的，說是一個不能說故鄉語言的人，便等於一個沒有故鄉的人。人那里可以沒有故鄉呢？花木可以沒有根柢嗎？沒有故鄉的流浪漢，應該是世上最可悲的人啊！」

「你的故鄉淪陷了嗎？」我問。

「曾經淪陷過，不過重又克復了。只是我離開得太遠太久，什麼消息都沒有，也不知道



經過一次戰爭的蹂躪，原是貧窮的家鄉，究竟變成怎樣了？甚至它的淪陷和克復，也只是從報上看見的。不過，雖說隔閡過久，存在於記憶中的故鄉，卻十分美麗，十分值得依戀。我的故鄉也有這樣的山，離我家後面只有半里路，便是一座屏障似的小山。在童年時代，我和一些年齡相若的伙伴們，赤足在山上奔跑。我們捕捉着松鼠和野雞，採摘着山楂和毛栗，自然也唱山歌，也牧牛砍柴，總之是做着一切為鄉下農家孩子所應該做也喜歡做的事情。但當我最初離開故鄉的時候，我竟把自己的田產丟給一個堂兄弟，彷彿以後將永遠不再回來了，永遠脫離一個農民的命運了。近十年來，我一次也沒有回去過，也不會和故鄉的人互通信息，甘心做一個沒有故鄉的流浪漢。誰知道了現在，我卻又懷念起它來，並且因此感到惆悵了。」

說着這樣的話，成康農簡直陷入一陣感傷的情緒之中了。

「在這場戰爭之中，將有多少人失掉他們的家鄉呵，」我也不禁歎息道。

「是呵，」他激動地繼續說，「戰爭總之是一件殘酷的事情，是一種人類的愚蠢行為。我這樣說，並不是對我們的抗戰作侮蔑。生為一個中國人，我懂得抗戰的神聖意義。但不論

怎麼說，我不能爲戰爭發出一句讚美之辭。難道這是因爲我已經麻木了嗎？自然，我是一個病人，我的心身都病了，現在我是在這山叢古廟之中養痾療病。再說，我還是一個逃避者，都市生活的墮落，幾使我變成一無所用的廢人了。不過，我是看得清楚的。在目前的抗戰之中，都市並沒有好好爲民族國家效勞服務，正相反，它只在消耗有用的血液，散播有毒的病菌。戴着神聖的帽子，被逼迫着去支持這場戰爭的，卻是那些原來就生活在困頓無告的境況中的農民們。他們才是真正的犧牲者。至於那些都市里面的人，他們的聰明狡詐，他們不但不致遭受犧牲，反而可以在戰爭里從中漁利。在他們眼里，戰爭也不過是一種商業機會。農民所受痛苦越大，他們便越能荒淫無恥。我在都市里生活了十年，什麼醜惡我不知道！因爲知道，我才痛恨！——你別笑我亂跑野馬！——敵人轟炸都市，我總覺得那是一種消毒工作！什麼時候這種轟炸能把都市毀滅？我願對着敵人的炸彈歡呼：毀滅吧！毀滅吧！都市整個毀滅了，看你們這些吸血鬼到那里去寄生！——」

「你太興奮了！」我提醒他。

「不，」他緊擎着手杖，「我所受的委屈太多了，幾乎使我成爲一個自暴自棄的人。天

賦我倔強的性格，卻缺乏堅韌的意志，我的悲劇便在這里。我並不是沒有熱情，只是我把自己的熱情掩蔽着，不使外露；同時，竭力使自己對一切都採取淡漠的態度。分明易於激動，不過勉強加以壓制，裝出一付冷靜的表情。我的矯裝並不成功，這是你所能够感覺到的。你不是時常嘲笑我的詩人氣質嗎？但是，這已經是我勉強壓制自己的結果了。有時候，我也想，難道我不是一個年青人嗎？難道在我的血管里沒有流着青春的血液嗎？我徒然表示對一切遺忘，其實卻什麼都沒有遺忘！我的冷靜態度，卻正相反地顯示出我的熱情！我的身子躲藏在這荒僻的山中，我的思想卻無時不向那遼遠的廣大世界馳騁。希望和失望，在我的心胸里交替地起着作用，每一次升降都使我陷入更深的痛苦。臨到什麼刺激，我對自己說：算了，這不關你的事——我過的便是這種自我欺騙的日子！就是這樣的自欺，我在努力使自己變成麻木不仁——」

「但是，」我插嘴道，「在我看來，你永遠不會麻木，你的血液永遠是狂熱的。」

成康農滿臉漲紅，從岩石上站起，又復坐了回去。

「你這是在讀諷我了，」他說，「我是險些兒當真變成麻木不仁的，幸虧我碰到了一個

救星，認識了賽男。不錯，是她救了我。請想想，賽男，一個那麼年輕的農家女孩子，經受了那麼大的不幸，過着那麼窮困卑微的生活，卻仍然天真愉快，仍然有着明澈的眼睛，紅潤的面頰，壯健的身體，以及那種爲一個少女不可或缺的青春的活力，這是怎樣的奇蹟！如果拿我的情形來和她相比，我顯得多麼懦弱無用！賽男是一面鏡子，使我清楚地照見了自己的猥褻和卑怯；同時，她又是一個標本，使我驚異地看到了生命的美麗和壯嚴。但不要以爲她是蒙昧無知的，她並沒有忘卻自己的遭遇。你應該記得，那天我們去拜訪她的老母親，在臨走的時候，那個善良的瞎眼老人不是曾經詢問過戰爭的消息嗎？一個身受戰爭毒的人，怎樣能够忘記戰爭呢？可是她們決不徒然爲此悲傷，她們知道目前的生活比悲傷更重要。一個人決不能依賴對過去的悲傷來果腹過活，生活決不就是自暴自棄！」

熱烈的言語，怒泉似的從他口中湧出，成康農完全陷入激情里了。他繼續說着，呼呼有聲地揮舞着手杖，彷彿他是一個雄辯家，在面對千萬人滔滔雄辯。直到暮靄從四山迅速凝聚，黃昏業已降臨，寶貴的呼喚聲傳送上來時，我們方始下山回寺廟去。

一天傍晚時分，寶貴的父親來了。這是一個尷尬可笑的老頭子，臉上的肌肉鬆弛而多皺，鼻子奇異地短臃，嘴角邊拖着兩條深深的皺紋，兩耳直豎，髮腳低壓，身子僵僵着，模樣如像一隻衰老的病熊。他來的時候，一路喃喃自語，而且身肢搖擺不定，彷彿隨時都將踏跌倒地。顯然他是醉了，現在找兒子要錢來的。

這時，我和成康農正在廟門口，看見他來，成康農指點給我說：

「你看，這便是寶貴的爹！」

那老頭子低垂着頭，跨着遲緩而蹣跚的脚步，一手拄着一根極大的棍子，並且不住地吐着唾沫，如像他剛剛吞下什麼不潔的食物。當他走將近來，看見成康農時，便抬起臉，怪模樣地笑着，點着頭，以一種渾濁不清的聲音打着招呼：

「好呵，兩位先生……我寶貴，他年輕無知……凡事總要請兩位先生包涵點兒，嗯，嘿……」

於是，重新垂下頭，直向後進找兒子去了。

正當他要跨上那幾步石階時，冤家碰頭，剛好那個沉默如幽靈的老僧也正從寺廟出來汲水，兩人便互相恨恨地瞪了一眼。寶貴的父親喃喃了幾句；而老僧，則假咳了一聲，同時吐了一口唾沫來表示自己的憎惡。

一刻之後，寶貴跑出來了。

「寶貴，」不待他開口，成康農便首先問道，「你爹要錢來了嗎？」

寶貴不好意思地笑着。但終於，他吞吞吐吐地說出父親把最後幾文錢喝酒喝掉了，明天就會沒有米吃，要向成康農支借幾塊工錢，打發父親。還說到現在喝醉了的父親，正在那里流着懺悔的眼淚，覺得自己實在對不起兒子，以後決計要改過了，決計不再這樣嗜酒若命。

「他又說下次要戒酒了嗎？」

「是的，」寶貴回答，「他說下次再不喝啦，連酒氣也不要聞啦。他還說他恨死了酒，

他把自己的酒瓶都打破啦。」

我們都笑了起來。連寶貴也笑着，彷彿適才他對我們講了一個和自己全不相干的笑話。

拿到了錢，寶貴便跑進去交給父親。過了一回，父子兩人同時出來了。那老頭子依然低垂着頭，跨着蹣跚的脚步，嘴中喃喃不絕；不過現在在他那張鬆弛多皺的臉孔上，狼藉着眼淚，一邊走路，一邊繼續抽噎着，經過我們面前時，也不再打招呼，如像一個給人發覺做了壞事情的小孩子。而作兒子的，也眼睛紅紅的，大概剛哭了來，一語不發，顯露出一付不勝悲戚的表情，默默地跟隨在父親後面。

許久後，寶貴才回轉身來。在他臉孔上，這時竟汪洋着淚痕；一定是父子兩人在分手的當兒，曾經有過一場悲壯的痛哭。他原想低頭奔竄過去的，但成康農把他喊住了，問道：

「怎麼，又跟你爹哭了來啦？」

「都是他，」他埋怨着，「那老糊塗蟲！你喝酒把錢喝光啦，來拿錢就拿錢好啦，偏要眼淚鼻涕的害得人家也熬不住！」

「你爹說了什麼話來？」

「什麼話！」寶貴做出一付不屑一談的臉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會有什麼好話！」

「寶貴，」成康農忽然想起和他說幾句正經話，「講真的，你爲什麼把一點兒錢都給你爹拿去喝掉呢，爲什麼不自己留着，過三五年討一個媳婦成家？」

聽到這樣的話，寶貴把臉一紅，搖搖頭說：

「我要媳婦做什麼？——我可不要媳婦，要了媳婦也沒有用！」

很快的，他跑掉了，急忙準備晚餐去。由於那嗜酒若命的老頭子的來臨，就攔了寶貴的時間，這一天的晚餐，差不多遲誤了半點多鐘。在吃着飯時，自然而然的，我們談着寶貴和他父親的事情。那老頭子這種近乎怪誕的行動，成康農認爲是由於他不幸的遭遇。一個人的生活，往往不能自主；個人的努力和掙扎，總逃不脫命運的掌握，所以生命里便充滿着不可捉摸的偶然。

「偶然，」他啣歎着說，「偶然真是生命最大的主宰。偶然是不可抗的，非人力所能左右。從別人和自己身上，我見得多了。我們不要去相信那些指導家的堂皇理論，他們總喜歡對年青人胡翻些高不可攀的什麼法則之類，認爲人類是命運的主人，一個人的將來可以隨自



己的心意去安排。這樣的話，在實生活中應用不靈。因為在實際的情形，不是一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他的生命掌握在命運手里。命運便是偶然。只要你在人世間浮沉久了，只要你的努力和掙扎所遭受的挫折多了，你便不得不相信命運，不得不對偶然低頭屈服！」

「你這是一種憤慨的話，」我表示着異議，「如果依照你的說法，那你豈不是成爲一個宿命論者了嗎？」

成康農舉手做了一個不同意的姿勢。

「我們不要拘泥那些名字吧，」他說，「我所說的乃是一種經驗之談，一種實際情形。你認爲我的意見只是一種憤慨的話，或許是憤慨的話吧，至少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對於我，憑着一己的經驗，我相信它是一種不移的真理！」

於是，作爲例證，他舉出自己的認識養男。他把她當作自己生命上的一個大偶然，他以後的生活，便將受這場偶然的支配和掌握。他在這上面說了很多話，重複而且嘈囂，同時，也顯然地激動着了。在這樣的時候，和他稍持異議是很難的，自然更不必企圖去說服他——

因爲，發生在我們之間的每一次爭論，我總是無例外地失敗在他一個農民的固執之下。

此後若干日子里，我們依然不時討論着各種關於生命的問題。這對我們彷彿是一種娛樂，或者更是生活本身。草木的彫殘和雲霞的幻變，都可以引起我們無窮的感想。有時，我們的談話牽涉得很廣泛；有時則在一件非常細小的事情上，作着過於精微的探究，以致互相爭論得臉紅耳赤。我們會經又去拜訪了一次賽男的家。對於那瞎了眼的老婦人，我所得到的印象，迄未改變。在歸路上，幾乎帶着欷歔的口吻，我向成康農讚美着這對不幸的母女，尤其是她們對待生活的態度。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成康農才是沉默的；同時，在他那張素有嚴肅表情的臉孔上，浮現出一種幸福和滿足的笑容。不過，他始終不失爲一個深沉的人，從我們如此親近的交接上，我知道在他的奧府里，還埋藏着生命最重要的祕密。

「你知道，我是一個失敗者，我的靈魂傷痕纍纍！」

不止一次，他這樣歎息着。他的重視偶然和信任命運，完全由於在灰心絕望的時候在生命的懸崖絕壁之上，將要失脚下墜，竟意外地獲得了一顆心靈的救星——這救星便是賽男。

山居歲月雖是遲緩的，秋天也終於即將逝去了。

在這山叢里，秋天是一個多霧的季節。幾乎是每天早晨，濃霧迷漫一片，蒙封一切。從四面八方，灰白的霧氣，紛紛地匯集攏來。整個山野間，都籠罩着瀰濛如煙的物體，以不可辨別也不可計算的細點，飄盪着，擁腫着，流動着，形成一種鬆軟而靜悄的薄浪，屏蔽着人們的視線。林叢，山峯，土墩，岩石，以及鳥雀的咕噪，枝極的折裂，一律成爲一渺茫無定，不可捉摸的東西；甚至宇宙本身，也彷彿完全失去它的重量，凌空飄盪着了。

隨着天氣的逐漸寒冷，有霧的日子也逐漸加多，並且，霧氣凝滯的時間也逐漸加長了，往往整個上午，看不見陽光和林叢，而原是靜悄的古廟，也便顯得越益淒清寂寞。一天，不願霧氣對健康的損害，成康農和我，兩人攜着手杖，衝開濃霧的封鎖，爬上山去。我們一步

一步的走着，朝着鳥雀鳴叫的方向，用手杖在小小岩石上敲擊出清脆的聲響。濃厚的潮溼的霧氣，在我們的前後左右執拗的流動着，一陣一陣的迎面撲來，窒息着你的呼吸，蒙蔽着你的眼線，攔阻着你的勇氣。在我和成康農之間，往往前而一個走遠了，被濃霧所吞沒了，便彼此高聲呼喚着，等待着；而當兩人重新會合時，便放肆地縱笑着，從山巖間喚起宏大的回聲。

終於，我們爬到山巖，找到熟悉的岩石，並肩坐在濃霧之中了。距離幾尺以外的地方，視線便被隔絕，看不見任何東西。由於靜悄的緣故，霧氣的降落，彷彿也有着聲音；而鳥雀的鳴叫，則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裏傳送過來的。就這樣，在白霧的包圍之中，我們縱談着一切。

「生命好像一隻脆弱的小鳥，」成康農觸景生情地說，「在漫漫濃霧之中闖撞着，沒有固定的距離和方向。幸運的就會碰到一根樹枝，栖息住了；不幸的找不到目標，只能繼續闖撞，或許難免猛跌在一塊尖削的岩石上，身碎翅折。偶然的力量就在這裏！」

「但濃霧終會消退，陽光也終會出現。」

「可憐生命過於短暫，或許在陽光還沒有出現以前，在濃霧中闖撞的小鳥已經筋疲力竭，不能繼續支持了；這便是生命的悲劇！」

「這就得看你的生命是否堅強了，」我說，「一個堅強的生命，一定可以通過漫長的闖撞，尋找到它的安息之所，濃霧對它正是一種試驗。」

「但那是一種多麼殘酷的試驗！」他舉起手杖，習慣地在霧氣里揮舞着，「一種斷傷生命的陷穽！不論怎樣，蒙蔽陽光的濃霧總是可咒詛的，我們並不需要受它的折磨，不能讓它永遠成爲生命的障礙！我們應該把它消除！」

「這樣，那便無異否定你的偶然了，」我笑着說。

「不，」他否認着，「我並沒有否定偶然！在濃霧還沒有被消除以前，偶然是存在的，它依舊主宰着我們的生命；一定要等到濃霧不復成爲障礙了，生命才能享受陽光的溫暖。然而，這是一種怎樣空大的理想！」

「理想不是幻想，它一定能在衆多生命的努力里實現。」

「這是一種希望！反過來說，如果理想不能實現，便將成爲真正的幻想——而幻想，分

明是一種可笑的自我欺騙！」

正在這時，一個什麼小小動物，從我們後面經過，發出細小的聲響。成康農立即跳起身來，擎着手杖，匆匆追趕過去，迅速隱沒在濃霧之中。一霎時，他重新回來了。

「什麼東西？」我問。

「一個不可見的生命，」他若有所失地回答，「一個迷失道路和方向的生命，它在濃霧之中闖撞着，或許這時候它已找尋到它的洞窟，不然，也可能疲憊不堪，正躺在地上奄奄喘息。這便是偶然在生命里所發生的力量！」

這是一個重大的啓示。由此，成康農又復把話題移置到自己和賽男的事情上去了。他把賽男比作濃霧中的樹枝；自己生命的小鳥，經過長期的闖撞和艱辛的掙扎，荷負着從闖撞和掙扎所得的創傷，業已到臨筋疲力竭的一刻，卻不意地碰在樹枝上了。仗着這種幸運，他將從它獲得力量和勇氣，重新振翮鼓翅，尋覓溫暖的陽光去。

「這真是一個偶然，」他激情地說，「一種奇蹟！爲什麼我會碰到她？爲什麼我會愛上她？——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小往事，我曾經看見一個溺水的人，他跌入洶湧的洪流里逐浪

漂去。那是一條河，正當淫雨之後，水位高漲，水勢非常猛烈。霎時間兩岸擠集攏很多人，大家發着驚呼和歎息。其中有一個人，冒着生命的危險奮不顧身的跳下水去，搶到一片木筏，企圖追趕上去拯救那個行將滅頂的溺水者；他舉起一根長大的竹竿，向那不幸的溺水者投去。竹竿和溺水者掙扎着伸出水面抓攬救護物的手，每次只相距幾寸因此始終未能獲救。正當這千鈞一髮的危急之際，突然地，迎面駛來一隻小小漁船，恰好和溺水者相遇，一個老船夫馬上伸過篙子去輕輕易易的把他搭救起來了。這不是偶然嗎？生命的神奇就在這裏！」

「那真是一個特殊的幸運者，」我說。

「是的，他是一個特殊的幸運者，」他同意着，「正因為有這樣特殊的幸運者，才見出偶然的力量。在大千世界里，芸芸衆生，他們之中，有的成爲英雄，有的成爲罪人，有的幸福愉快，有的悲愁窮困，各人都受着遭遇的羈束，爲命運所左右。難道他們不同樣的有着一顆人的心，有着向上的意志嗎？可是他們之中有着怎樣的不一！世上一定沒有自甘墮落的人，人類智愚的差別也不可能製造這種不同。正因為生命不由自主，所以人類才有悲劇發生！大家都喜歡說如今是科學世界，但儘管科學怎樣進步，也無法預測一個人的命運！」

這時，一隻禽鳥，從不遠處的低空輕捷掠過；在霧氣的蒙蔽里，我們只能看見一個朦朧的影子。

「那麼，」我接着問道，「我們便只有甘心把自己的生命委諸偶然嗎？」

「不，我並沒有那樣悲觀。一方面雖然承認偶然的力量，另一方面，我們仍得尋求生命的出路；要不，人類的悲劇豈不是永遠演不完嗎？只是在人力還無法拒絕偶然時，我們不必侈言一切。叔本華是連偶然也不相信的，如果說什麼宿命論者，他才是一個真正的宿命論者——他認為要是不能解脫，人類便只有永遠受苦。人類的弱點太多了，所有的痛苦，都由自造。一切貪婪，卑鄙，刻毒，殘殺等等的惡德，都是人類自掘的陷阱。偶然所以能成爲生命不可克服的力量，不也是由於人類自己的愚蠢嗎？我曾經嘗受過痛苦經驗，這種經驗告訴我，能够拯救我的墮落的，不是自己的掙扎，卻是偶然的遭遇。我們自然不妨把希望寄託給將來，我們相信濃霧一定會有消散的時候；但問題是，那時候怎樣才能來到？還有多少久才會來到？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回答！」

「不過，我們總不應該放棄自己的努力，」我說。



「是呵，努力，這真是一個漂亮的名詞！我們誰不會受過這漂亮名詞的誘惑？誰不會好好努力過？但我們所得的結果是什麼？你所處的社會，分明是一個無報酬不公平的社會，個人的努力能有什麼用？——」

「但我們總不能單把希望寄託給偶然，使自己成爲一個守株待兔的人呵，」我截斷他的話。

「守株待兔固然難免失望，」成康農迅速回答，「你所說的努力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實際比緣木求魚更壞。在未能克服偶然的巨力時，還是讓我們順從偶然吧！」

正在這時，從開始逐漸變成淡薄的霧氣里，隱約傳來什麼人的呼喊聲。我們同時停止說話，傾耳靜聽。

「是寶貴的聲音，」成康農立刻辨別出來了，迅速站起身子，「有什麼事情？你看他竟上山找我們來啦。」

於是，我們一邊答應着，一邊便朝着呼喊聲急遽地奔下山去。

寶貴冒着霧氣把我們從山巔呼喚下去，臉色嚴重的告訴成康農道：

「賽男來啦，她說她有話要和你說哩！」

「賽男？」成康農馬上慌張起來了，「她有什麼話？她在哪裏？」

賽男業已從寺廟側門出現了。頭髮蓬亂，眼睛紅腫，完全失去平時那種天真愉快的態度，她變成遲鈍而憂悒，顯然是遭受着什麼巨大的委屈。一看見成康農，她的眼淚崩決似的流湧而出，彷彿同時就將哭出聲來。

成康農立刻奔了過去，只差沒有把她抱起，他拉着她臂膀，柔聲問她究竟碰到了什麼壞事情。

「賽男，」他迫切地搖着她臂膀，「快告訴我，什麼事情？誰欺侮了你？」

他這種深情的愛撫，觸動了她的感情，在未及說出話來以前，賽男便不可禁壓的嗚咽起來了。成康農的激動，不能掩飾，他把她引進自己房里，要求我和寶貴暫時離開他們，他說只有他和她兩人在一起時，她的委屈才能盡情傾訴。

爲了這，寶貴大大的不高興，一語不發，默默的跟隨到我房里，裝出一付生氣的臉相。「好！」他憤憤不平的說，「要我走開，我就走開！哼，要不是寶貴，看你們兩人怎能認識！如今好啦，不要我寶貴啦！真叫是，新娘進了房，媒人丟過牆！你們可總還不會成親拜堂呀！」

他認真撇着嘴，吐着唾沫，而且雙手插着腰，幾乎是誇張地表示着自己的氣憤。

「寶貴，」我笑着說，「別生氣吧。成先生對我說過，改日他和賽男成親宴客，還要請你坐首席哩。」

我說的自然是一句笑話，但寶貴聽了，馬上忘記了生氣，卻睜大着一雙驚疑的眼睛，問道：

「真的嗎？成先生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嗎？」

「不真難道騙你不成？成先生打算娶了賽男——他還沒有結婚，他喜歡她。」

「你別騙人！」他不信任地搖搖頭。

「信不信由你，」我索性說下去，「我說的可是真話，是成先生親口對我講的。」

寶貴直看着我，依然搖搖頭，表示着不信任；他還同時做出一付尷尬不經的表情，吐吐舌頭，又復霎霎眼睛，意思彷彿是說，「你別當我三歲小孩，你騙不了我！」

「難道你不贊成嗎？」我又問道。

「我知道你在騙人，」寶貴一本正經地說，「要是是當真的，我當然要不贊成！」

「爲什麼？」我微感吃驚。

「爲什麼？好像你連這也不明白！難道你沒有看見，賽男只是一個窮人，是逃難出來的難民嗎？她什麼都沒有呀，也沒有讀過書，和我寶貴一樣不認識字。可是，他，成先生，是一個有錢的人，還是一個大學生哩。」

「就是爲了這緣故嗎？」

「再說，不提成先生不會娶她，賽男也不會肯的，我知道她。」

「你說什麼？」我的驚訝更大了，「賽男也不肯？你怎麼知道？難道你問起過她？」

「是的，我問起過她，」寶貴點點頭回答，「是她親口告訴我聽的。有一天，我故意逗她，我說：『賽男，成先生對你這樣好，當心他會娶了你。』你猜她怎麼着？她臉孔都紅了，她生着氣了，她還罵了我哩。她不高興聽我的話，便罵：『小鬼！你再亂嚼蛆，看我撕爛你這張嘴！』她可真是這樣罵的哩！——」

「她嘴里罵你，心里可喜歡呢，」我說。

「不！她不喜歡！她罵了我，過了一回，又對我說：『寶貴，以後你可莫再這樣說啦，不管成先生娶不娶我，我賽男總是不會嫁他的。我媽說過，雞歸雞，鴨歸鴨，我們是逃難出來的難民，怎麼也不能去高攀人家！』——她可真是這樣說的來，她說着，連眼睛也紅啦！」

我們的談話沒有再繼續下去。寶貴在說着這樣的話時，完全是一種肯定不移的口吻。從他所持的簡單質直的理由，預覺到在成康農對賽男的感情里，隱伏着什麼可怕的东西。寶貴大概認為業已把我說服了吧，卻仍然保持着一付認真不苟的神情，竭力使自己顯出一個成人的態度。

當我和寶貴重新走進成康農房里去時，賽男業已恢復到往日的天真愉快了。她那圓大明澈的眼睛，因為曾經哭泣流淚的緣故，微微顯得有幾分渾濁；她的一邊面頰上，還殘留着一滴晶瑩的淚珠；但她臉上那種憂悵受委的表情，業已完全消除了，也再沒有半點羞赧。看見寶貴，她便對他歪眼嚼嘴的扮了一個鬼臉。

「我可不理你！」寶貴裝出生氣的樣子，別過了臉。

「你不理我？」她也頓時生着氣了，「好的，以後我也不理你啦，請你再不要喊我的名字！」

「我知道你現在不比從前啦，」寶貴冷冷的說。

只這樣一句話，幾乎又使賽男哭起來了；她的臉孔立刻變得通紅，眼睛重新成爲潤溼，認真地說道：

「寶貴，你這是什麼話！告訴你，別看我賽男可憐，就平白糟塌人哪！」

寶貴自然是不肯相讓的，他正待回嘴，但成康農站起身，把他們兩人勸解住了。

「算了吧，」我也從旁插嘴，「寶貴，聽成先生告訴我們，賽男究竟碰到了什麼事啦？」

經我這樣一提醒，成康農便開始以激憤的神情訴說賽男所遭受的委屈。原來兩天以前，她又失落了別人的衣服，失主懷疑她把它偷藏起來了，便親自到她家裏搜查一通；搜查沒有結果，非但要她立刻賠償損失還給了她和她母親一頓辱罵。情形過於難堪，所以使得那善良的瞎眼老婦人深感到自己的不幸，由於日以繼夜的悲傷，今天竟發了病，不能起床了……

「賽男，又是上次那個胖子嗎？」寶貴首先爲她鳴着不平。

「不，是另一個，」賽男撇着嘴說。

「你爲什麼讓他搜房子呢？」

「他要搜，你能不讓他搜嗎？千錯萬錯，總是我自己的錯，是我自己不小心，怪不得別人；可憐的是媽，她老人家簡直氣壞啦！」

說着這樣的話，賽男眼睛紅紅的，彷彿眼淚又將流湧出來了。

這情形使得寶貴陷入極大的激憤里，他臉孔微微漲紅，甚至眼睛里也隱隱閃着淚光；這才那樣對賽男的嫉忌的情緒，顯然業已完全不復留存。

爲了這事成康農和寶貴都陪同賽男到山口子去安慰那善良不幸的瞎眼老婦人，同時給她們母女解除屈辱和困難。

回來時，兩人彷彿都非常愉快。一路上，寶貴高聲唱着山歌。成康農跟隨在他後面，也揮舞着手杖，儘情地放喉應和着。在他們之間，雖然年齡和教養都不相同，卻同樣顯露出一付村野孩子的神態。

我迎接着他們，急切地表示着自己的關心。成康農情緒興奮的告訴我，衣服的失主業已原諒賽男的疏忽了，不再要求她賠償損失；賽男的母親，經寶貴的一遍勸慰，情形也好了一些。成康農曾經和衣服的失主談過一次話，因爲人總是人，人人都有同情心，都能够憐憫別人，失主也爲自己那種過分的行爲感到羞愧了。

「這簡直是一幕小小喜劇！」他輕鬆的說。

「但也可以說是一幕小小悲劇！」我表白着自己的意見，「賽男和她母親的受辱不便是人類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一種嗎？」

「是的，」他同意着，「人類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太多了，簡直觸目皆是。我們如果是一個



清醒的人，對於這種不平現象，自然不能坐視不顧。但我們太沒有力量了，我們每個人都是那位可笑的西班牙騎士，被風車掀下瘦馬，折斷長矛，卻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就拿賽男和她母親的情形來說吧，屈辱分明是不能補償的，可是只要得到衣服失主的原諒，我們便引為滿足了。而且，誰又能斷定明天沒有新的屈辱降臨到她們頭上去呢？她們的不幸，不是因為生活在窮困之中，還是由於生活在屈辱之中呵！」

「不過屈辱來自窮困，二者不可分離，」我說。

「窮困，不錯，窮困實在太可怕了！當我們看見賽男臉上天真的笑容和她母親慈祥的表情時，我們讚美靈魂的富有，歡美她們的幸福；可是一當我們看見賽男的受屈和老人的眼淚時，才知道自己以前那種空虛的讚美和徒然的歡美是多麼可笑！一個知識分子的脆弱就在這裏！」

愉快的表情迅速地從成康農臉上消失了，他垂下臉，又復沈吟道：

「不論怎樣，她曾經成爲我的救星，我也應該把她從窮困和屈辱之中拯救出來！」

「你拯救她？」

「是的，我要拯救她，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一個像她那樣的人，不應該永遠為窮困而受屈。」

「你難道沒有想到，賽男並不只一個嗎？」

「但我看見的只有她一個，」他決然地說，「我知道和她命運相同的人，在這不公平的社會里不可勝數，不過我和他們距離很遠，我並沒有認識他們，接近他們；現在，我和賽男的情形便不同了，我非但闖入了她貧窮生活的門檻，還窺見了她純真心靈的奧府，如果我不能使她幸福，我的良心將永遠受責！」

成康農的決心立刻使我想起了寶貴的說話，不可禁壓的，我提醒他道：

「你這只是一種自我表白，你的用心雖然很好，同時你可曾經為她設想過嗎？」

「為她設想？」他一時彷彿不能了解。

「是的，」我明白地說，「你還應該為她設想。她有她的意志，她的看法，她的希望，或許她所想的並不和你完全相同。」

成康農驀地陷入沉默之中了，在他瘦削蒼白的臉孔上，迅速掠過一個困惑迷惘的表情。

不過，他很快的重又鎮定着自己，以一種充滿自信的口吻說道：

「或許是這樣的，她會有她自己的意志，看法和希望，在這上面，可能我們並不完全相同；不過，我相信我仍然可以使她了解我，慢慢的，得到彼此在這一方面的一致。」

一連晴朗了幾近一月之久的天氣，終於變了，開始着秋盡冬初的雨露。在這荒僻的山叢里，雨天顯得非常沉悶而陰鬱。連綿不絕的雨點，無間歇地打着枯黃的林叢，滿山都發出一種愁慘的悽其的聲音。

在這寂寞難堪的日子里，成爲我們熱切的期望的，便是寶貴從山口村子里取回來的信件和報紙。再沒有在孤獨之中更感到友情的可貴的了，遠方朋友的來信，一字一句都充滿着柔情和溫暖。我們也關心着發生在外面那廣大世界里的一切事物，報紙上的每一條新聞都傾注着我們的渴望。戰爭的進行使我們熱血奔騰，社會的黑暗更使我們感慨萬端。我們貪婪而重複地讀着那些無味的記事和笨拙的謊言，完全多餘地浪費着自己的熱情。

然而，更強烈地成爲我們期待的中心的，卻是賽男的蒞臨。因爲閒空的緣故，她每隔一

兩天便到古廟里來一次。她戴着大斗笠赤着腳，把袴子高高捲上膝蓋，露出肥壯的小腿，距離很遠便大聲呼喊著實實的名字。我們照例熱烈的歡迎着她，彷彿只要她一來，在我們單調沉悶的生活里，便立刻充滿着生氣。

終於，有一天，由於我懇切的要求和成康農再次的催促，賽男把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遭遇向我公開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覆述它才好。當她訴說着那充滿辛酸的「過往」時，我的激動難以形容。而且，她所使用的言辭，也幾乎是無法描摩的。一開始，她就說到她父親是一個由佃戶出身的自耕農，在她幼年期，她們住在一家大地主的「田屋」里，父親和哥哥給「東家」種田，母親便給「東家」打雜。自然那時她太無知了，完全不能了解生活的艱辛。她只記得父親是一個非常急躁的人，一回家便和母親爭吵打罵，時常把母親打得皮破血流；並且，對子女們也暴厲無常。在這樣的時候，她總是偷偷躲藏起自己，渾身顫慄地竊聽着父親的咆哮和母親的嗚咽。整個童年生活，完全充滿着這種不愉快的回憶。不過，父親同時又是十分勤勉的人，以一個農民的可驚的忍耐和堅持，餵牛養豬，省顆節粒，居然也開始有着積蓄，有着自己的田地了。不論這種積蓄如何微薄，田地如何可憐，是自己的總是好的；尤

其是，從這事實，看到了命運的轉機，父親更加勤勞了，暴戾的性情也就彷彿有着改變。同時，一向愁容滿臉的母親，也顯得快活了些，不止一次的，晚上抱着女兒頸頸，流着淚說，「只要天爺保佑，三年之後，賽男，我們就可以回到自己家裏種田去啦！」這時她業已稍稍長大，稍稍懂得母親話里所含的悲哀了，便也流着淚，吃吃的安慰母親，「媽，天爺一定會

有眼睛，」她這樣說。果然是天爺保佑，一切都順利。父親臉上開始有着笑容，母親臉上

也開始有着血色，大她三歲的哥哥，每天牽牛出門時，也總是大聲吆喝，「上點兒勁吧，明

後年大家回家耕自己田去！」這種美麗的希望，支持着一家人的勇氣和對生活的忍受。日子

過去很快，一年中的歲尾到了……

「依照老規矩，」賽男繼續說，「媽把一隻大公雞和一隻肥母雞捉去送東家，算是過年的禮節。年年是這樣的，東家便回賞些窮家小戶難得有的糖餅糕點，有時是零頭布屑，說是給我們做鞋子穿。這一回，媽回來時的神色不對，老半天不說話，臉上陰沉沉的，看樣子，好像在東家太太那里受了什麼委屈。東家太太才難說話哩，平常日子，當着她的面，媽總是陪小心。媽說的，種着人家田，便要受人嫌呀。在做活的時候，媽的心情也很不定，不是

錯拿了盤子，便是碰壞了茶碗。連爹問她話，也不答嘴。媽心裏難受着，媽的眼睛水汪汪的。爹心里明白，看見媽不答他嘴，也不生氣。到了晚上，等哥哥和我都睡啦，媽才偷偷的把話告訴給爹——」

「什麼話？」我迫切地問。

賽男的臉孔一紅，把眼睛轉向成康農。

「東家少爺要買我去給他當丫頭，」她說，「我裝做睡着，其實是醒的，媽的話我全聽見，聽得清清楚楚；我那時才十三歲——」

「爹答應嗎？」

「怎麼不答應呢，」她睜大明銳的眼睛，「種着人家田，你能不答應嗎？聽了媽的話，爹一聲不響。媽知道爹心里難受，見爹不答嘴，她也便不再開口。過了一回，媽喊我名字，看我是不是睡着。媽真叫可憐！」

不過，做父親的並沒有當真把女兒賣給東家。父親總究竟是父親，一個做父親的人，怎肯輕易丟掉自己的女兒？自然不肯，只答應新年過後跟母親一起給東家去做活。實際上，東家

原就有着兩個丫頭了，並不缺乏做活的人；那位小地主不過是看中了這個農女兒的美貌。這簡直是難以置信的，她那時完全是一個貧窮襤褸的小孩子，可是那位鄉下地主竟在她身上起着那樣卑污的念頭！如像一切古老的悲喜劇，她在給東家做活的第二個月，母親病了，小地主把賽男留在自己房里，把她污辱了……

這自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但她遭遇了，而且忍受了。那位小地主對她作了一些可笑的允諾，不過她對他所說的一切，全無感受，全無興趣；她太年輕了，還不懂得屈辱的意義。她認為這樣的事情並不算奇怪，自己的忍受也十分自然。只是她馬上告訴了母親，因為她把它看得太尋常了，想不到這會引起一個可怕的後果；要是她想得到，她便將不敢那樣做。她完全不瞭解這竟是一種屈辱。人生世上不原就這樣嗎？但是，十分出她意料，父親竟把病後的母親毒打了一頓，把田地房屋一起退還給東家，帶着自己的妻室兒女和自己的牲口，他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在賽男看來，這場禍害完全是自己惹出來的，她的恐懼無以復加。回到自己家里後，生活更為窮困了。可是作父母的人，彷彿反而變得快活得多，同時，自然也辛勤得多。尤其是



父親，諸凡一個農家所能從事的一切勞作，莫不盡心盡力地去做；那情形，如像爲了爭取命運的寬恕，便決心耗盡自己的生命似的。果然，那個倔強而不幸的老農民，在經過半年不分晝夜的辛勞之後，終於一病不起了。

述說到這里，賽男的眼睛開始閃現着淚光。她悲傷地說：

「怎麼想得到呢？爹本來是一個身壯力健的人呀！他竟這樣不聲不響的死去啦！」

「他沒有留下什麼話嗎？」我問。

「沒有，什麼話也沒有，一句話也沒有！臨終的時候，媽教我和哥哥站在爹床前，對爹說，『現在你的兒女都在這里，你去了，你該留句話給他們。』爹直瞪着眼睛，連嘴唇也沒有動。」

「爲什麼？」我完全迷惘了。

「你說爲什麼！想想，爹真是沒話說；你教他說什麼話好呢？家里窮，田地少，不够一家人吃，如今他自己可要去啦，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爹心里是雪亮的！」

「後來呢？」

「後來，」賽男的眼睛睜得更大，激情地往下說，「一聽到爹死的消息，東家少爺馬上派來了人，還送來了錢和米，叫我媽寬心些，什麼都有他的照顧，還要我們把爹的喪事料理妥貼了，便住到他家里去——」

「你媽答應嗎？」

「怎會答應呢，」她做了一個矜持的臉相，「你別瞧我媽現在眼睛壞啦，她可原是一個心高的人哩，不會那樣不值價。媽說的，富要不欺貧，貧要貧得乾淨呀。」

是的，雖然富人很少不欺貧，可是貧人卻不缺乏貧得乾淨的。賽男的母親便是一個這樣的人。她拒絕了東家少爺的好心，以自己的辛勞和忍受，撐支着一家的生活。在父親的喪事里，耕牛賣掉了，哥哥給別人做活去，而母親和賽男，便開始度着艱苦一如丐婦的日子。可憐的母親！受着那樣巨大的打擊，很快地瘦弱下來了，腰背僵傻了，面容乾削了，眼睛終日汪着眼淚，甚至澈夜不能安眠，剛一合眼，便會突然驚醒，心悸不已；並且，即使在白晝，也往往神志不清，恍惚如在夢中。

這樣的日子，怎樣能够長久繼續下去呢？自己的田地不够養活她們，沒有辦法，母女兩

人便投到鎮上去給人做傭工。她們原是慣於勞動的人，滿以為這會是一條生活上的新路。可是，誰也沒有想到的變動發生了，戰爭起來了。主人全家逃難，把她們母女倆也帶了走。可憐的母女，完全不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將要繼續多久，所以當時絲毫未加考慮，也無力考慮。要不是這樣，她們一定不會離開自己的鄉村，她們將依然守着那份貧薄的土地，或許現在業已成為餓殍了，被兵爺殺死了，不然便是和從前同樣卑賤地活着。而現在，主人使她們遠遠地離開了家鄉，輾轉流徙，結果卻把她們丟掉了，完全不顧她們的生活，把她們遺棄在異鄉客地……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截斷她的敘述。

「他？你問的是把我們帶出來的那東家嗎？」

「是的，他竟把你們丟掉了！」

「一個讀書先生，」賽男回答，「一個和你們同樣的人，很有錢，逃難的時候，他把一家什麼東西都帶走，還對媽說，放心跟着他吧，將來會有好處給我們的。誰知道他說話不算數，如今把我們丟掉啦，什麼好處也沒有給我們哩。」

「這簡直是騙子！」我爲她抱着不平。

「媽說，他不是騙子。他一家人多，他有四個小孩子，逃難化費大，他總不能老養着我們呀。」

說這話時，賽男彷彿是一個無知不懂事的小孩子，神態稚氣而率真。接着，她便說到一段更困苦的日子了，說到母親的失明，說到飢餓和寒冷。在她的訴說里，有時用着悲戚的語調，有時卻完全是一種嘲弄的口吻，如像所說的不是自己的經歷，而是和自己全不相干的別人的故事。

賽男關於自己不幸身世的訴說，把我投入深沉無限的迷惘困惑之中了。而成康農，雖然不是第一次聽見，雖然原就十分熟悉她的遭遇，他的激動卻彷彿更其巨大。在賽男敘述着時，他默默地聽着，眼睛盈溢着淚光，不插一句話；一待她離去，他便以一種迫切難耐的情緒，問我對賽男的訴說有什麼感觸。

「有什麼感想呢？」我茫然地回答，「人世間的悲哀實在太廣大了，我們，你和我，大家都是不幸者，賽男的遭遇不過是一面鏡子，使我們從它照見自己的命運罷了。」

「但是，她比我們任何一個都要堅強得多，」他說。

「你的意思是說，她是一個出身微賤的弱女子，她的遭遇比我們更慘苦，她的忍受能力卻比我們更堅強嗎？」

「堅強！堅強一千倍！一萬倍！」他狂熱地下着斷語。

「我了解你這時的心情，」望着成康農那張激動的臉，我笑着說，「我也懂得你說這話的意思，賽男的身世遭遇固然值得你同情，但別忘記你現在還是她的一個崇拜者呢。」

「崇拜者？」

「是的，你崇拜着她。這種崇拜，一多半由於你對都市生活的反感。你對她的讚美生自對另一方面的憎惡。」

「不，」他微微漲紅起臉，「你沒有想到，我對她的感情並不只是崇拜——」

「還有愛？」我推測着。

成康農的臉孔漲得更紅了。

「不錯，」但他依然以肯定的口吻回答道，「我愛她。我愛她的純真，她的堅強——不僅是外表，尤其是她的靈魂。」

「這完全是一個崇拜者的口吻，」我說。

「你在和我說笑話。」

「難道在愛她同時，你不更崇拜着她嗎？」

「我不能細細分析自己的感情，不過，我可以自信的，便是我的感情並不盲目，也無虛假。我不再是一個小孩子了，不願意以自己的感情開玩笑。」

「同樣的話，你對我說過好多次了，」我提醒他。

「那麼，難道是你不同意我的話嗎？」他反問道，難道你一直覺得我對她的愛是一種可笑的衝動，或者說，我所熱烈尋求着的是一個莫虛有的幻夢嗎？」

「不，我的意思不在這里。賽男的遭遇十分值得同情，她也的確是一個堅強而純真的人，你對她的感情，並不盲目虛假。我從未懷疑過這一點。你怕我認爲你在尋求一個莫虛有的幻夢，我的看望卻正相反。認真說，我們誰不是夢的尋求者？如果一個人對夢的追尋失去興趣，那便無異於對生命失去興趣。至於所尋求的究竟是不是莫虛有的幻夢，那就得看我們的堅持和信念。在沉湎於遠大理想時，別忘記把自己偉大的關心安置在到達的途徑上——」

「我懂得你的意思，」康成農急切地截斷我的話，「你總念念不忘於我和賽男的將來，你總覺得我和她的關係有幾分不自然。」

「是的，」我率直地回答，「我們以前確曾談起過這個問題了。我不敢懷疑你和她的將來，一個人可以有任何遠大的理想。我記得你對我表示過，說你能够了解她，也能够使她了解你，你說這是你的責任。」

「不錯，是我的責任！」

「但你可會想到過，你怎樣才能了解她，尤其是能使她了解你？這便是我所謂到達理想的途徑——請問你將怎樣通過它？」

「怎樣通過到達理想的途徑？」成康農稍一停頓，說，「你當不會否認，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溝通，有賴於時間的持續。容許我來一個陳腐的比方，賽男純潔的靈魂，不等於一張潔白的素紙嗎？我想不懂是我，就是你，甚至別的人，例如寶貴，也莫不了解她——」

「你把她看得太單純了，」我立刻想起幾天前和寶貴的一次對談。

「把她看得太單純？」他微微露出驚訝的神情。

「是的，你把她看得太單純了。你剛才提到寶貴，我想，他或許是能够真正了解她的；



至於我們，你和我，情形可就不同了。」

「你是說我們都不能了解賽男嗎？」

「至少是了解不夠，」我點點頭說。

「爲什麼不夠？」成康農以一種挑戰的態度說話，「你說我把她看得太單純，但我也要告訴你，說不定你是把她看得太不單純了。賽男的身世雖很不幸，她的靈魂卻很純潔。我愛她，在我的感情里沒有絲毫虛假，我決不是因爲山居無聊，才忍心對一個像賽男那樣的農家少女開玩笑——」

「你這些話我已經聽見過不只一次了，我完全相信你對賽男的感情的純真。不過，我要告訴你，愛是一回事，了解卻是另一回事。」

「不，沒有了解便沒有愛，了解是愛的基礎。」他持着異議。

「但在像我們這樣的知識份子，愛往往只是一種衝動，一種純粹的感情用事。明明我們嘴里說着『愛必須以了解爲基礎』之類的話，可是實際上往往放任着自己的感情，等不到了解的基礎建築穩固，便在半空修造起愛的樓閣來了。這便是愛的悲劇的來由。通常我們總喜

歡說，感情是一匹無羈馬，必須用理智的韁繩來管束它；可惜衝動一經來臨，我們就會把理智丟到九霄雲外去。以你和賽男的情形來說，我總覺得你們中間隱伏着一種危險——」

「什麼危險？」他截斷我的話。

「難道你忘記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曾經談論過好多次嗎？」我反問道。

「不錯，我們曾經談論過多次，我記得我曾經向你表示過，我的親近賽男，用純真無偽的心去愛她，乃是一種自我鬥爭，一種自我試驗，我不是沒有經過艱苦的克制和深沉的反省。」

「問題便在於你的自我鬥爭和自我試驗，究竟有沒有良好的結果，」我說。

成康農並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話。在他臉上，迅速變換着不同的表情。他垂下臉，又復抬起，然後以一種痛苦的聲調說道：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分析自己才好，我只能說，我曾經往各方面設想過，我不是一個單憑一時感情衝動行事的人，我自信能够了解賽男，也能够愛她。如果在我們中間還存在着什麼危險，那麼這種危險就應該由我一人承擔。我有這樣的勇氣，更有這樣的決心！」

「我並不懷疑你這種勇氣和決心，」我說，「不過，我要提醒你，你在這件事情上所進行的鬥爭和試驗，還沒有過去，甚至可以說，近在開始。你說你能够了解賽男，也能够使她了解你；可是你可曾想到，了解決不只是一句空言，而應該是一種事實嗎？」

成康農茫然地望着我，在他激動着的臉孔上，現露出一種疑慮和期待的神情。

「再明白的說，」我繼續着，「你對賽男的感情，一直由一種對都市生活的反感所支持；儘管你用怎樣的言辭去讚美她，用怎樣堅決的口吻來表白自己，你所有的依然只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激情。你說你對賽男的愛很純真，重要的是，你應該去想想，怎樣才能使她接受你的愛，同時還能够維持這種愛？」

一邊聽着我的說話，一邊站起身，他在房子里來回踱步。

「或許你是旁觀者清，」他沉吟地說。

「可是這是一件大事情，當局者也應該不讓自己着迷才行。我們，你和我，無論如何是一個知識份子，是賽男和寶貴他們眼中的「讀書人」。你說你愛賽男，說你的愛如何純真無邪，但問題不完全在你自己，而在別人看來是不是的確如此。這一點十分重要。賽男是一個

農家女，而你卻是一個「讀書人」——」

「不，我也是一個農家之子，」他辯正道。

「是的，很早你就對我說過了，你是一個農家之子，在你的性格里隱伏着一個農民的氣質。但同時你究竟還是一個知識份子，受過都市生活的薰陶，你的思想和感情都和真正的農民不一樣，你和賽男也分明是兩種不同的人，所以你對她的愛可以說是有幾分不自然的——」

我這種過份直率的話，招引起康農的反感了。

「不，」他大聲抗議道，「我對她的愛十分自然，萬分自然！不錯，我是一個知識份子，但我是一個農民出身的知識份子；雖然我曾經在都市里生活過，不過我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都市人——正相反，因為我曾經在都市里生活過，認識都市生活的墮落，才能保持自己作爲一個農民的理想和感情。我是一個進過地獄，經受過地獄里面的黑暗的人，現在，我重新從地獄里出來了，賽男是我所看見的第一盞明燈，她使我認識自己，重新鼓起勇氣來生活，認真不苟地生活。我的幻想很多，理想過高，這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弱點；但是不要緊，

有着賽男的明燈，我將不再迷失道路了。」

和以往每一次一樣，這一次我們的談話也得不到什麼結論。使我吃驚的，是成康農那種富於自信的口吻和堅決不移的態度。而當我們幾近爭論的談話繼續下去時，臉孔漲紅，神色嚴重，他終至顯出一種負氣的神情，並且頻頻地舉拳敲擊起桌子來了。

當天晚上，坐在窗邊，對着黃濁的植物油燈，聽着窗外山野間淒其的風雨聲，我默默地思索着成康農在這場奇異的愛情里的冒險。隨着飄忽無定的風雨聲，我讓自己的想像浮沉在一個黑暗無涯的深淵。

一種聲音驚覺了我，一抬頭，我看見成康農出現在我面前。

「我還有話要和你說，」他習慣地在我對面椅子坐下，臉上帶着激動的表情。

「好的，我也正在想着你和賽男的事情，」我如實地說。

「關於我和賽男的事情，我們已經談論過不止一次了，但你今天的說話，使我很感痛苦。」

「爲什麼？」我微露驚訝地問。

「爲了你用那麼認真的態度要我認識自己的缺點，」他鄭重地說，「在過去，當我們談到賽男的時候，我們往往只顧對她發着種種讚美之辭，我們簡直把她當作神，當作全世界最完美的結晶。幾次的，你提到我和她的將來；不過我們說了太多的讚美之辭了，使我在這種讚美里微微感到陶醉，因此我只能用一種空洞的決心來給將來做保證。經過今天的談話，才使我深切覺悟到這不僅僅是一個決心的問題，還應該是實行的問題。我是一個能够反省的人，我的固執並不妨礙我的反省。你的詰問是不錯的，怎樣才能使她接受我的愛？同時，怎樣才能維持這種愛？——問題便在這里。我愈想愈迷惘，愈想愈困惑，所以現在我只好又到了這裏來了，我要和你再詳細談論一次。」

說着，他站起身，伸手增添着油盞里面的燈蕊，使原是昏暗黃濁的燈光，驀地變得明亮了許多。

「你怎麼想呢？」我反問道。

「我怎麼想？」他的眼睛閃着光，「我想我是真正愛着她的，我有決心，我願意來承受一切苦難，使她得到幸福。因爲，只要她能得到幸福，即使忍受怎樣的苦難，我也就自覺幸

福了。但是，如你所提醒的，我怎樣來達到這個目的呢？我應該怎樣做呢？唯一我能够說的，只是我自信不是一個弱者；而她，賽男，她應該更是一個堅強的人——」

「是的，她比你更堅強些，」我插嘴道。

「是呵，她比我堅強十倍，萬倍！今天你已經聽到她的訴說了，你看過她有着怎樣的身世！人真是鍛鍊出來的，一個像她那樣的弱女子，嘗受過那樣的磨折，在那樣充滿屈辱的貧窮生活里，她活得那樣好！把她當作一面鏡子，我照照自己，心里真有說不出的慚愧。正因為這樣，我覺得自己應該來冒一次險——」

「冒險？」

「不錯，」他以一種近乎負氣的神情說，「冒險！我要冒一次險！你所有的考慮，我也都會經細加考慮。你說我和賽男的關係有幾分不自然，但我必須使它成爲自然。我覺得這種自然和不自然的關鍵，完全在我自己。什麼叫做不自然？怎樣才算自然？作爲衡量的標準的，完全在於自己的心。我對你說過，我原是一個農民之子，我自信一定可以把自己和賽男的關係弄成十分自然。我知道這不過是一句空言，做起來並不容易。可是，難道我就不能使



自己的生命走一條新路嗎？不能讓自己的靈魂冒一次險嗎？我一定要這樣做，而且一定要使自己的冒險成功！」

顯然地，成康農又復激動起來了，說着這樣的話時，他全身微微震顫。我知道走動在他心里的情緒，正處於一個澎湃迴盪的境地。爲了平靜他的激情，我特地爲他倒了一杯茶。但他彷彿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動作，他燃燒着似的眼睛一直注意着我，它們閃動着一種期待的光。於稍一沉默之後，我終於輕聲提醒他說：

「不過你不要忘記，如果說是冒險，這可不僅是你個人的事情呢。」

「不錯，」他同意着，「還有她，賽男。這話你不只一次的提醒過我了，我不會忘記。可是，我卻忘記告訴你一段重要的往事了——」

「你的往事？」

「自然是我自己的往事。我已經告訴你一些，爲你敘述過我那不很體面的家庭。不過，還沒有告訴你，在我對賽男的愛情上，有着一種巨大的慫恿力量，它便是從那段往事里生長出來的。那於我可以說是一次永恆的創傷！讓我又來打一個比方吧：在自己生命的道路上前

進時，我專誠地朝向一座輝煌的寶座；我的追求十分艱辛，我捧着一顆顫動的心跨步行進，而當我快要到達目的，伸手把它攫取時，那寶座卻嘩啦一聲倒坍！我吃了一驚，猛撲一個空，睜眼看看，倒坍在我面前的，原來只是一個烏有，一堆謊言。請你設想一下我那時的灰心絕望！」

「那你怎麼辦？」對他，我有着無窮的好奇。

「你說怎麼辦！」成康農神色壯嚴地往下說，「發現生命的受欺，我曾經想到過要毀棄自己的生命。我想，我活着做什麼呢？這世界對我是如此冷酷呵！自然我並沒有當真實行。不是爲了怯弱無勇氣，而是過大的氣憤拯救了我。幸好我是一個農民出身的鄉下人，我就用一種農民的固執和堅韌，對倒坍在面前的那堆醜惡的謊言啞了一口，回轉身子走掉了。算了，我又想，這是一條迷途，我應該從它轉回，另走一條新路。」

「難道沒有痛苦嗎？」我饒有興味地問。

「怎樣會沒有痛苦呢？正因爲痛苦太深，我才想到要毀棄自己的生命。只是當我的決心一來，便什麼都不足成爲我障礙了。」

「但你還沒有說到那段往事呵，」我催促着。

成康農停止說話，卻伸手端起我倒給他的一杯茶，不過並沒有喝它。看模樣，彷彿在說出那個「永恆的創傷」以前，他得平靜一下自己的激動。

這時，窗外的風雨業已稍歇，傳來一陣悠遠而飄忽的淒涼的沙沙聲，如像山林在淫雨的淋漓之下怨歎；而當這陣沙沙聲剛一過去，立刻又是幾聲夜鳥怪異的鳴叫，非常迫切的，彷彿是一個陰靈的悲呼。室內的油燈重又昏暗下去了，使小小房屋里充滿一種不可言說的憂鬱。

於又一次的加添了油盞里的燈蕊之後，成康農對我開始着他的敘述……

「現在，請你靜聽我往下說，」成康農以一種強自壓制着激憤的顫動的語調開始，「我曾經把自己的家庭情形告訴你，你知道我是怎樣帶着一個鄉下農民的愚拙走向都市的。唉，都市！那對我真是一個全新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使我神往，使我驚奇，情形正像安徒生童話里的醜小鴨！最初，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和那些神奇的事事物物站得遠遠的，我覺得那些東西和自己完全沒有關係，永遠不會和自己的生活發生連繫。我想，這是一個怎樣神妙の世界，像我這樣一個鄉下農民，怎麼能在這裏生活下去呢？可是，日子一久，驚奇的感覺竟慢慢消退了，覺得那些神奇的事物也不過如此。再下去，卻好像小孩子的看穿了西洋鏡，反而從心生出一種淡淡的輕蔑，起意要讓自己闖進那里面去了——這便是說，我竟然開始愛上了一個高貴而美貌的女郎。要表白當時自己的情緒是很困難的，我不知道應該採用怎樣的

言辭才好。至於我所說的高貴和美貌，卻完全沒有誇張或諷嘲的意思。至少在當時，在我眼睛里，她是高貴而美貌的。她那用胭脂和香粉修飾起來的臉孔，她那捲成波浪形的長髮，她那豪華而多變的服裝，她那——都市風的姿態，無一不對我充滿着誘惑。我現在不能為你作過於詳盡的描繪，因為我無法再去捕捉那最初和最好的印象。我想，這是怎樣一個天仙似的人物呢，我能有資格去崇拜她嗎？或者說，我能有資格去表示我對她的崇拜嗎？這種奇異而隱祕的感情，在我心里逐漸滋長，終至到了不可壓制的田地了。虧得我那時已經讀過一些情節浪漫的小說，我往往把自己暗地里安置在一個浪漫故事的中心，自許是一個騎士，一位情場上的英雄。幻想的安排使我陶醉，並且鼓勵我踏出幻想，進入行動。天大的冒失！我，一個鄉下農民，居然行動起來了，我居然發出一封荒唐而熱情的求愛的信——」

「發給她，那個你所崇拜的對象嗎？」我不禁插嘴問。

「是的，」成康農的臉孔爲羞赧而微微漲紅，「一封荒唐的信，熱情的信……發給她，發給那位美人，那位天仙。在信里，我寫上了一大堆可笑的字眼，我把一切讚美的言辭都呈獻給她了，我稱譽她是我的天使，明星，太陽，玫瑰花，百合花，谷中的泉，活水的井，生

命的綠洲……那時我是一個大學生，我躲在自己的宿舍里，關上電燈，卻燃點着一支蠟燭，彷彿過於明亮的燈光，就會被人窺見自己的幸福。就這樣，我寫着這一封情書。我整整寫了一晚，換了四支蠟燭，打了五次草稿，騰清了七次。最後，以顫震的手，我把它鄭重地裝入封信，親自送到郵局里去，把它投了郵。於是，懷着一顆劇烈跳動的心，我回到宿舍里，鋪上床，自然是睡不着，興奮地對自己說道，好了，把生命孤注一擲地押上去了，可以睡了——但是那里睡得着呢？無論如何也睡不着。於是，我又給自己描繪着：那封負有重大使命的信怎樣由穿綠衣的郵差攜帶着，怎樣把它交到收信人手里，怎樣叫她吃了一驚，她又怎樣把它拆開，抽出那厚厚的一疊信箋，讀着那些充滿熱情的可笑的字句，怎樣受着感動——但是，誰寫來的？成康農？成康農是什麼人？」

「難道她還沒有認識你？」我問。

「不知道她究竟認識不認識。你知道，我不是一個能够引人注意的人。在學校里，我們是不同系的：我讀文史，她卻是外文系。我們只在一起開過幾次學術研究會，人多，她自然是全場注意的中心，我可是一個完全不重要的角色，坐在廳子的一隅，自始至終不出一點聲

音；我沒有在大庭廣衆之前說話的習慣，也沒有那樣的勇氣。我是一個十足的癩巴佬。就是這樣，她怎麼會認識我呢？接到我的信，她一定會蹙起眉心，撇嘴嘟囔：成康農！成康農！誰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倒霉鬼！——想到這裏，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唉唉！多冒失，多疏忽！我在信里只顧讚美她，忘記介紹自己了。這怎麼行呢？無論如何，非使她認識自己不可。於是，我又開始爲她寫信，我把自己描寫了一遍，描寫得非常詳盡，從籍貫家庭，一直面貌性格，比第一封信還要長到三倍，整整寫了一天。把這封信發出之後，我安下心了，因爲事情總算妥帖了，只要等待她的回信了。我相信回信是一定會有的，因爲我是那樣熱忱，那樣坦白，那樣對她傾注着自己的全生命——」

說到這裏，成康農解嘲似的笑將起來，臉上微騰紅暈，充分顯出一個鄉下人的腴腆態度。

「等了四天，」但他馬上恢復鎮靜，繼續說道，「沒有回信，又等了三天，一個禮拜過去了……一直沒有回信。在這是一個禮拜之內，我的情緒變化無窮。從熱切的期待，到輕微的惆悵，到深沉的絕望，到完全的心灰意冷，又轉生諒解和希望……爲什麼不回信？郵局誤了

事嗎？她病了嗎？我爲自己設想着各種可能和意外。自然，我的設想是不成立的，因爲我曾經在學校里看見她，和往常一樣，她高貴而美貌，臉上浮着愉快的微笑，驕傲地仰着頭，一位皇后似的走着路。而且，奇怪的是，我變得多麼怯弱啊。現在，她變得更加高貴，我卻變得更加卑微了。只要一瞥見她的背影，我就臉紅了，心跳了，彷彿自己的狂妄舉動，不惟冒瀆了她，更是對她犯着罪了。我逃避着她，如像一隻胆小的鼫鼠……又是一週過去了，一種奇異的思想從心里抬頭，一種盲目的勇敢從心里發生，忽然在一個深夜里，我起來給她寫第三封信——

「你又寫了信？」

「是的，我又寫了，第三封信，第四封……一不做二不休了。」

「你在信里寫些什麼話？」

「什麼話都寫，每次都寫得很長，熟忱的句子像潮水一般從我的筆下湧出。寫着發出去，過了幾天又寫。但是，我的信彷彿毫無力量，毫無影響。她依然每天來學校上課，掛着愉快的微笑，跨着驕傲的步子；而我，也依然心驚肉跳地逃避着她。看來是完全無望的了，



我將成爲一個可憐的丑角了，突然，我做出一種驚人的舉動——真是驚人的舉動。一天午後，我正坐在圖書館後面一叢竹林下沉思，繁茂的枝葉把我掩蔽着；我聽到一種輕微的脚步聲，我從竹叢里往外面探望。啊！是她！原來是她！一個人，雙手捧着一本厚重的洋裝書，低着头，漫步向竹叢走來。霎時間，我的情緒緊張起來了，臉孔漲紅了，心劇烈跳着了……她大概也是打算走進竹叢裏的，我窘急得不知道要怎麼才好，因爲看情形逃避已經不可能……突然，憑着一股不知從那裏來的力量，正當她走近來時，我站起身來，迅速地跪在她面前，而且雙手緊抓住她的裙子。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叫喊，或者是，在她驚駭地叫喊出聲以前，我已經對她說着話了，「我就是成康農，」我說，「我有信寫給你，寫了很多封信……我說的都是真話，沒有半分虛假，我從來就不是一個不誠懇的人，請你相信我……」她一定給我嚇壞了，她竟然怔住了，她的書跌落在地上；一直等到我說完話，她連書也不檢，便匆匆跑掉了。這一切都好像發生在夢里一樣，我想當時一定是一個瘋子的靈魂闖進我軀體里來了，我竟做出那樣的莽撞事情！」

「後來呢？」我饒有興味地追問。

「後來……第二天下午，郵差給我送來一封信，一封厚得無比的信，信封上寫着娟秀陌生的字跡。這是她寫來的，不錯，一定是她寫來的。我急忙地，用顫抖的手把它拆開。天！原來裝在信封里的完全都是我自己的信，我寫給她的信！」

「她把它們退還給你了？」

「她退還給我了。這對我是一個太大的打擊。我在昨天竹叢里闖下禍了，今天打擊便來了。我把所有的信都燒燬乾淨，心想，怎麼辦呢？永遠失掉她了，失掉生命的全部意義了，我活着有什麼用呢？受了這樣的恥辱，我還能出去見人嗎？我左思右想，覺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錯，自己的不自量。這個打擊太大了，除掉毀棄自己這可厭的生命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自殺！是的，當時我的確這樣決定，因為我是以自己的全生命去愛她的。我還決定了自殺的方法，我買來一把鋒利的刀，想在夜間無人知覺時插進自己的喉嚨；我已經寫好很多封信，給家裡的，給朋友的，只是還猶豫着要不要再給她——我那可望而不可得的上帝——寫一封信，告訴她，現在我已經用生命來證明自己的忠貞。但人究竟是寶貴自己的生命，我猶豫着，幾天過去了，一週過去了，我把自己關在宿舍里，不敢露面，往往幾天晚上一直流

着眼淚，暗自和一切人告別……忽然，有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用棉被緊包着頭，吞聲哭泣着，聽見有人敲門。誰？是誰？從床上起來，連臉上的淚痕也來不及抹去，我憤恨地把門開——呵！是她！她自己來啦！她來啦！上帝出現在眼前啦！」

成康農又復激動起來了，好像他所敘述的故事是昨天才發生的；好像她此刻正在門外，就將推門進來。

「現在她自己找我來了，」他以微微發顫的聲音繼續着，「是她自己投到我懷里來了，我得到她了，幸福的網一下子把我罩起來了。幸福的獲得是多麼容易呵！她用纖細柔滑的手，捧起我滿是淚痕的臉孔，逗弄一個小孩子似的笑着說，「哭什麼？傻孩子，這也用得着哭嗎？」經她這麼一說，我的眼淚如泉湧出，我真的哭了，因為幸福來得太突然，也太大，我自覺擔當不起——」

「後來呢？」

「後來……你儘這麼追問做什麼？」他的臉上浮現起一種悔恨的表情，「總之，我是曾經幸福過了，雖然時間很短暫，情形也很可笑，那實在只是一個夢，它的失去比得來更突

然。你一定會覺得我的追尋過於離奇了吧，那分明不是一個幸福的度藏所，爲什麼我要去扮演那麼一場小小悲喜劇？誰知道？誰能說得清？」

激動驀地低落，成康農結束了自己的訴說，陷入一陣沉默，而且頹然垂下臉來，痛苦地絞弄着自己的手。經過片刻的靜寂，這時窗外的風雨聲，又復變成浩瀚洶湧，彷彿山野的精靈在狂奔怒號，彷彿整個宇宙在微微動盪。油燈上的一朵小小燈光，突告爆裂，隨着一個細小的聲音，燈光跳躍了一下，幾乎猝然熄滅。

風雨連綿幾近兩週，憂鬱的秋天業已過去，沉悶的冬日早經來臨，山中的氣候越益寒冷，景色也越益蕭瑟了。

我們都很少出門，甚至每天上山的習慣也不常遵守，除了晨暮間在寺廟週圍的散步，彼此幾乎整日蟄伏在斗室之中，從事就讀和沉思。成康農非常熱中於尼采的「權力意志」，他勤勉地讀着它。有時，他興奮萬狀的跑進我房子，宣告他在哲學上的新發現，提出種種問題和我討論；照例，我們之間的意見不盡相同，於是起了論爭。我們也往往談到一些現實問題，談到發生在外面那廣大世界里的事情，談到農民的悲慘遭遇，談到戰爭——自然也談到賽男，談到他和她的將來。我們的生活雖然枯窮，但我們談話的泉源則永不致涸竭。

這期間，後進寺廟里的那個老僧病了。他原是一個幽靈似的人物，沉默，怪僻，彷彿永

遠逃避着別人的親近。起初的時候，喘氣和咳嗽，還能自己起身煮飯；後來病情加重了，便整天躺在床上，不住呻吟嘆着。他是全完孤獨的，孑然一身，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援助，景況非常淒涼。成康農吩咐寶貴給老僧送飯，每天早晚兩次；此外，再送一次開水。我們都知道寶貴對老僧沒有好感，所以事前曾經好好勸說過他，要他在幫助病人時，勿念舊惡。寶貴雖然不得不答應，但心里不願意，便特意給病人吃冷飯，有時竟不送給他。這情形，最初我們都不知道，有一次給成康農發現了，便把寶貴責罵了一頓，要他以後好好侍候病人。

「憑什麼我要侍候他？」寶貴倔強地抗辯道。

「憑什麼，」成康農有幾分動怒，「憑他是一個病人，沒有別人侍候，年紀老了，孤身寡漢，怪可憐的……」

「活該，」寶貴嘟囔着。

「寶貴，快莫講這種話，他是膝下無人；要是他有兒子，自然用不到你來侍候。」

「誰叫他不要討老婆養兒子？年青時偷懶，年老了活該受苦！」

寶貴的說話把成康農引笑了。

「難怪你對你爹那樣好，原來你爹年青時勤快養了你，如今你在報答你爹的恩惠。」

「那自然哪，我將來也會有兒子報答恩惠的。」

「不過，寶貴，我們不要講這種話了。老師父現在病在床上，起不得身，你總不能眼巴巴的看着他餓死。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你應該做做好事。」

「我不做好事，」寶貴回答。

「你這樣……是不是因為老師父和你爹不和睦？」

「不。」

「那你爲什麼？」

「不爲什麼，我就是一個不高興。」

但話雖這樣說，寶貴最後還是答應一天兩次依舊給病人送飯。接着，成康農邀我一起去探看這病人。老僧住的是後進正廟左側一間耳房，里面雜亂地堆滿着破損的用具。他的床上襤褸極了，魚網一樣的帳子，烏黑的棉被，支離的席子，騰着一股濃重的臭氣，使人不敢接

近。看見我們，病人要支坐起身子來，而且翕動着嘴唇，發出模糊不清的言語；同時在他那深陷的昏暗的眼睛里，閃動着感激的光。

我們並沒有和病人多說話。因為，我們想不到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一個病人總是不幸的，徒然的安慰沒有用。

離開病人，我們一起回到成康農房里。這時業已燒起炭火了，我們圍坐在炭盆旁邊，默然無語；彷彿去看了一次病人，卻給自己帶來了一份難以擺脫的憂鬱。

「一個孤獨的人真可憐！」半晌後，成康農嘆息着。

「可憐的原因不在孤獨，而在貧窮；富有的人不會孤獨，有錢能使鬼推磨，大家都會守着你。」

「但一個人不僅有外形的孤獨，還有精神的孤獨，那可不是富有所能醫治的。那老師父的淒涼景象，很使我難受。」

「你又觸景生情地想到你自己了。」

「是的，想到我自己。我太孤獨了，我的靈魂一直是一片荒地，從來不會受到過溫暖的



撫摸。想起過去那麼一長串孤獨的日子，便使我感到難受。」

顯然的，成康農的慨歎有所指而發。但我不願意再去引導他的感傷情緒。他曾經是一個追尋者，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使他喪失勇氣了，而現在，借助一個偶然的力量，他又重新成爲一個追尋者，他所追尋的將是一種更艱辛的試驗，一個更危險的標的。他能成功嗎？如果失敗了，他將怎樣辦？……

「不要緊，」於稍一停頓之後，我半玩笑地說，「孤獨的日子已經過去，溫暖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我的話好像很出成康農意外，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點點頭說：

「但願能够這樣。現在我又在用全生命愛一個人了，我再經受不起打擊。」

「只要到真正是皮藏幸福的地方去尋找幸福，一定不會使你空手返回。失望了一次，不會失望第二次。」

「不過，這也很難說。」他搖搖頭。

我們都不想再往下討論了，我們都知道命運的不可捉摸。在靜默片刻之後，我們的談話

重又回到老僧身上去。但關於那不幸的病人，我們所知道的實在太少了，我們的言語流於空泛而且顯得很不自然，彷彿在故意使自己遺忘某種埋在心靈深處的憂慮。近兩天來，雖然沒有出太陽，不過風雨業已過去，窗外的山色重新顯現出來，叢林里傳出禽鳥咬喳，看樣子天色快要放晴了。

「明天要不下雨，應該出去走走啦，」我轉移着話題，同時站起來，從半邊打開的窗口，眺望着外面的山林。

成康農也隨即離開炭盆，走近窗口來。

「是啊，該放晴了，算起來怕已下了半個多月的雨啦。」

正在這時，我們看見從一簇叢林的旁邊，從那條通往山口鄉村的道路上，有一個小小的人影在蠕動着。眼快的成康農突然嚷道：

「那是賽男！一定是她！我得出來！」

經他一提，我也立刻看出那是賽男來了。她的肩上揹着一個大斗笠，赤着腳，迅捷地奔跑似的走來。

「賽男！賽男！」

大聲呼喚着，成康農迎將出去。

賽男的來到，使成康農完全拋開了適才的感傷情緒；賽男是一道陽光，它把他胸廓的烏雲霎時清掃無餘。不顧山徑的泥濘，他向她奔將過去；隨後又重新走在她前面，一個小孩子似的把她迎接回來。

賽男和以前一樣的愉快活潑。由於冷風的吹拂，她的兩頰和鼻子完全凍紅了，眼睛則變成水汪汪的，顯得更為嬌媚而健康。成康農高興極了，剛進房門，連忙把她的雙手捉到炭盆上面取暖。

「我不冷，」賽男把手抽回，「我去看看寶貴。」

「且慢看他。多天不見啦，你媽好嗎？爲什麼不來玩？」

「你們爲什麼不去我家玩？」她反問。

「天下雨，路上不好走。」

「你們讀書先生怕路不好走，我賽男便是該死的，」她撇着嘴，「——別攔我，讓我看

寶貴去！」

成康農攔阻她不住，只得快快地把她放走。一邊嚷着寶貴的名字，賽男衝出房門，跑向後進去。

我們跟在她後面，也一起跑向後進的廚房。原來這時寶貴心里正在不高興，給老僧送飯的時間到了，他遲遲不願意去侍候那不幸的病人，所以聽到賽男的呼喚也不作聲，只管自在的低聲咒詛。

「寶貴，喊你怎不答應？耳朵給蛙蟲咬掉啦？」賽男衝着他嚷。

「憑什麼我要答應！」寶貴也沒有好聲氣，「我偏不答應，偏不高興答應！」

如果不是成康農的解勸，兩人幾乎又要打起架來了。而當賽男明白寶貴這時不愉快的原委時，她便拍手笑道：

「我知道啦！寶貴和大師父是仇人——寶貴，你說，你和大師父是仇人不是？」

同時，她對他含有深意地劃指頭羞着臉。

寶貴的臉孔立刻飛紅了，她的說話觸到了他的私隱。默不作聲，他突然從地下搶到一根

木柴，直向她捧將過去；要沒有成康農的阻擋，險些兒擊中了她。

賽男依然笑着，劃手指羞着臉，完全是一個頑童的神態。寶貴的臉孔漲得更紅，又復搶到一根木柴；不過這一次並沒有向她擲去，只捏在手里做着威脅的姿勢。

「寶貴，」爲了解圍，我對他說，「賽男是客人，你總要客氣些，趕快給大師父送飯去吧。」

「我不送，偏不送！」他踩着腳。

「你不送，我要送！難道這也算什麼稀罕！」賽男說着，立刻走過去，把寶貴業已準備好的飯菜，端到病人房里去。

「賽男！」成康農企圖阻止她。

連頭也不回，她一逕走進了那間騰着濃重的臭氣的房子。爲一種莫名的力量所促使，我和成康農也不自主的尾隨着她，又一次的探看了那孤獨的病人。

先把飯菜安放在床邊一張歪斜的蒙有厚厚塵灰的桌子上，賽男便坐在床沿，伸出雙臂，輕輕把老僧扶持起來，然後把飯菜一匙一匙的餵在病人歪嘴震顫的嘴里。她進行着這件事情

時，絲毫沒有顧忌到病人的襤褸不潔，如像那躺在床上艱辛地喘息着的，乃是自己至親的祖父或父親。

以一種貪饞的情態吞咽下飯菜，老僧縮回身子，轉動着失神的眼珠，滿臉流淚，同時在他那張異常難看的臉孔上，浮現出感激的表情，嘆息着說：

「你這個……小姑娘……你的心地真好……真好……阿彌陀佛……善有善報呵！」

彷彿完全沒有聽見病人的祝福，賽男敏捷地收拾了盤碗，連蹦帶跳的跑出房去。

幾乎是在同時，來不及等待我們的解勸，兩個小孩子的口角重新劇烈開始。

冬天逐漸深了，天氣日復一日地寒冷起來。樹木多數業已凋零，野草也都枯黃而萎靡，蟲鳥們的聲音大大地減少了，這山叢里的景色，變成異常的荒涼和頹唐。秋天的爽朗過去，現在，籠罩着整個山野的，是一種冬季的沉鬱不快的氣象。雖然四周依舊圍繞着羣山，常綠樹的林叢依舊屏障似的簇立着，但這山岬之內的小小天地，卻顯得空曠和寂靜得多了。

而在我們寺廟里，情形也正相似。近幾天來，成康農的情緒似乎很壞，彷彿在他內心，正重壓着什麼東西。他原是蒼白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他在深夜里彈琴的聲音——它象微着他情緒的擾亂——而且，大概是由於晚間的睡眠不良，幾乎把早起的習慣打破了。每天早晨和黃昏，我們在寺廟旁邊散步時，彼此的談話非常稀少，甚至開始有着一種沉悶的感覺。尤其是，寺廟後進那老僧的病，依然沒有好轉，依然整天躺在床上。

上，孤獨地呻吟着。成康農曾經爲他請過一次郎中，服過兩劑藥，好像也全不見效。而寶貴，則依然對他懷着深沉的敵意，不肯因疾病而稍稍饒恕他，非但不願意爲他送飯送水，還不時向他拋擲着難堪的咒詛。如果成康農爲他這種近似殘忍的態度而責罵他時，他對那不幸者的反感便愈大。這種情形簡直是不可理喻的。有一次，他的倔強和固執終於把成康農激怒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咒罵他？」成康農以一種責難的口吻問道。

「我討厭那老不死的，」寶貴的回答十分強硬。

「爲什麼討厭他？」

「不爲什麼！我就是討厭他！我不高興給他送飯送水，他餓死渴死和我寶貴不相干！」

「你難道不知道他病着嗎？」

「誰叫他病的？」寶貴理直氣壯的回嘴，「是我叫他病的嗎？是我害他病的嗎？」

「不論是不是你害他病，」成康農強自壓制着憤怒，「總之你這種態度不對，你應該好好侍候他，好好給他送飯送水！」



「我偏不！」寶貴毫不退讓。

「我叫你給他送飯送水！你是我出錢雇的，就得聽我的話！」

「你成先生吩咐我寶貴做別的事情，我寶貴都願意；給那老不死的送飯送水，我寶貴就是一萬個不願意！」

「我要你送，你就非願意不可！」成康農的怒氣終於爆發出來了。

「偏不，」寶貴更其倔強地偏着頭，撇着嘴，眼睛同時開始泛起淚光，「他又不是我娘子……我又不是他養的……我偏不……我情願回家去……請你成先生自己去叫養男來侍候他……」

說着這樣的話，他竟認真不勝傷心地大聲哭出來了，大顆大顆的眼淚從黑瘦的面頰流下。而且，立刻跑到寺廟後進去，他抱出自己一捲襪襖的被席雜物，鋪攤在成康農面前，要作主人的加以檢查。這意思是說，他業已決心回家去，當真不願再在這里幹事了。

這情形不僅立刻使成康農怒氣頓消，而且幾乎忍不住發笑了，便問道：

「寶貴，你這是說要回家去嗎？」

「是的……我要……回家去，」他傷心地抽噎着。

「你爹會收留你嗎？」

「爲什麼……不收留？」他反問道，「我難道不是……他親生兒子嗎？」

「可是爹兒兩人不怕餓飯嗎？」成康農繼續問。

「不怕，」他搖搖頭，「我會去當叫化討飯的……討飯給爹吃……我寶貴寧願當叫化討

飯……不高興侍候那老不死的臭和尚……」

不待說，成康農並沒有讓他回家去，我們一起把他挽留住了。但挽留他也是不容易的，他哭着，蹣跚腳，一定要成康農檢查他被席雜物，一定要離開這里。在這時候，如像一個受着極大委屈的小孩子，他的決心彷彿是不能動搖的。費了極大的努力和很多的唇舌，才把他的倔強和固執說服。當他重新收拾起自己寒儉的「鋪蓋」，快快地回到寺廟後進去時，依然大聲哭泣着，向那孤獨的病人拋擲着咒罵。

這事情很出我們意外。雖然把寶貴留下來了，雖然他那種固執態度好像是十分可笑的，但同時卻把我們投入一陣難解的疑慮之中了。當成康農邀我到他房里去坐時，他一開始就問

道：

「你說，寶貴對那老僧的仇恨，爲什麼會這樣深刻呢？」

「誰知道？一個鄉下人的固執，有時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並不能找到一個可靠的答案。」

「難道當真是爲了那老僧和他爹不和睦的緣故嗎？」

「多半是這樣的，」我回答，「從各方面觀察，我們都可以看出，寶貴很愛他爹。一個鄉下人的感情，有時就這樣率直無偽。」

「一個鄉下人也真難於應付呢，」成康農若有所感地喟歎着。

「不過，」我說出自己的意思，「同時不也可以說是很容易應付嗎？你時常說到你自己作爲一個鄉下人的感情，寶貴不過是例子之一而已。一個鄉下人的感情，有如一條廣闊平直的坦道，只要一經確定它的方向，你就可以一直順沿着走下去；不比城市人的詭譎多變，隨時隨地都需要隄防和摸索。」

「但一個鄉下人的固執太可怕了，」成康農感慨地搖着頭，「我自己就是一個鄉下人，

我很了解這種固執。不錯，我曾經不止一次的和你說起自己作爲一個鄉下人的感情，而且不吝惜我的讚美；而現在，你看我又在對寶貴的行爲感覺驚奇了。這豈不是一種可笑的矛盾？這種矛盾的來由，我想，因爲如今我這鄉下人已經不純粹了，已經染有城市人的習氣，慣於以一個知識份子的眼光，站在一邊來觀察自己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解釋自己才好，我只覺得，如今我已經是一個人格分裂的人，一個是鄉下人的自己，另一個卻是城市人的自己。在以前，當我還是一個純粹的鄉下人時，自然是既不能發現鄉下人的長處，也不能發現他們的短處的；現在可不同了；在我的性格裏，現在已經滲雜着城市人的懦弱和狐疑，所以對鄉下人那種過分堅強的固執，便難免發生畏懼了。」

「這也並不完全是壞事情，你可以由此獲得一個反省的機會。」

「百分之百的是壞事情！懦弱和反省不同——前者是一種退縮，後者卻需要勇敢。一個懦弱的人，決不能對自己作深切的反省。就揀現成的例子來說吧。寶貴對那病在床上的老僧懷有憎恨，他不願意給他去送飯送水，而且總是口出惡聲，咒詛不已。這是他一個鄉下人的固執。我們要使他放棄這種彷彿是無理的固執，他堅持不肯聽從——這中間便存在着一種鬥

爭。可是在這種鬥爭上，他並沒有失敗；因為他還有着一個鄉下人的勇敢，寧願回家去當叫化，也不願放棄自己的意志。在相反的情形上，我卻是一個失敗者了。我對寶貴的憤怒，也只是一個城市人的憤怒。一碰在寶貴的固執上，我這染有城市人習氣的知識份子便只有退縮的份。而且——我索性說下去吧——你說我們同情那個不幸的老僧嗎？不錯，我們自然是同情的。不過，我們的同情也只是一種知識份子的同情，我們只是一個對不幸的旁觀者或竟是欣賞者。說到反省，在這種地方就需要千百倍的勇敢。想一想那天看見賽男對病人的態度便難免暗自驚訝的事情吧，那難道不正是一種懦怯的表現嗎？」

「自然，賽男對那老僧的態度，很值得我們深切反省。」我同意着。

「這就是了，」成康農激動地說，「賽男對那老僧的態度，固然是一種鄉下人的態度；寶貴對那老僧的態度，也同樣是一種鄉下人的態度。他們都有着同樣的坦白和純真，不過所表現的方面不同而已——一個鄉下人的同情或憎恨，就是那樣的：沒有虛假，也沒有曲折。這自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由這件小事情，可以推廣到一切事情上去。平常我們總喜歡說大話，提倡敢愛敢憎的精神，把自己看作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在賽男和寶貴這兩

面一塵不染的明鏡上，我們照見自己的猥瑣不中用了。什麼是愛？什麼是憎？我們的愛很膚淺，我們的憎也很浮薄——我們分明只是一個城市里的微溫主義者，誇大而且懦弱。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總以為自己和城市人有着不同，總以為自己比他們好些，比他們直率不虛偽些；誰知道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自己已經染上城市人的缺點，卻把鄉下人的長處遺忘掉了。」

「不過，你還很容易重新得到它，」我說。

「你是說重新得到鄉下人的長處嗎？是的，我應該使自己能够重新得到它——我正在做着這樣的努力。這很困難，不過，我必須努力做到，因為這對我太重要了。我想，這是自己生命上的一道關隘，幸福就在它後面；只有通過它，我才能獲得幸福。不然，橫在我眼前的便只有墮落一條路。無論怎樣，我不能再徘徊退縮了。」

「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我笑着插入道。

「你懂得？」他臉孔微微漲紅，「自然，你應該懂得，我不止一次地向你公開過了——我愛賽男，我不能沒有她，她是我的幸福，我所追求的崇高目標。不過，我和她之間隔着——

道關隘，非通過它，便不能到達那幸福的彼岸——」

於是，和往常一樣，成康農重複地說着那些業已不止說過一次的話，表示着自己不可動搖的決心——愛賽男，獲得賽男，給賽男幸福也給自己幸福。不管這中間存在着怎樣的困難，需要着怎樣的犧牲，他都有勇氣克服，有胆量履行。他激情地說着這樣的話，使用了很多絕對的肯定的言辭，甚至一次一次的舉起拳頭，有力地敲擊着桌子。我靜靜地聽着。在他過分激動的時候，我不敢多事插嘴；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向他提出疑慮或企圖要說服他，顯然都是一件徒勞不可能的事情。

把成康農這種熱情洶湧的急流阻遏住的，是寶貴的在房門口出現。這個強而固執的鄉下孩子，彷彿所受的委屈還沒有從心頭完全消退，眼睛依然紅潤着，呈現出一付不高興的臉色，在他左頰上更沾着一塊小小的煤污。

「中飯好啦，」他賭氣地撇嘴報告。

「你把它端來吧，」成康農停止自己的議論，又加添問，「給那個病在床上的老和尚送去了嗎？」

「我不送，」寶貴簡單回答。

「你不送？爲什麼不送？」

沒有作聲，寶貴的表情上，依然可以看出一種不可屈服的倔強；而且，在眼睛裏，又復顯現着淚光。

看見這情形，成康農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歎了一口氣，不再勉強他，卻隨即他自行站起身來，尾隨着寶貴，到後進廚房里去。



由於成康農的堅決邀約，我又和他去山口村子里拜訪了一次賽男的家。

冬天到了，送洗的衣服頓告減少，現在，賽男開始爲別人紡引着棉紗和縫補着破舊。我們到達那裏時，母女兩人正在吃着早餐——日子短了，原是一天三餐，減改爲早晚兩餐——一個泥爐上，煮着小半鍋雜拌粥。其實，說它是粥，無寧是一種混雜着菜屑和山芋的稀水湯。看見我們的來臨，一邊爲母親告訴着來客的名字，賽男立刻放下碗筷，同時給我們張羅着茶水。

「不用啦，」成康農阻止着她，「賽男，我們坐一回就走——我們今天是到山口郵政代辦所取信件來的。」

「爲什麼就要走？嫌賽男家太骯髒不是？」她立刻做出生氣的表情，快嘴詰問。

「賽男這孩子就是嘴尖！」臉上浮現着和悅的笑容的瞎眼母親，便這樣輕聲責備着她。

「不，賽男，」我插入說，「成先生對你撒謊，我們今天是特意來看望你母親和你兩人的，要取信件我們可以派寶貴來。」

聽我這樣說，賽男佻皮地扁扁嘴，又復搖搖頭表示不信任。

「不敢當！不敢驚動貴人！」她說。

這時，她業已把鍋子從泥爐上端下，爲我們煮着開水了。屋子裏重新騰起一陣柴烟。成康農和她的瞎眼母親談着話，眼睛卻一直追隨着賽男；在他表情里，有着一種關切以上的愛憐和溫存。顯然的，賽男母女兩人這種貧寒生活，又復激動着他了。但賽男是快活的，她忙碌着，舉作輕快而活潑；從她身上，永遠不能發現愁苦的痕跡，彷彿她是一個永遠不知愁苦的人。

「賽男，這種雜拌粥，你每餐可以吃多少？」當她又復端起碗來時，成康農問道。

「你猜着看？」她反問着；因爲業已把凳子讓給客人，這時她便站在母親身邊。

「三碗？」

「不對，」她搖搖頭說，「再多些，我一餐要吃四大碗，有時是五大碗。」

「好吃嗎？」成康農又問道。

「好吃極啦。山芋羹在粥里面，又香，味道又好！——你們試一碗好嗎？」

「不，我們吃了早飯來的。」

她又扁了一次嘴，「我說着玩的，你們是貴人，那里肯吃我們窮人吃的東西！」

「養男！」母親不許她說這樣的話。

成康農的臉孔立刻變得通紅了，而且顯得有幾分窘迫和慌亂。爲了給養男的話作反證，他馬上向她要了一碗雜拌粥，以一種貪饞的神情吃着，並且特意地小孩子似的發出呼呼的聲響。

「好吃！真真好吃！」他讚美着。

養男以一付頑童的神情，斜眼看着他；隨後忍住笑，對我偷偷做了一個鬼臉。

很快的，成康農便把一碗雜拌粥吃完了，而且滿足地舐舐嘴唇。接着，他開始用一種不很純熟的農民的語言，訴述起自己的過去，自己作爲一個農民的童年時代來了。在那時候，

他還是一個純然的「地之子」，朝夕親近着土地，非但熟悉一切關於耕種上的事情，更熟悉一切農民的辛勤和享受。幾乎是誇張而賣弄地，他說着自己在看管一條小黃牛時的種種趣事。他說到「年初八」牛出門和清明節搶青草；說到剝蛇皮韜胡琴和採蟬殼換藥糕；說到隔溪打仗和攢刀賭草；說到下水捉野鴨和上山捕雉雞——他打開自己回憶的寶庫，清數着自己豐富的經歷。在這時候，他簡直微微陶醉在自己的回憶之中了。他的訴述十分生動，也十分真實；因為這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他所嚮往的。今天，他正在作着一種努力，正在企圖以自己彌可珍貴的過去，來證明自己和賽男乃是同樣的人，能够和她享受同樣的生活。

但顯然的，他的努力沒有成功；因為，對他所那樣熱烈訴述的一切，賽男彷彿並不發生興趣。她正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她收拾起碗筷，揩拭了桌子；接着，她從一個小櫃子里取出一個小洋鐵罐，那里面裝着一些粗茶葉，她把它分放在三個茶碗里，給母親和客人泡了茶；之後，她站回母親身旁，輕輕地給母親梳理着花白而稀疏的髮髻。當她進行着這些事情時，舉動始終輕快而敏捷，好像一個小孩子應付自己的玩具，這些瑣碎事情的本身彷彿也能給她

極大的興趣。間或，她對成康農的訴述發出一個天真的疑問，甚至直率地表示着自己的不信任。

「我不信！」她驀地插入，截斷了成康農的說話，「捉獾豬有那麼容易的？牠總之是一個野獸呀！」

「你不信？」成康農堅執回答，「你爲什麼不信？我這是自己親自做過來的，真實不虛的事情。只要一給我們發覺到一個獾豬的洞窟，便先派人守着，再去撥草叢找另一個洞窟——它們是相通的，一定要守着兩端才行。這樣，就在這一端洞窟口，塞起青松毛，放火燒着，用斗笠把烟壘搗進洞窟里面去；給烟薰逼得沒辦法啦，躲在里面的獾豬，便會不顧一切危險，打那一端洞窟口竄將出來；有時是一隻，有時是兩隻三隻。好啦，那邊洞窟口守着人，看牠出來，大家便一哄兒的追趕着牠。受了驚嚇，牠原就逃不快的，現在渾身發抖，更不行啦。我們就用棒打，用石敲，用腳踢，用手抱……看牠逃到那里去？逃不了，絕對逃不了！……」

「要是不止一隻呢？」我問。

「那也不要緊，一隻一隻的捉。獾豬這樣東西，和雉雞一樣，被人追得急時，慌亂間找不到洞窟，便會縮頭縮腦的躲在一個灌木叢里，自以為安全沒有危險了，動也不動；你只要慢慢一隻一隻的捉，用繩子吊着——」

「我不信！」賽男依然扁着嘴，搖搖頭。

「那沒有辦法，我說的可完完全是真話，完完全全是我自己親手做過來的事情。」

「你撒謊騙人！」

「我發誓！我說的句句是真話！」成康農窘急起來了。

「哼！我不信你有那樣大膽量！」賽男繼續否認着。

「賽男！這小丫頭，總是嘴尖！」瞎眼母親終於喝住賽男，這樣疼惜地責罵着她了。

這一天，我們在賽男家里停留了一個很長的時間。雖然自始至終，在所有的談話里，賽男總是反對着他；但成康農仍然十分快活，十分興奮，臉上一直保持着一種甜蜜的表情。

正當我們開始告辭，並且邀約着賽男上寺廟去時，一個乞丐來了。那是一個殘廢的，半瞎的老人，兩條腿業已完全軟癱，穿着一件襤褸不堪的單衣，幾乎半赤着上身一隻狗似的在

地上匍匐着，以嘶啞的喉音哀聲求乞。賽男的母親聽見了，立刻呼喚女兒，吩咐她把適才剩餘的雜拌粥施捨給那個殘廢的老乞丐。

得到這意外大量的給予，那不幸的老人於饕餮地吃下雜拌粥之後，爬在地上，嘍嘍出聲地磕着響頭，而且喃喃地道着感激和祝福的話，許久不肯離開。

在從賽男家回寺廟去的路上，和在賽男家時那種熱烈興奮的情形不同，成康農變得沉思起來了。他默不出聲地走着，跨着急遽的步子，彷彿奔赴着什麼強有力的召致。

回到寺廟里時，業已過午。因為等候過久，寶貴老大不高興，現露出一付抱屈的臉色，嘍嘍叨叨地訴說着埋怨的話，把業已半冷的菜飯端將過來，而且磕碰得盤碗發出很大的聲音。在開始吃飯時，成康農突然想起寺廟後進那個躺在病榻上的老僧，便急忙趕將過去，代替寶貴給他送飯。許久後，他回來了，臉上浮着愉快的笑容，告訴我說，那老僧的病情有好轉的希望了，他準備明天再到山口村子里去爲他請一次郎中。

晚上，成康農破例沒有邀約我一起談天——近來這差不多業已成爲我們的習慣——卻把

自己闔在房里；而且，違反着一向早睡的成規，直到夜很深了，還可以看出從他窗口透射出來的燈光。



幾天之後，由於天氣的極度寒冷，終於下起雪來了。

在這山叢裏，雪天有着另一番奇異的景象。被風所攪擾，雪片在空中團團亂轉，漫天漫地地飛舞，簡直分不清是從天上落下來，抑是從山谷之中湧出來的，作着無休止的盪漾。承受着雪腳的蹂躪，叢林和山野發出一種悠遠而隱約的輕嘯，如像整個宇宙在微微喘息。而原是催促逼眼的羣峯，由於雪的覆蓋，這時都引退了，隱沒了，呈顯出一片迷濛的白色，孕蓄着無窮的神祕。而且，不時從空中傳來鳥雀驚惶的鳴叫聲，以及枝極細小的折裂聲，飄忽而悠遠，給人一種渺茫的感覺。在寂寞的山居生活裏，雪天的來臨，對我們也是彌可珍貴的，我們從那純一的白色感到了難得的振奮，彷彿自己的胸懷經過了一次洗滌。尤其是寶貴，雪天對他更是值得欣喜的日子。一待地面上有着積雪，他便興緻勃勃地塑着雪人，拋着

雪球，儲存着雪水，在雪地上繪着花紋，作着各種各種雪的遊戲。成康農也十分高興，他向寶貴提議一起上山行獵。不消說，寶貴立刻贊同了，並且立刻忙碌着準備工作，找尋出行獵所應用的，草繩和竹竿。成康農也便換上短裝，紮起袴管，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獵人模樣。在行將出發時，他又邀約了我，要我做他們的「獵伴」。

就這樣，我們一行三人，由寶貴作先導，各自揹着長長的竹竿，帶着長長的草繩，一起從廟後上山去。這時，空中瀰漫着細小的雪片，如像無數量的活物，隨着風勢，從四面八方紛亂襲來。地上業已完全被積雪蒙封住了，展開一片無限的銀白，純一而廣大，彷彿世界驟忽之間擴張到千萬倍，一切阻隔都不復存在，一切物體都失去了顏色。我們所走的原是一條開拓不久的羊腸小徑，最初，各人戴着一個小小斗笠，謹慎小心地緩緩行走，一舉步便是一次試探，竹竿成爲我們的拐杖。但寶貴很快的就把斗笠從頭上取下，把它懸掛在一棵小灌木的枝梢，作爲下山時的路標；而且，仗着自己對山徑的習熟，開始寶貴地跳躍和奔跑着了。他在雪上踩踏出零亂的腳跡，一路上舉起竹竿，胡亂地敲擊着林木和挑撥着茅叢。有幾次踏跌倒了，或是陷入一個溝穴之中了，他便索性在雪地裏打着滾，發着怪異的叫嘯，做着犬吠

或鳥鳴，從岩壁間喚來了響亮的回聲。有時，突然被他發現草叢邊一隻鼫鼠，就高擎起竹竿，不顧一切的追趕過去。如果所發現的是一隻蟄伏在林木隱蔽處的松鼠，他就拋開竹竿，完全無視着枝極間的積雪，有如一個小猿猴，迅捷地攀爬上去；但松鼠是出奇地機警的，在他未會上樹以前，牠業已躲入窟穴或是跳往別一個枝極了……

「寶貴，算了吧，你抓不到牠的，」我們勸告着他。

「抓不到也要抓，」回答是這樣的，「牠會跑，老子偏要抓！」

於是，從這一棵樹下來，他又復攀爬着另一棵樹。

在開始的一刻，爲一種稀有的興奮情緒所支持，成康農和我都爭前恐後地尾隨着寶貴，對他每一個行動都寄予極大的興趣，而且自己也竭力去發掘自然的新奇，從我們嘴裏不時發出誇張的呼聲。不過這一種興奮情緒並不能維持很久，在幾次滑跌之後，不僅上山的速度逐漸緩慢下來，同時發現自己業已氣喘不迭了。

「快來！快來！」寶貴在遠遠的前面叫喊着，嘲笑我們的狼狽無用。

「你等着！你等着！」我們也只有奮力前進。

雪落着，輕輕地蕩着鬆軟而靜悄的浪，以濕冷的屑碎，無休止地降落到山野間，蔽掩着一切叢林和岩石。但是，驟忽之間，悠遠的嘯聲急遽襲來，一陣疾風橫掃而過，空中的雪片，立刻形成一股洶湧的狂濤，一下子，從山坡這一面，以不可遏阻的氣勢，奔馳到山坡的那一面；同時發出一種浩瀚而尖銳的呼號，彷彿要把整個山巒，捲向一個遼遠的去處。而疾風甫經過去，便可以看到各種零零落落的山鳥，從原來的躲藏處——那也許是一簇灌木林或一個茅草叢——飛起，被瀾漫一片的白色所迷眩，驚慌地在空中投着弧線，盲目地竄撞着，或竟跌落在不遠的雪地上，許久不能動彈。

「啊！一隻鶉鴉！」寶貴喊着，擎着長竹竿向獵物奔將過去。不一刻，他捉着一隻渾身灰褐，肩脊上有着紅茶色斑點的鳥兒回來了。由於過度的饑餓和驚嚇，這個可憐的小小動物微微顫慄着，完全失去掙扎的力量，僅只轉動着一雙小圓眼睛，表示在牠小小體軀裏，還有着生命的存在。寶貴用草繩把牠的雙翅綁住，繫在自己的腰帶上。

我們在山上差不多停留了足足半上午，獵得了一隻鶉鴉，一隻雉雞，兩隻鶉雀和三個松鼠。不過，這幾乎全部是寶貴的成績；因為，雪地裏艱辛的跋涉，業已把成康農和我兩人最

初那種旺盛的興緻和野心，全部消融在不斷的踉蹌和持續的攀登裏了。到了後來，我們兩人便完全退居於一個真正的「獵伴」的地位，成爲寶貴的馳逐的欣賞者，不僅在上山時遠落在後面，就是在歸路上，我們和寶貴之間，仍然保持着一個長長的距離。

帶着滿身雪片和疲倦，我們回到寺廟裏；彷彿經過了一場險惡的旅行，便急忙換去自己的「獵裝」，從事休息。只有寶貴，他一面慌慌張張地趕着燒火煮飯，一面還忙碌着安頓獵物。他把鶉鴉翅膀上的翎毛剪去，放在雞窠裏當家禽餵養；把鶉雀用細麻繩綁住腳子，繫在長竹竿尖梢，作爲玩物；又把松鼠關在一個捕捉家鼠的鐵絲籠裏，說要教會牠們踏「水車」。至於雉雞，他把牠宰殺了，送給成康農和我充當野味；同時拔下牠尾部彩色的長毛，說是改日拿到山口村子裏去把它送給賽男。

在吃着寶貴爲我們安排的豐盛而新鮮的筵席時，成康農和我談論着這次行獵。

「和思想上一樣，」他慨歎地說，「在行動上，我也完全不像一個鄉下人了。在寶貴面前，和他的健捷強壯相比較，你看我們是多麼軟弱無用！」

「這是因爲我們都是病人的緣故，」我說。

「不過我們的病可不是山林所能醫治得好的。這山上清新的空氣和溫暖的陽光，只能醫治我們生理上的病；但對心理上的病，卻完全沒有效果。我覺得自己心理上的病太深了，需要別一樣東西來診治它。」

「不要緊，你應該已經有着診治它的東西了。」我笑着說。

「我懂得你的意思，」他否認着，「不過你錯了——我正在尋找的卻始終未曾發現。上一次到賽男家的看治和今天的雪地行獵，使我感覺到距離自己所要尋找的東西，路程愈來愈遠了，可能我會無法到達的。我太沒有用，太軟弱了。好像一個登山的人，愈向上爬，便愈感覺困難。自然，除非自甘墮落，我是必須向前掙扎的；只要能夠前進一步，便前進一步。以前不止一次，我向你誇說着自己的決心和勇氣；現在，我的決心雖然沒有動搖，勇氣卻減少得多了。在我面前，彷彿籠罩着一層失敗的陰影；而且，可悲的是，這種陰影正在逐漸增大增濃了——」

「但你必須不能氣餒，」我鼓勵着。

「我也這樣想，不論怎樣，我必須朝着那個自己所選擇的目標前進。我已經爲自己製定

一個宿命了，不能再從它退縮。但今天的行獵可能正是我的象徵，在開始時雖然勇氣百倍，到頭來卻一無所得，只能坐在這裏安享寶貴的獵物，發些空洞的議論——」

正在這時，寶貴從門邊出現了，滿臉是矜持而滿足的笑容。彷彿一個小學生企圖討取老師的獎償，他略顯靦腆地問：

「請問……還可口嗎？」

「好極啦，寶貴，」成康農停止自己的慨歎，「今天完全是你的功勞，沒有你，我們一定什麼都捉不到。我們到底不行，到底不如你——」

「我是問，那雉雞還炒得可口嗎？」寶貴所關心的是另一件事。

「呵，好！炒得好！炒得嫩！味道可口極啦！真是好手藝，好本領！」

雖說這種過了份的讚美使他微感疑慮，但寶貴顯然十分滿意了。他笑着，輕輕咬着下唇，還像一個成年人似的，有禮貌地疊着雙手。

「明天我還要捉，」他自告奮勇說，「明天一定更容易捉些，那些雉雞一定餓得更厲害。我想起啦，我得跑遠些，跑到山那邊去。山那邊有一個土地廟，雉雞怕冷，都會躲到

廟裏去。不過，一個人就是怕趕不及哩，趕到這一隻，放走那一隻的，要捉也捉不多哩。你們明天還跟我去嗎？」

「好，還跟你去，」成康農無躊躇地答應着。

「那麼，我們一定要去得早些，愈早愈好，明天路遠。要是多捉到幾隻，就留一隻送給賽男。」

「不送你爹嗎？」

「爹也送，」他認真回答，「爹喜歡喝酒，送一隻給他作酒配。」

「老和尚呢？」

「呸！送他這老不死的，我不曉得送過路叫化！」

一邊說着，寶貴同時對我們歪鼻嚼嘴的做了一個難看的鬼臉。



經過一次山口村子裏一個土郎中的診治，服了幾劑土藥，那孤獨的老僧竟然奇蹟似的痊癒起來了。現在，他業已能够下床走動，能够自己燒火煮飯，並且能够每天早晚兩次在佛座前面敲木魚誦唸經咒了。

非但不爲自己可以不再給病人送飯送水的事情而高興，對於那老僧的痊癒，寶貴表示着十分的悲恨，彷彿老僧的存在，對他是一種巨大的禍害。他不住地咒詛着他；有時，甚至當着那老僧的面，他無顧忌地拋擲着種種惡毒的咒罵，吐着不吉祥的唾沫，做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有一天，當老僧背着他去一束乾柴的舉動給他發現時，雖然有着成康農的勸阻，他還是從老僧竄門下把乾柴槍奪回來，對老僧罵出了更不留情的話；而且，威嚇地宣稱着，如果下次再給發現這種不乾淨的行爲，叫那個「老不死的賊和尚」當心那條老命。

「寶貴，你這樣說，難道打算結果他的性命嗎？」成康農笑着問。

寶貴咬咬牙，揮着拳，以一種堅決不稱的口吻回答：

「當然！你要瞧得那乾柴是我寶貴辛辛苦苦檢來的呀，你再來偷，起碼我要敲斷你的狗腿，叫你再在床上躺三年零六個月！」

「那不要你送飯送水嗎？」

「哼！餓死他這老不死的！咒死他這老不死的！」

不管寶貴深沈的憎恨，那老僧可依然日復一日地復原起來了。寶貴的種種威嚇和咒詛，他彷彿沒有聽見，幾乎完全不加理會。當他能够起來的第一天，便撐拄着一根木棍，艱辛地走到寺廟前進來，顫震地合着雙掌，以病後瘡癩的嗓音，向成康農道着感謝。他的形體簡直是不像人樣的，臉上毫無血色，眼眶和兩頰可怕地窪陷着，額角和額骨則高高隆起，瞳仁既無光彩，也不轉動，差不多要叫人懷疑到那不是一個活人，只是一個骷髏，一具會移動的屍體。但是，在他那乾瘦得只剩着皮包骨的軀體裏，生命還在活動，還在起着作用；所以，雖然一直沒有脫離饑餓的迫害，也終於慢慢地復原過來了。眼睛開始有着光輝，能够轉動了；

嘴唇也有着血色，從那裏面能够發出聲音來了；同時，他那稻草人似的肢體，也能够不依賴木棍的支撐，自由走動了。一個衰老而孤零的生命，從死亡的邊緣爬過，現在，重新憑着一種執拗的意志，以別人的施捨爲食糧，在這大地上繼續生活下去……

「生命真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在談論着那老僧的病和復原時，成康農歎息着。

「神奇的不是生命本身，」我說着自己的意見，「而是一個人對生命的執着。不管生活怎樣貧苦，生存怎樣全無意義，肉體怎樣衰老無用，但求生的意志依然十分強烈。爲什麼要這樣？難道對生命的未來還有所期待嗎？——這才是一個神奇不可解的問題。」

「是呵，一個人爲什麼對生命有着這樣強烈的依戀？有時真是不可解的。就拿那個老僧來說吧，像他那樣，在這世界上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存在，沒有親人，甚至也沒有關心他的人，更沒有足以養活自己的能力和財產，僅只依靠着別人的憐憫和施捨，過着半饑餓的日子；而且，已經那樣老了，已經到達一個應該和死亡交手的年齡了，可是你看他對自己的重新復原有着怎樣的喜悅，對我的救助又有着怎樣的感激！在我們看來，像他那樣的活着，那樣受着病和饑餓的折磨，還受着寶貴的咒罵和侮辱，生命對他有什麼意義呢？豈不正是一種

可厭的累贅嗎？」

「但他對生命的觀念，大概是和我們不同的，」我說。

「自然是不同的，」威康農附和着，「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覺得可以依戀的地方。他的觀念非我們所能了解，正和他不能了解我們一樣。再說——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當我每到賽男家去一次，就增加一分對生命的疑慮。像賽男的瞎眼母親那樣的人，雖然她的情形和老僧不同，她有着一個養活她的女兒，但生命對於她不也已經是一種不愉快的存在嗎？但她把生活安排得那樣有條理，把房屋用具打掃得那樣乾淨，對女兒保有着那樣親切的感情——尤其是，對自己以外的不幸者懷着那樣深沈的關心；這一切，我都不能夠理解。

我曾經看過一篇一個瑞典作家所做的小說，那裏面說到一個兩腿萎縮，時常用他帶着皮手套的手在街路上和公園裏爬來爬去的老乞丐；他住在一處上層點着輝煌的燈火，播送着迷人的音樂的漂亮房屋的地下室裏，那自然是一處十分低矮而陰濕的所在；但他把它安排得非常好，不論桌椅或被褥，一切都 very 樸素整潔。雖然他吃着別人施捨給他的麵包屑，卻以一種非常鄭重的態度吃着，彷彿在吃聖餐似的，臉上因此發着光輝。有人問他知不知道自己捫背着

一個難堪的重負？不感覺到痛苦？——「不，」他回答，「當我心平氣和的時候，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世界上有許多人，處境比我更壞。我避免了許多別人不得不經歷的事情。我在這裏生活異常安寧；世人對我很慈悲。你得記着，我只和世上的人來往。」他又說，「人應該有重要的地位。當你知道自己是一個重要人物時，你就會精神百倍了。」當我最初讀這篇小說時，它給我的印象雖很深刻，卻並不能了解它的實際意義。現在，拏它來和實生活相對照時，我才彷彿在猝然間闖進了一個新世界的門戶。」

「它很可以幫助你去了解賽男的母親和那不幸的老僧，」我接着說。

「是的，我曾經這樣做；」他繼續說下去，「那天從賽男家回來，我關起房門，作了一番深切的反省。我把這種反省記在自己的日記裏，一共寫滿了十多頁。可是，我的反省並不能使自己從疑慮中解救出來。如像一個泥潭裏的跋涉者，剛剛抽出一隻腳，但另一隻腳卻又陷沒了——因為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我們看見別人對生命的執着感到驚奇，爲什麼對於自己反而淡漠處之呢？這不是一種可笑的矛盾嗎？」

「對生命的意義作過分的追尋，往往難免誤入迷途；有時候，我們應該讓自己稍稍感

昧。」

「但這是一種俗人的救治法，一種對生命的真義的取消，一種消極的逃避。我們不應該這樣，也不可能這樣。我們的生命，好像駕着一葉扁舟，在汪洋一片的大海裏航行，四週都是狂濤駭浪；如果你不能把正你的舵槳，使它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行進，結果你不是一定會找不到歸宿，或竟撞在一塊暗礁上面，使你生命的扁舟粉碎無遺嗎？」

「那麼，你已經不承認偶然和僥倖的存在了？」我反問道。

成康農稍稍一怔，對我的反問，顯然他是沒有堤防的；但隨即鎮靜着自己，回答道：

「你說到偶然嗎？不錯，我們又要回到那個舊話題上去了——在幾個月前一天有霧的早晨，我們曾經談論過偶然。我們把生命當作濃霧中的小鳥，牠在瀰漫一片的霧氣裏盲目飛行，作為牠的主宰的便是偶然。不過，在那時候，我們就已經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我們認為必須等到濃霧消退，偶然的力暈才能減弱，但還不是絕不存在。濃霧是什麼？便是人類一切貪婪、卑鄙、刻毒、殘殺等等的惡德。我們說追尋生命的意義，實際也便是追尋那被惡德的濃霧所蒙蔽着的幸福。當生命的小鳥在濃霧中盲目飛撞時，牠並不是不可能撞到一根枝椏

上，不意地找尋到一個棲宿之所的。幸福有時會無端闖進你生命的宮殿，但怎樣留住它，供養它，使它永遠成爲你生命的飾物，那便在於你自己的努力了。」

和以往許多次一樣，我們這種談論很難獲得一個完滿的結束，因爲我們都還沒有這種力量。一個正在生命路上闖撞的摸索者，他怎能真正了解生命的意義？——但我是懂得成康農的慨歎的，也明白他掙扎的艱苦。

我們的談論剛一停止，彼此都還沒有從那深奧巨大的話題的重壓之下解放出來，一聲歡呼山成康農嘴裏發出，原來是賽男意外地來臨了。

從半掩着的窗口看望出去，在雪後潮溼的山徑上，賽男的身影出現在一處荒蕪的茅叢旁邊。一刻前那種凝重的空氣立刻消失無存了，我們一起歡躍着擠出房門，向賽男熱烈地迎將上去。

得知久病在床上的孤獨的老僧業已痊癒復原，賽男高興極了；剛一來，她便要到寺廟後進去看望他。

服從於一種隱祕的意志，成康農和我兩人也跟隨在她後面。那沈默的老僧，這時正坐在一個石級上面，脫下襪襖的上衣，袒露出羸瘦的枯柴似的身子，曝曬太陽取暖；而且，低垂着頭，雙手顫顫的在衣服的縫隙裏慌張忙碌，大概是在尋找和捕捉着蟻蟲。當我們走近去時，彷彿他並沒有看見我們，甚至我們的脚步声也沒有使他受到絲毫驚動，顯然地，他全神貫注在自己的事情上了。經賽男喊了他一聲後，才遲緩地轉過臉來，抬起眼睛，茫然地望着，如像並不認識我們。

「老師父，病好啦？」賽男招呼他說。



或許是陽光把他病後的眼睛弄得迷眩了，不然便是精神還未完全復原，最初一刻，他怔着，只是慌慌亂亂地披起衣服，同時企圖站起身來，顯得有幾分手腳失措的樣子。但終於，他辨別出來人究竟是誰了，口中發出一連串模糊不清的聲音，臉上呈現出一種感激和喜悅的表情，甚至連衣襟上的紐帶也忘記繫上，尷尬萬狀地合起雙掌，爲賽男喃喃祝福。

他這種卑屈的態度，霎時間，使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了。俏皮的是賽男，臨機應變，她也立刻合起雙掌，把老僧給她的祝福，重新回敬給他。當她這樣做時，神情非常自然；而且，在她那張原是充溢着頑童的表情的臉孔上，出現了一種矯作的成人的莊重。不過這種莊重並不能保持很久；一有機會，她便回過頭來，對我們扮了一個滑稽的鬼臉。

賽男這種對老僧的關切，卻大大地惹起寶貴的不愉快了。他特意大聲咒詛着，追趕着小狗和雞仔，做出各種各樣的怪聲——他拿它來擾亂我們對老僧的親善表示。我們剛從老僧那裏離開，他便衝着賽男嚷：

「好呀，好呀，賽男拜乾爹來啦！」

賽男自然是既不懼怕他，也不肯對他讓步的；她立刻向他撲擊過去。如果不是寶貴躲避

得快，說不定兩人就會扭打起來了。

「你再說！你敢再說！」她威脅道。

「老子不怕你！」寶貴捲着袖子，做出準備招架的姿勢，「你又打算來撕老子嘴巴嗎？」

——你來！只要你敢來！」

「是的！撕你嘴巴！撕得你張不開嘴！」

「來！你來！」

正當賽男要追趕過去時，成康農把她阻止住她。緊捉住了他的雙手，不讓她和寶貴去扭打。這樣一來，寶貴可得意了，歪喚起嘴鼻，拍着手，嘲笑着她和成康農的友情。

「來呀！來呀！」他又挑着戰。

「寶貴，」因為雙手都被成康農捉住，無法追趕過去，賽男便沈下臉，認真對他說，「你不要這樣。媽說的，做人總須心好，可憐人總欺侮不得。人家老師父病得那樣啦，你還要欺侮他，難道不害羞？」

「呸！你就害羞！去拜那老不死的臭和尚做乾爹，看那一個不害羞！」

「寶貴，你再說——」賽男發急的蹣着腳。

「偏要說！」見到有機可乘，寶貴索性大聲喊叫起來，「拜那老不死的臭和尚做乾爹！不害羞！真叫不害羞！」

費了很大的力氣，成康農總算把寶貴和賽男之間的敵對情勢，暫時消解。於是，作為復交的禮物，寶貴拿出珍藏着的幾根雉尾部的彩色長毛，把它送給賽男——順便說一說，在那天雪地行獵之後，我們並沒有再去第二次；因為翌日雪霽天晴，積雪開始融化，山徑溼滑不堪，寶貴的勇氣雖仍未墜，成康農和我們的興緻卻已完全消失了——寶貴的贈予使賽男感到極大的愉快，她歡喜雉毛斑駁的花彩，不住摸弄着它，試插到自己頭上，用它輕刷着自己的面頰，一個小孩子似的跳躍不已。

復交成功，寶貴又復興高彩烈地給她參觀自己所餵養的鶉鴿和松鼠。被剪去翎毛的鶉鴿，因為飛行能力的突告喪失，以及在雞羣之中所受生活的不習慣，幾天來彷彿瘦小了許多，只是孤獨地縮伏在牆角邊，不敢動彈。至於關在鐵絲籠裏的那兩隻松鼠，其中的一隻，不知是什麼緣故，這時竟發現牠業已死了；另一隻活着的，也畏怯地閃着肚子，完全失掉原

來的活潑。這情形彷彿很使賽男掃興，便由她提議，把牠重新放回山上去。

這提議立刻得到大家的熱烈贊同，而且鼓舞起大家濃厚的興趣。人類總是富有同情心的，使一個小小生命重新獲得解放，畢竟是一件值得喜悅的事情。於是，我們便一起出發去履行這個決定。

我們沿着寺廟後面那條小澗上山，依然由寶貴作先導。說是要選定一個釋放松鼠的適當地點，大家找尋到一棵雙人合抱的大松樹，以便重獲自由後的松鼠，可以馬上回牠「老家」去。寶貴首先把鐵絲籠放在松樹旁邊，大家環繞着蹲下身子。這是緊張重要的一刻，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個幸運的松鼠身上。彷彿能够享有一種使一個小小生命得到解放的權力，也不失爲人類的驕傲；因此，在我們每個人心上，都流盪着一陣輕快而歡欣的情緒。尤其是賽男，或許由於這次善舉出自她的提議，格外顯得高興，這時便要求着開放鐵絲籠的權利。當初寶貴不答應，他說松鼠是他捕捉到的，理應由他開放鐵絲籠，在兩人之間重新發生了一場爭執，相持不下，幾乎把原來的決定臨時又復打消。好在最後寶貴終於讓步了，賽男連忙把鐵絲籠搶在自己手裏。但籠子裏面那個不幸的羈囚者，彷彿對自己的幸運毫無感覺，而且

懷疑着人類的慈悲，反而更加劇烈地閃着腹，轉着眼珠，顯露出十分驚懼惶惑的神色，渾身顫慄不止。就連賽男業已把籠門打開了，大家期待着一個突然躍出的動作時，牠也依然毫無感覺似的，繼續着自己的顫慄和驚惶。甚至賽男半生氣地把牠從籠子裏倒將出來，牠也只畏性地伏在地上，並沒有一下子蹿跳到大松樹上去。

「一定是餓壞啦，」把松鼠遺棄在松樹下面，大家掃興地回寺廟去時，賽男猜想著。

「說不定是裝假呢，」寶貴持着不同的意見，「牠還以為我們不是真心放牠，裝作快要死的樣子，當真我們想放牠。看牠那種不死不活的樣子，恨不得一刀砍下那條掃帚尾巴！」

「總是你！儘想些壞主意！」賽男搶白道。

「你就會想好主意，」寶貴反攻着，「你去拜那老不死的臭和尚做乾爹！」

「你敢再張嘴！」

「偏要說！偏要說！賽男拜乾爹！」

和以往每次一樣，賽男馬上向他撲將過去，要和他去扭打；寶貴也照例一邊嘴裏嚷着，一邊便轉身飛快的逃跑。就這樣，不顧山徑的礫礫和草蔓的羈絆，兩人一陣風似的衝下山

去；一下子，便都隱沒在寺廟旁邊一個灌木叢裏了。

「生命真太脆弱了，」成康農憂傷地歎息着；那隻不幸的松鼠，顯然又使他感觸萬端了。

「不要緊，」我走在他後面，沿着小澗下山，「賽男說得對，牠不過是餓壞了；只要一回到山野間，很快就能恢復原來的活躍。」

成康農舉起手杖拍擊了一下身邊一棵稚松。

「但無論如何，」他依然用一種啜歎的口吻說話，「在牠受過打擊的生命裏，一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富有旺盛的生氣啦！」

「或許會發生相反的情形。一個受過打擊的生命，可能變得更堅強，更有生氣，更能忍受打擊——普通所說鍛鍊的意義，不就是這樣的嗎？」

這樣對答着，我們業已走到賽男和寶貴正在追逐着的灌木叢邊，發現他們兩人圍繞着一簇低矮的柃柃樹兜圈子。而且，和適才的爭執口角不同，現在，他們的行動業已完全變成一種單純的嬉戲了。

自從經過一場大雪以後，這山叢中原是遲滯難堪的日子，彷彿變得稍稍迅速起來；眨眨眼，殘冬將盡，年節就來臨了。

在山居的平靜歲月里，我們有時幾乎連日子也忘記了——因為那對我們不需要，我們無須去計算時間的消逝；甚至對季節的變換，也缺乏銳敏的感覺。然而，順從於鄉里間的俗尚，年節卻是我們一個重大的節日。尤其是成康農，按照一個鄉下農家的習慣，在幾天以前，他就興緻勃勃的動手準備着一切。他預先買來了紅燈籠，爆竹，供香，以及點心和肉類；又復吩咐寶貴把自己所餵養着的雞子宰殺了，抹擦上鹽，頸子上綁上紅紙條，懸掛在簷頭下。「山居生活太寂寞了，」他給自己的行為作着解釋，「過年時節總得好好熱鬧一番——痛快玩一頓，也痛快吃一頓。」

甚至那寺廟後進孤獨而沉默的老僧——經過一場病，他變得更沉默，更像一個幽靈了——也振作起病後衰弱的體力，忙碌着慶賀年節的事情。他也買了一些紅燭和鞭炮，並且從山上砍來一棵高出簷頭的雅松，把它帶枝連葉的豎立在寺廟前面，尖梢懸掛着一盞破舊的小紅燈籠——這在鄉間叫做「萬年燈」，代替長明燈，從大年夜起，一直要燃點過元宵。

而且，在破舊不堪的寺廟的每個門窗上面，也開始被張貼起大紅「斗方」了——這也是成康農的功績，他在這件事情上化了很多時間。虧他的勤勞，在碎金大紅紙上，他寫着各種喜慶吉祥的字句：它們大都是從他的記憶里發掘出來的，小部分則是自己的創作。雖說門窗一向滿蒙着塵灰，經過一次打掃，張貼上「斗方」，居然也為這古老寺廟帶來一番新氣象。在成康農自己房門上面和兩邊，原來題着「淡泊齋」的橫條，以及寫着「淡泊以明志」和「寧靜以致遠」的對聯的，業已因為日子的長久而破損了，這時他把它們撕去，換貼上新的橫條和對聯——他把「淡泊齋」改為「歸福廬」，兩邊則題上「寄與在山林水曲」，和「懷人於日暮春初」的聯語。他說他非常滿意於這次的改換。

「從「淡泊」到「歸福」，你真勇敢多啦，」我笑着說。



「這不能算作勇敢，」他回答，「這只是因爲，最近我發現『淡泊』不是我的路了，那條路走不通——於我太高遠，太艱辛，或者說，太雅。我只是一個平庸的俗人，不配去作過高的奢望。我的放棄『淡泊齋』，跟放棄叔本華和尼采的情形一樣，由於自己太膚淺，不能完全了解那些深遠的大哲人。幾個月來，我覺得我的狂妄態度已經有幾分修正了——」

「是的，你變得比較實際了，」我同意着。

「並且，或許還可以說，從『淡泊』到『歸福』，我把自己的人生目標移近了，」我的同意彷彿給了他一種鼓勵，他微帶靦腆的說，「從前，我想從『淡泊』之中去尋求幸福，我所尋求的是一個渺茫虛無的夢；現在，當我明白了那對我是不可能之後，我便直接了當的標明着自己單只尋求幸福：不拘它的形式，只要是我所能夠得到的，對我是有用的——」

「你就將得到它了，」我截斷他的話。

「希望能夠得到它，」他接着說，「希望幸福真能歸來，真能爲我所有；因爲，只要過了年節，不是春天便將來臨了嗎？」

「是的，幸福和春天同在。」

從這樣的談話里，我知道成康農心里正充滿着希望和期待。彷彿尾隨年節來到的春天，真能把他所苦苦尋求的幸福帶來人間；所以他便以全部熱情，傾注在祝賀年節的準備上了。

在「大年夜」那天，一清早，賽男便來了——不消說，她是應邀而來的。不過她不能在我們寺廟里耽擱過久，因為她不能讓瞎眼母親獨自一人在家守着這一年的最後一天。成康農熱烈地款待着她，連寶貴也和我們坐在一起，大家吃着「團年飯」。我們把時間提早了：一則下午我們還得伴送賽男回家，去吃她母親和她所準備的「團年飯」；再則，寶貴也要回去和他爹一起過年節，以便爺兒兩人「團圓團圓」。成康農原想把那個沉默的老僧也邀請來的，不過由於寶貴的竭力反對，不得已把這主意打消了。

賽男今天顯然是經過一番打扮來的。她換起一件暗紅色短棉襖——大概是由母親的舊衣改製而成的——穿着一雙大紅鞋子；在她頭上，她把自己的短髮梳成兩根粗黑的辮搭子，系着紅繩。因為是年節的緣故，她滿臉快活的神色。她那有着長睫毛的圍護的眼睛，更加圓大明澈了；她那如像海邊陽光照射之下珠貝的鈿殼似的潔白牙齒，更加熠熠生光了；她那紅潤豐滿的面頰，更加顯出青春的健康了；她那時隱時現的笑渦，也更加迷人了——總之，雖然

是一個農家少女的裝束，雖然在她身上沒有一樣稍稍值錢的飾物，但和她那天生的姿態相配襯，自然有着一種強烈地引人愛憐的力量，一種樸實但極素雅的風韻。她一到達，便立刻給我們帶來了歡愉和生氣。

如像接待一個稀客，成康農以無比的熱切接待着她。他認為今天是和平時不同的，今天是一個十分難得的節日，必須把一切安排得格外妥貼，格外有禮貌。在這種地方，就充分表露出他那種「農家子」的習慣來了。他把買來的點心分別裝在小盤子里，請她就坐，喝茶，吃點心；並且正正經經地邀我做她的陪客。最初一刻，賽男也略略顯得拘束而莊重，儼然保持着一個客人的身份。但很快的，這種矜持態度便失去了；隨着寶貴在門邊對她扮鬼臉，她也立刻回過頭去對他皺起鼻子，扁起嘴巴來了。

在吃着不合時宜的「團年飯」時，空氣非常融和而愉快。寶貴跟賽男也一反以前那種互相敵對的態度，說着善意的笑話，還彼此敬着茶，勸着酒。成康農更有着一個小孩子似的心境，他不住的說着吉祥話，給每個人輪流斟酒，還和寶貴猜了一次拳。

這場「團年飯」吃了一個和當長的時間，因為成康農彷彿有意要把喝酒吃飯的時間延

長，他不斷的想出新主意來使空氣變成更輕鬆愉快。但是，賽男焦灼起來了，她想到坐在家里等待女兒回去的母親了，甚至沒有吃完飯便打算離去，雖然每一次都給作主人的人勸阻住了。

在伴送着賽男到她家里去時，因為多喝了酒，兼之情緒激奮，成康農又復變成一個老頭子似的多嘴了。一路上，他嘮嘮叨叨地對賽男作着讚美——無論是她的棉襖，她的鞋子，他的髮辮，她的眉眼鼻子，無一不是他讚美的對象。他還讚美着她好心的母親。他的話說得太多了，非但過於重複和誇張，甚至流於可笑和不莊重了；因之，賽男便一路上笑着，拍着手，做出各種各樣表示歡欣的姿態和舉動，來娛樂自己和取笑成康農。

到達她家時，賽男的母親業已坐在門邊一條矮凳上等待着了。這位不幸的老婦人，今天穿着一件較為潔淨的衣服，鬢髮也加過一番梳洗。作女兒的老遠就呼喊著，報告着客人的來臨。那瞎眼的母親便露出慈祥的笑容，摸索著站起身子，對我們道着歡迎。

進入門內，我們看見在這個寒儉的家庭里，一切桌凳用具，都收拾得比平時更為潔淨了；同時，原是狹窄而低矮的屋子，由於安排適宜，也顯得較為寬裕。這時，在正中一張桌

子上，擺着幾個茶碗，一盤豆子和一堆花生。賽男有禮貌地請我們坐下，又把母親扶到桌邊，坐在我們客人對面；而她自己，便急急地忙碌着生火爐張羅茶水去了。

一直到天黑後好久，我們才在村中人用以祝禱的炮竹聲里離開賽男的家。我們和她們母女兩人，一起吃了「團年飯」，受到殷勤的款待和虔誠的祝福。或許會有人以為我們接受這樣一對不幸母女的款待，將感到什麼不安吧？如果真有人那麼想，那麼他是錯了。實際的情形是並不會使你感到不安的——因為，只有在上流社會里，在山珍海錯的華宴上，在虛偽浮誇的酬酢之中，才會使人感到不安。而在我們和賽男母女之間，所有的只是真誠的交流；所以，我們所得到的，也不僅是豐餐飽食的愉快而已。

和親切而善良的主人告別，懷着一種揉合感激和歡樂的情緒，我們持着一盞紅燈籠——它是我們去時特意帶着的——走着崎嶇屈曲的山徑回寺廟來。當我們剛一轉過一個林叢，便看見燃點在半空那盞大紅「萬年燈」，聽見那孤獨老僧嘹啾的木魚聲了。

愉快的爲衆人所祝福的年節過去了，在山口外村子里是熱鬧而多趣，在我們山中寺廟里則依然是冷清而靜寂的元宵也過去了——銜接着淒涼晦暗的冬日，蓬勃多彩的春天來臨了。

元宵後約近一個月的寒冷天氣甫經消逝，大地便完全被染上春天的顏色。在山叢里，一變以前那種單調的，枯黃頹唐的情味，現在，展開在眼前的，是一律的新綠。一種溫暖的綿軟的氣息，代替着割人皮膚的寒風，輕輕地，幾乎是柔情地撫摸着曾經冰凍過的泥土和生機將要滅絕的林木。白天是蔚藍的天空，輕柔的雲片，以及和暖的陽光，並且吹着使人微薰的南風；晚間，在潮潤的土壤里，生命暗暗地復甦着，滋長着，草木伸展着根苗，蟲蛇在洞穴里蠕動。山谷間，開始垂掛下大片淺綠的簾帷。而在隱蔽處的植物，則格外繁茂地茁長起來；那新生的綠色，一天一天加深着濃度，同時覆蓋着巨大的暗影。高大的喬木，從舊枝上

生出新芽，充分展露着煥發的生命；低矮的灌木叢蔭地變成濃密，東一處西一處地出現着。山巖的低窪部分，鋪張起各種淺黃或是深綠的苔蘚。尤其是繁多的碎金花，把淡金色的光彩，撒遍了每個角落；山蠅躑的大紅花朵，也應時成爲山林間最顯眼的點綴。從遠處濃綠的林叢里，不時閃露着山口掘鋤耨耩的農民們的影子。

在我們寺廟周圍，自然也被這種豐富多彩的形色所包圍。鳥雀發出分外吮嚙的鳴聲，微風送來野花的濃香。溫暖的天氣更新着整個宇宙，也更新着我們的精神。這種喜悅的日子，對我們以山林作藥石的病人，毋寧是一付有力的興奮劑，它立刻使我們變成熱愛活動的人了——卸棄了狹窄的斗室和沉悶的談話，現在，我們終日忙碌於大自然豐盛的享受。難道我們忘記了生命的意義？抑是忽略了對生命的追尋？不，正因爲生命的享受太多了，一切論談都成爲不必要了。實際的情形是，一個最多和自然相接觸的人，便是最能了解生命的人啊。

幾乎是每一天，我們在山林間漫遊着。當我們浮沉在煩囂而緊張的都市生活時，這山林間的一朵野花，一泓清澗，一抹晚霞，一片岩石，豈不都是十分可貴，十分難得的嗎？但現在，睜開你的眼睛吧，在你前後左右，縱目所至，你所接觸到的乃是大自然的全體。在大自

然的懷抱之中，發現了自己的存在，我們甚至忘記了一切斷喪生命的哀愁，拋棄了一切悵結不快的回憶。經常地作着我們的嚮導和遊伴的，便是寶貴。如像一個小猴兒，他在我們的前後左右，攀爬着，蹦跳着，嬉弄着，給我們發掘着自然的種種神奇。雖然他習熟着這山野間的一切，對於它們，他卻永遠是不知憊倦的，永遠有着無窮的好奇心。在這樣的時候，在我們之間，主僕關係是不存在的。無論言談和行動，大家是真真的伴侶。尤其是成康農，他顯然在竭力設法和寶貴接近，企圖從他感染什麼——自己所曾經有過，但現在卻業已失去的什麼。這種努力或許稍稍過了分，所以，甚至可以說，在對寶貴的感情里，更有着幾分歆慕或竟是崇拜的成分。

「寶貴，這種草叫什麼名字？」他指着一種匍匐在岩石上的細長藤形的草，問。

「螺兒草，」寶貴隨口唱着，「葉子像螺兒，爬上岩石顯身高——自己沒本領，專靠別人來撐腰；可憐葦長根兒細，忽東忽西隨風飄。」

「那一種呢？」

「蛇葡萄，出鬚早。夏天開黃花，秋天果結好。葉子像巴掌，花兒括括叫。紅白青紫一



串珠，看看莫入口——若是要入口，當心蛇母舅。」

「還有——那邊那一種呢？」

「蕪兒伸三指，蕪兒三尺高；蕪子長有節，夏天帶白帽——山上多，山上滿，名叫山馬蝗——」

寶貴對於山野間草木知識的豐富，使一向以鄉下人自命的成康農感到驚訝。彷彿是一種考驗，他不住向寶貴拋擲着種種詢問。而寶貴，一邊跳着跑着，一邊隨口唱着，永遠是一付嬉戲的態度。

冬季業已過去，寺廟旁邊的小澗，從半涸竭的狀態里復活過來，變成清朗和充滿生氣。淺淺的流水，在陽光的照映和草木的蔭影之下，發出移動幻變的閃光；有些地方，更打着小水流，滴滴作響。最多的時候，我們總是坐在小澗一邊岩石上，沐浴着春天溫和的氣息，眺望着山野間多彩的景物。偶而，我們也談些興之所至的話——我們不再拿那些沉重的超出自己解答力量的問題，來使自己投入迷惘和困惑之中了，現在，我們談些輕鬆而快活的話。

「寶貴，把你和你爹過大年夜的情形，告訴給我們聽聽好嗎？」成康農選擇着有趣的題

目。

「嘻嘻！又來啦！」寶貴這樣防衛着自己。

「不錯，你上次告訴過我們，不過你說得太不詳細；你說你爹喝下兩杯酒之後——」

「我說過啦，」寶貴做出不高興的臉相，「那個爛醉鬼便發起酒瘋來——總是這樣的，他開不得酒氣，一聞到酒氣便會惹起他的瘋氣——」

「怎麼個瘋樣子？」

「嘻嘻！又來啦！又裝忘啦！——明明是記得的，那爛醉鬼先是唱花旦戲，唱了「寶蟾送酒」，又唱「春香鬧學」——」

「唱得可好聽？」

「好聽！——他唱得你渾身發麻，連汗毛也會挺聚起來！他可還眯着眼睛，偏起臉孔，嘴里流着口水，做美樣子給你看！——」

「後來呢？」成康農追問着。

「不告訴啦！已經告訴過啦！——後來！後來還不是唱「小寡婦哭墳」，唱着唱着的，

便當真哭起來啦！——黃豆大的眼淚！——嘻嘻！真好看！真好看！」

想起那可笑樣子了，寶貴便哈哈笑着，還拍起手來；彷彿所說的不是自己的父親，而是一個完全不相關的人。於是，我們也一起笑着，呵呵的大聲笑着，還特意把聲音拉得很長，做出怪異的腔調，從山谷間喚起深遠而嘹亮的回聲。

「寶貴，你爹說過要給你討媳婦嗎？」第一次的縱笑甫經過，成康農又復想起新的事  
情。

「嘻嘻！又來啦！」寶貴的眼睛和鼻子皺在一起，臉孔也隨即變紅了，靦腆地笑着。

「說呀，還有什麼要緊呢？」我也從旁催促。

「我不說！」他搖搖頭，「我不說！——總是我爹，總是他，酒胡塗，爛醉鬼！唱了一通花旦，哭了一通坟。沒來沒由的一把把我抱住，嚇了我一大跳！我還怕又會把我當作我媽哩！真是酒胡塗！爛醉鬼！」

「沒有把你當作你媽嗎？」

「沒有！你猜他怎麼來着？嘻嘻！他說——嘻嘻！我不說！我不說！說了你們會笑我！」

「不笑你，你看我們都把嘴閉着，」我們同時悠悠着。

「嘻嘻！他眼淚婆婆的說，『寶貴，我的兒，你看你爹上年紀啦，聞到泥土香啦，只你一個兒——』真是酒胡塗，說着說着的，可又哭了起來——『寶貴，』他哭着說，『你也成大人啦，總該討房媳婦，傳傳後代，生個白胖孫子給你爹抱抱啦！』——嘻嘻！就是這樣的，真是酒胡塗，他還說——我不說啦！我不告訴你們！」

但最後寶貴還是說出來了，告訴我們了。那個經歷了無盡的人生酸苦，變成嗜酒若命的荒唐老人，希望快要成人的兒子，能够在自己還活在世上時成家立業，能够改變一下自己的命運，不要再像自己那樣做一輩子「浪蕩漢」，在風燭殘年只能以悔悵自遣。人總是如此的，對自己的過去抱着不滿，便把希望推給兒孫，企圖以兒孫的成功來彌補自己的失敗。這應該是寶貴父親念念不忘的理想。但在清醒的時候，他怎麼能够說呢？怎麼在兒子面前啓口呢？作爲一個父親，在這件事情上，他曾經盡過一個父親的責任嗎？而現在，他醉了，他把自己作爲一個父親的責任忘卻了，單只記着作爲一個父親的期望了；所以，他便以婆婆的眼淚和顫震的聲音，對自己無掩飾地宣說出來——寶貴唯妙唯肖地模仿着父親的醉態，同時有

聲有色地訴述着這件事情。對那醉鬼父親可笑的夢想，非但自己拍手笑着，更使成康農和我也失落在一陣放肆的狂笑里。在這一刻，我們都彷彿變成一個天真的，似乎是不解哀愁的人了。然而，在我們的縱笑里，並沒有嘲弄的意思；我們只不過由於自己情緒的因春天的蒞臨而轉佳，便把一切事物都引為娛樂的資料而已。

在這一串可喜悅的日子里，那一向重壓在我們心頭的憂鬱開始消散了，靈魂上的荷負減輕了，幾乎忘記自己是一個不健康的病人，春天柔和的風和溫暖的太陽，把我們陰黯的胸廓洗滌一新了……但是，正當我們沉緬在紅麗豐富的陽春景色中之時，一個猝然的打擊來到，一個巨大的改變降臨了——它不但擾亂了我們生活的常軌，而且有力地把成康農投入一股命運的急流里。

一個陰沈有風的清晨，如果是有太陽的日子，也還是很早的時候，賽男來了。

這時，成康農和我都在寺廟後面山上——自從開春以來，我們總是在日出前就順沿着小塊高高的岩石上面，正面對遠天，舒展胸部，做着深呼吸，忽然聽見山脚下寶貴急促的呼喚聲，而且隱約地可以辨別出他呼喚的用意。我們都吃了一驚，並且有着一種不吉的預感，驀地闖進心來；因為，賽男來到的時間和寶貴呼喚的聲音都顯然異乎尋常。

小黑狗是熟悉寶貴的聲音的，牠首先一支箭似的射下山去。隨後，顯出一種不愉快的臉色，一語不發，成康農立刻跑下去了；我也不自主的快步跟隨着他。在半山腰，我們和寶貴相遇。寶貴神情嚴重的告訴說，賽男來了，正在成康農房里等待着。無暇再事詢問他究竟，

我們兩人便急快跑下山，跑到房里去，業已微微喘着氣。這時，賽男站在床邊，頭髮蓬亂，蒼白的臉孔上，堆滿着晶瑩的淚痕，失神的眼睛，變成渾濁而紅腫。

「什麼事，賽男？」成康農關切地問，同時伸過手去撫摸她的肩膀。

她把手輕輕推開，在未會回答出話來以前，眼淚業已崩決似的湧出眼眶，並且劇烈地哽噎着，無法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了……

「賽男，」為她的悲傷景象所感動，成康農吃吃的問，「那一個欺侮了你？——是那個？——你說，是那一個欺侮了你？」

「不是別人欺侮她，是她媽病啦，」也業已擠進房來的寶貴，看見賽男說不出話，便插入說。

「什麼？你媽病啦？」這完全出於成康農的意料。

「是的……媽，」賽男竭力說出話來，「媽她病……病……病……病啦！」

「什麼病？什麼時候起的病？」成康農急切地追問着。

「不知道……什麼病，」賽男一個小孩子似的蹣跚着，眼淚泛濫得更多了，全身抽搐

着，「前天起的……當初只說心里不好過……想吐……又吐不出……不吃飯，說是吃不下……後來便昏昏的只想睡……連話也不說……前天睡了一天，昨天也睡……兩天都沒有吃飯……」

任憑成康農怎樣着急，怎樣反覆尋問，賽男還是不能把病情訴說清楚。她對疾病全無知識，而且，過大的憂慮和恐懼簡直使她變成神志不清了。她哭泣着，陷入一種昏亂絕望的境地。她只是一個孤立無助的女孩子，當着這樣一種重大的不幸，顯然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原來以為是不要緊的，以為只消在床上躺一天半天就會慢慢好起來；但依照現在的情形看，母親所患的，可並不是那種在床上躺一天半天就會好的病啊！——在病人身旁守了幾近兩晝夜，她得不到成康農這里來求助了。

最初一陣驚疑不安的浪濤一經過去，成康農便決定伴送賽男回家，同時去看望那個善良的病人，設法給病人醫治疾病。自然，他也邀約了我——幾乎在一切事情上，我不僅分享着他的喜悅，且也分担着他的憂慮。我無躊躇的同意了，而當我們默默的在路上走着時，不幸的預感，刻刻增加着情緒的煩亂。



但在賽男，得到成康農的援助以後，顯然已較平靜了。她走在前面，默不作聲，業已停止適才的悲傷哭泣。成康農沒有說話，彷彿在這意外的不幸的襲擊里，失卻了鎮定和剛毅了。雖然在我們的前後左右，依然是一個春天的多彩的世界，也依然有着禽鳥的啾啾歌唱，有着花木的播香奪妍，但這一切都和我們無關，都遠離着我們，和我們這一刻的情緒不能相容。被疑慮和憂思所壓迫，我們的心十分沉重。

怎樣從寺廟到達山口的村子，怎樣走進賽男貧寒的家屋，我們都未曾注意。我們的全心靈，都被一種巨大的引力所吸。當重新發現自己時，我們都業已站在病床前面，面對着不幸的瞎眼的病人了。病床位置在屋子的一隅，非常陰暗，加之被帳又都是深色的；最初一刻，我們簡直看不清病人的臉貌。半晌後，我們才知道病人正處於昏迷不醒的狀態。臉孔微微浮腫着，發着不正常的光亮；眼睛半閉，露出無神的白翳；嘴唇似乎發着紫，隨着喘息而稍稍翕動；鼻孔往上面吊，鼻翼也略略閃動着。整個臉部，呈顯出一種難看的彷彿是彌留之際的神情。覆蓋着她的，是一條薄薄的，縫補過的，卻很潔淨的印花藍被。和恢復視力同時，我們聞到一陣從病人發散出來的莫名的氣味，彷彿肉體的某一部分，業已開始腐爛一般。

看到母親病情的沉重，賽男重又哭泣起來了。她雙手搖着病人的身子，以一種揉合恐懼和悲痛的聲調，喊道：

「媽……媽……人來啦！」

好一响，病人蒙着一層白翳的半閉的眼睛，張了一下，稍稍移動着頭部，從喉管下面發出一種含糊不清的，夢囈似的聲音。

「媽……媽……」作女兒的繼續喊着。

「賽男，你不要喊她，」成康農阻止着她，「不要緊，莫害怕，我馬上請醫生去。」病人的情況顯然萬分嚴重。即使是一個對醫藥全無常識的人，也可以看出病人的生命和肉體之間的聯繫，業已不是人力所能維持，並使之恢復的了。而且，在這偏僻的山村里，除了一個白髮聾耳的土郎中，也沒有可請為「醫生」的人。希望那樣的土郎中來醫治這垂危的病人，誰也知道是一種不可期的奇蹟。不過成康農還是匆匆出去延請那位連自己的生命也業已瀕近死亡的老頭子了，他要我留在病人旁邊，伴着賽男。

「你媽一直是這樣的嗎？」我問。

「不，」賽男的哭泣依然未曾停止，「昨天還會講話，還會要水喝，神志還很清楚……昨天晚上才這樣的，才再也不會說話……」

「還會說話的時候，她對你說過什麼話嗎？」

「沒有，」她搖搖頭回答，「什麼話也沒有說……好像是睡着了，只說肚子很飽，不想吃飯……」

「昨晚你沒有睡嗎？」

「沒有，」她又一次的搖着頭；同時，兩隻眼睛里的眼淚，也一起從面頰上流下。

病人彷彿也聽見我們的說話，又復移動着頭部，發出一陣斷續不清的聲音；從它，我們無法辨別她究竟是不是在表白什麼。

「媽，你要喝水嗎？」賽男向病人撲過身子去，湊近她耳邊問。

但病人毫無知覺，對女兒的詢問，什麼反應也沒有；只是不均勻地呼着氣，在嘴唇的張闔上，作着輕微的嘈嘈之聲。被一種絕望之情所襲擊，賽男重又劇烈地哭泣着了。

許久後，成康農把土郎中請來了。這是一個樞僕如侏儒的人物；個子十分矮瘦，鬚髮業

已全白；在一雙紅腫的眼睛里，不住流着淚水，而且眼角邊積蓄着白色的眼屎。他穿着一件襤褸如叫化的長衫，一進門便自揀一張凳子坐下，像一個有身份的人似的作着輕咳。

從神情上推察，他一定是自覺受屈的——至少他裝作着受屈模樣——而且，對沒有茶水的招待，也認真感着不愉快。但當他於戴起一付舊式的黑邊眼鏡之後，坐到病床前面開始診察病情時，最初那種矜持態度立刻消失了，他顯得有幾分慌張；同時，他的輕咳增多了，按着病人脈搏的手也微微顫震着。

按了很久的脈搏之後，他要察看病人的舌苔。

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以成康農的幫助，賽男費着大力，把母親從席子上扶起。雖是這樣，但依然無法使病人張開嘴來。

「媽……媽……」賽男喊着，聲音是顫慄的。

病人浮腫發光的臉孔，全無表情；眼眶窪落着，嘴唇成爲紫色。完全是一個可怕的形象。

土郎中伸出蓄有長指甲的手，企圖去撐開病人的嘴；但剛一伸出，便立刻縮回來了。因

爲被勉強扶持着的病人，忽然全身痙攣地彈動了一下，致使賽男不能不重新把她放回蓆子上。

「先生，我媽會活嗎？」作女兒的哭着問。

沒有回答，土郎中收下眼鏡，拉起衣角，拭了一把額角上的汗珠，不住作着輕咳。

「先生，會活嗎？」

這一次，土郎中搖搖頭，一語不發地站起身來。

「不會活啦？先生，我媽難道不會活啦？」賽男急切地追問着，拉着土郎中的袖子不放。

「賽男，」成康農跟着她。

「先生，你不能走，」賽男更緊地拉着，「先生，你救救我媽……先生，你不能走！不能走！」

但那矮瘦僵硬的老人，彷彿生氣似的，憤然地掙脫了賽男的手；隨後，突然生出力量來了，不向任何人告辭，卻揮手舞脚的，逃跑一般的走掉了。

這一天，成康農便留在賽男家里，和她一起看守病人。午後我離開那里的時候，病人始終未曾清醒，只間或發出一陣夢囈似的含糊不清的喉音。

懷着比來時更加沉重的心，我回寺廟來。彷彿剛從一個噩夢里走出，我發現自己神情恍惚，脚步顛簸不穩，隨時都將踏跌倒似的。這時，雲霧業已消退，太陽普照大地，有着一種熾熱的感覺。我走着，雖然是短短的熟悉的路，也幾次走錯了，幾次蹣跚到水田里去，使鞋襪和褲子都濺滿厚厚的泥污。

快要到達寺廟，寶貴老早就帶着小黑狗，遠遠地迎將出來。因為時已過午，他煮好了飯，不見我們回來，心想一定是賽男母親病情沉重的緣故。當他從我的敘述里證實了自己的猜疑時，不顧我和他自己的飢餓，把看顧房屋的事情託交給我，便慌慌張張地趕到賽男家里去了。

如像一塊巨石，賽男母親的病，猝然地投入我們原是平靜有秩序的生活之流里，造成了極大的紊亂和不安。

寶貴趕到山口村子里去後，寺廟里便只剩留着我一個人了。後進那沈默的老僧，體力彷彿業已復原，又復披著破爛的袈裟，出門化緣度日，每天總要黃昏時分才能回來。寶貴並且把小黑狗也帶去了。忘記了飢餓，甚至不想吃那業已由寶貴準備好的中飯，從賽男和成康農分擔來的憂慮，就足夠使我感到飽脹。時間的過去，對我變成非常難堪，簡直無異是一種刑罰。最初，如像經過一陣過重的勞役，我覺得自己十分疲倦，急需好好休息；而當我關起房門，躺在床上時，非但久久不能入睡，而且全身浮盪，頭腦麻亂，甚至整個世界都在迅速轉動似的，有著一種要嘔吐的感覺。於是，我便重新起床，走出房門，坐在寺廟前面一個廢棄

無用的石礮上面，使自己落入一種茫然失神的情況里。

天黑後很久，由小黑狗的吠叫作先導，寶貴回來了。他一直向我房間走來，跨着緊急的步子。

「寶貴，你回來啦，賽男的媽怎樣啦？」我近着他，一開始就問。

「多半不會活啦！」他悽然回答。

在黃濁不明的油燈光下，寶貴原是一付頑童的臉相，這時卻顯着嚴重不快的神色。而且，從微微紅潤的眼睛和兩邊面頰上的污點，可以看出他曾經流淚哭泣過來。

「你見到病人的臉孔嗎？」

「見到啦，腫得發光，好像一個水泡東瓜；嘴唇紅得變紫，嚙嚙的只是次氣。」

「神志還清楚嗎？」

「神志清楚就好啦。就是神志不清楚，一點也不省人事，喊她不應，搖她不動，看着真

活活急死入啦。」

「那麼已經不會說話啦？」雖然明明知道，我還是問着。



「不會，」他搖搖頭，「只有出氣，沒有進氣啦。我看不知道能不能過得今晚。」

說着這話，寶貴在一張凳子上坐下。小黑狗大概是飢餓了，不肯出去，儘是圍繞着寶貴，嗅着他，對他發出嗶嗶的乞食聲。

「你餓嗎？」我想到他還沒有吃中飯。

「不餓——不想到餓——也不想吃飯。我只可憐賽男，媽要是不會好啦，叫她可怎樣辦！」

「成先生呢？」

「在賽男家里，陪着賽男。」

「晚上不回來嗎？」

「不回來。要是成先生不在那里，叫賽男一個人怎麼辦！唉，真可憐！」

寶貴一個成人似的搖搖頭，嘆息着；當他面向燈光時，睜大着的眼眶里，分明地閃現着淚光；他幾次舉起手背擦着它。

「不要緊，」我安慰寶貴也像同時安慰自己，「成先生會替她照料一切的。就是她媽當

真不再好了，他也會給賽男出主意。」

「成先生總不能養着她呀。」

「爲什麼不能？成先生喜歡她只要是爲着賽男，他什麼事不願意做？如果她媽這次不會活啦，他一定可以把她養着的，他有這個決心。」

「我不相信，」寶貴簡單說。

「爲什麼不相信？你是說成先生不願意嗎？你不是明明看見他對她這樣好嗎？」

「賽男不會願意的，我知道。」

「賽男？她爲什麼不願意？難道她不喜歡成先生嗎？」我試探地問。

但寶貴只搖搖頭，不肯回答。

一陣凝重的沈默來到我們中間，彷彿在這樣的時候作着這種談論，乃是一件十分不相宜的事情。看到糾纏求乞的無結果，小黑狗似乎也感覺到包含在沉悶空氣中的悲哀了，便掃興地盤睡在地上，默不作聲。窗外，從黑暗的遠處，傳來飄忽而怪異的夜鳥的啼鳴。

寶貴離去後很久，我才上床。但劇烈激動的情緒不容許我很快入睡。分明業已極度疲倦

了，卻依然清醒着，從眼前展現着病人浮腫可怕的臉孔，賽男悲傷絕望的臉孔，以及成康農焦灼憂慮的臉孔；它們輪流地轉動着，沒有片刻停歇。我經驗着一個山叢里最不愉快的漫長的夜。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時候睡着的，或是究竟有沒有睡着；因為白天所見到的印象，一直沒有從我的腦際離開。

第二天早晨，起床後剛剛打開房門，便發現寶貴站在我面前，臉上呈現着一種有所希求的表情。

「寶貴，你要做什麼？」我問。

「我要到賽男家去。昨天晚上，我一夜沒有閉眼哩，想起賽男和她媽真可憐，我要去看她們。」

「寶貴，昨晚我也沒有睡；等一回把門鎖上，我們一起去吧。」

當我和寶貴兩人到達賽勇家時，成康農正準備出門。病人的情況始終沒有改變：彷彿既沒有好轉，也沒有變得更壞。而實際，如果變得更壞，那便是等於宣告死亡的蒞臨。即使就現在的情狀說吧，也明知這不幸的瞎眼老婦人的生命，業已交入死神的巨掌，要重新把它奪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但爲了獲得活着的人的心的安寧，在病人一息尚存的時候，自然應該和「死亡」作一次最後的爭奪。這時成康農就是抱着這樣的心情，動身到一個二十里外的鎮上去請另一位聞名鄉里間的「名醫」。

「那位醫生可靠嗎？」我問。

「不知道可靠不可靠——不過，總得試一試。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這樣眼看着她死去。」

昨天的晚上，顯然未曾睡眠，成康農的臉色異常蒼白，眼睛發紅，眼角邊凝結着白色的排洩物，顴骨高高凸起，顴角上發着反常的光，神情疲憊不堪。看見我和寶貴的來到，彷彿恢復一些勇氣了，時時以揉合關切和憐愛的眼光，膘視着守在床邊的賽男。

可憐的賽男！經過幾天來灼心的憂慮和無眠的長夜，她的面頰窪陷了，眼圈變黑了，兩邊太陽穴上，蒙着一層灰暗的顏色，瞳仁業已失掉原來的光彩，眼白也變成渾濁不清——整個臉孔，曾經是那樣豐滿紅潤，那樣充斥着青春的氣息，那樣美麗動人的；而現在，滿佈着紅絲的眼睛，彷彿遲鈍不會轉動了；蓬鬆的亂髮和蠟黃的面容，幾使人不敢相信那會是屬於一個活人的。甚至她的舉止也失掉了常態，語言也完全沒有次序了。在過重的憂懼的煎熬之下，生命是怎樣脆弱的東西！

「賽男，你放心，我給你媽再請一個醫生，」在動身去鎮上時，成康農寬慰着她。如像失去知覺，她沒有回答，也沒有轉動身子。

「賽男，」成康農又一次的呼喚她，並且走近着她，伸手去輕拍她肩膀，「不要難過，好好休息一回，等我把醫生請來。」

這一次，她抬了一下臉孔。隨着頭部的擺動，一縷亂髮落在她的眼睛上，她並沒有把它甩開。看她那木然無變化的表情，好像她並沒有聽懂——甚至沒有聽見成康農的說話。

賽男的神色從成康農心里所引起的情緒是可以想見的，他的眼睛立刻變成潮潤了。但他忍住了眼淚，於又復察看了一次昏迷着的病人之後，便匆匆出門去了。在所有的時間里，他的動作恍惚不穩定，如像一個沈睡初醒的人，又如像是一個醉酒的人，完全陷入於一種鄉里間所說的「神不守舍」的狀態。

成康農一經離開，屋子里的空氣變成越益沉重窒息了，彷彿悲哀霧地增加了分量。最初，寶貴站在一邊，咬着嘴唇，絞着雙手，有如爲眼前的悲痛景象所重壓，默不作聲；這時，他突然跑近賽男身邊，挨着她，坐在病人的床沿上。

「賽男！你媽不會死！」他用一種十分肯定的口吻說。

「不會——死？」賽男茫然地重複着，向他轉過身子，「寶貴，你又來啦？」

「是的，我又來啦。」

寶貴雙手捉住她一隻臂膀，輕輕搖着她。

「賽男，」他又說，「你媽不會死！不會死！——定不會死！」

「不會——死？」

「不會死！不會死！」

說這話時，寶貴簡直是大聲嚷着；如像他得到什麼神靈的啓示，一定要別人相信他有力的判斷似的。但顯然，他的判斷對賽男發生了力量，她開始轉動着眼睛，從那里發出希望的光了。

「寶貴，你是說，我媽還會好轉來嗎？」她問。

「是的，」他以同樣肯定的口吻回答，「一定會好轉來，一定不會死！」

「那就好……會好轉來就好……」她喃喃着。

我不知道寶貴會什麼要對她說這樣的話。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他也並不是不明白病人的實際情況的。前天晚上，他從賽男家回寺廟去，不是分明對我宣告過病情的危急嗎？可是在這時候，他爲什麼又要說相反的話？爲什麼要給她這種近似欺騙的安慰？——正當我感到迷惑不解時，他又在對賽男說話了。

「賽男，」他變換着口氣，「不管你媽會不會好，你都不要害怕，你都要放心些。」

「好……我放心。」

「是呀，賽男，你總要放心些，你媽的病不要緊，你看成先生又給你去請醫生啦。」

「好，只要不要緊就好。」

「賽男，一定不要緊，你放心。你有好幾天沒睡覺啦，你要歇一歇氣，睡一覺。」

當寶貴這樣說着時，他雙手把她扶到病床的另一端，要她睡下。而賽男，彷彿是一個失去意志的人，也便順從地躺下身去。

直到下午，太陽業已西偏時，成康農才從鎮上回來。他果然請來了一位醫生，一位和那個土郎中同樣僵僵着身子的白髮老人。但是，業已遲了，醫生不中用了……病人業已在他來到前幾分鐘，咽下在這世界上的最後一口氣，她把自己苦難的生命永遠交給死亡了……



喪葬的事情總算辦完了——爲了它，成康農和我兩人整整忙亂了三天。我們都把它看作是一種神聖的義務。而成康農則尤其顯得狂熱；他忘記了疲倦，甚至犧牲了睡眠來完成它。

喪葬的事情剛剛辦完，賽男便病起來了。發燒，昏暈，嘔吐和衰弱，完全是過度悲痛和極端倦果的結果。而且，自從那不幸的瞎眼母親死後，她的眼淚幾乎沒有乾過，終日神智恍惚，言語失常，彷彿陷入半癡狂的情態。她的臉孔更加灰暗而瘦削了；原是圓大的眼睛變成更大，瞳仁呈着淺黃的顏色，似乎也比平常擴大了些；由於雙頰的窪落，顴骨便可怕地隆凸起來，使得整個臉部的輪廓，成爲歪喎不正；那兩片略厚的異常鮮紅的嘴唇——從它，可以見出一種隱伏在女性的柔和之中的澎湃不可抑制的熱情的，現在，變成皺縮沒有血色，如像是一個老太婆的了。

喪葬的事情一經全部辦妥，成康農便叫賽男搬到寺廟里來，他向老僧要了一間小小房子——它位置在成康農所佔有的耳房和後進寶貴所住的房子的中間，原是空着作爲堆積雜物之用的——就讓賽男遷在那裏面。一定是記着賽男對他的好心侍候，在這事情上，老僧顯得十分熱情；他爲她唸着經咒，燒着香，還合起手掌久久的祝福。當他在她面前這樣做着時，賽男變得安靜些了，她坐在床上，聽着，面容也稍稍開展；在她眼睛里，又一次的湧出了眼淚。

「老師父，」她說，「我媽死啦，可憐她……請你替我給媽唸幾卷超生經……她是一個瞎眼的人呵！」

「好，一定，」沈默的老僧虔誠地合着掌，簡短回答。

「老師父，我媽她去陰間，不會受苦嗎？」

「不會，你媽是好人。」

「她看得見陰間的路嗎？」

「看得見——她在陰間的眼睛極明亮。」

當老僧這樣回答着賽男時，就連平日對他懷有強烈敵意的寶貴，也馴順地垂着頭，站在一邊，受感動似的默不作聲；而在成唐農眼譜里，則更明顯地閃着淚光。

因為連日忙碌，並分擔着賽男的悲痛，成康農也幾乎病倒了。但他竭力撐持着，而且在賽男面前勉強做出快活健康的樣子。

就在賽男搬到寺廟里來的第二天，開始下起春天所特有的淫雨來了。天墜陰沈着，彷彿降低了，要壓到地面上來；而雨，便無間斷地下着，永遠不會停止似的，一張灰色的幕似的下着，如像下在你的心窠里，使人感到無限的鬱悶和厭煩。

在這樣的日子裏，整個山林，都變成憂傷而悵鬱的了，完全失掉雨前那種爽暢和明朗。野花不再芬香地開放，禽鳥也不再歡愉地歌唱了。初春蓬勃的生氣，受着淫雨的蹂躪，業已蕩然無存；代替着它的，只是一種萎靡和倦怠的景象。野草偃臥着，小灌木斜曲着，如像生命的發展，使自己已不勝負載了；於是，便普遍地發着淒清的怨訴，對大自然本身作着無可奈何的嘲弄。

在這樣的日子裏，由於空氣所含水分的過多，古老寺廟到處都是潮潤濡濕的。門外院子

里，簇生着各種雜草的泥土，被雨水浸潤着，彷彿從草根冒着泡沫。牆腳邊野蘇的細長莖子，業已折斷似的貼服在地上。而在屋子裏面，階石和礫子都是一片濕，如像鄉里間所說的，它們出着汗了。甚至在木板和泥牆上，也都發着霉，騰着一種濃重難聞的氣息。人們住在房子裏，不僅呼吸微微感着窒息不爽，即連情緒也變成黏澀不快的了。

成康農心境的不安是顯然的。他倦怠了，但仍然興奮着。他臨到一個懸崖了——無論在感情上或理智上都是一樣。他必須有一個決定。可是，一連串辛勞困頓的日子，使他失掉了冷靜和判斷的力量。他沒有辦法來集中自己的思考——它們太紊亂了，不容許他來清理它們。他幾乎整天守着賽男；好像這便是他所能夠做的，好像也只要這樣做，賽男就永遠不致從他離開。

在這樣的時候，把一件足以使他進入命運的歧路的重大事情去提醒他，自然是不應該的——非但沒有效力，甚至還會是一種殘酷的舉動。好在陰暗的日子就會過去的，而且正在逐漸過去，逐漸接近那即將蒞臨的平靜和明朗了——一到生活納入常軌，決定就會自然來到。一個人不能在懸崖上徘徊過久。

「你自己也應該好好休息呢，」一天，當他走進我房里來時，我說。

「不要緊，」他回答，「我並不感到特別疲倦——我只希望賽男能够趕快復原。」

「她自然就會復原的，她是純然的過度疲倦。」

「不，不完全是疲倦。她太愛自己的母親了——她正在忍受着打擊。」

「但打擊也已經過去了，」我試探地說。

「是嗎？」他沈思地說，「已經過去了，至少是就要過去了……」

就要過去了，但另一種重要的事實卻就要來臨了，他難道沒有想到嗎？——望着成康農蒼白消瘦的面容，想到他曾經不止一次地宣佈過的決心，覺得現在他是真真正正站在一個懸崖上，一個命運的歧路上了。

自然，我並不懷疑他的決心，也不應該懷疑他的決心。但決心也有受挫折的時候——它往往不能征服來到的事實。一個人總是不缺乏決心的，也不缺乏擔當任何巨大苦難的勇氣。

可是人生往往只是失敗的堆積：一切決心和勇氣，很多時候只能換取近似嘲弄的代價。成康農會是一個特別的幸運者嗎？但他所要經過的，實在是一個十分艱辛的試驗呵。

在我和他談話時，他說得很簡短，而且有幾分不着邊際。這是心身過度倦怠的結果。對於那即將來到的重大事實，他不會沒有想到——可能正因為他自覺業已進入那堅牢的命運的網罟了，一如戰士的業已進入壕溝，一切議論和思慮便都屬多餘。他的淡淡應該正是他的鎮靜和勇敢。

「連綿雨到了，」他望着窗外瀰漫一片的雨的簾幕，打着呵欠，說。

「是呵，連綿雨到了。」我應和着。

「賽男擔心着母親的墳墓，怕它會給雨水泡壞了，又怕母親在陰間也會給雨水淋濕身子。」

「這是因為她還病着的緣故。」

「也是因為太悲痛的緣故，她太愛自己的母親了。」

他的感情里充滿着賽男，他的思想里也是一樣。離開我的房子，他便到賽男那里去了

——他是這樣的熱愛着她呵，他應該能夠得到報償。

時間過去，使人厭煩的連綿雨終於停止，天開始放晴了——是怎樣可喜悅的太陽啊！它一出現，世界重新變成爽朗而開闊，花木重新煥發着生命，禽鳥重新唱着歡愉的歌，天壁重新呈着蔚藍的顏色。一切都充滿光彩，一切都芬芳而柔和。隨着春天的氣息的越益濃重，大地的憂鬱便逐漸消失了。

經過幾天來的安靜休息，賽男逐漸復原了。雖然還留着病後的蒼白，但她那在長睫毛圍護下的圓大眼睛，業已恢復神彩；兩片略厚的嘴唇，也重新有着血色；面頰上的紅潤較以前淡褪了，不過仍然是豐滿迷人的，而且，在笑起來時，一邊有的笑渦彷彿顯得更深些了——整個說來，和病前相比較，賽男變成更惹人愛憐，更富於女性的柔情了。自然，悲痛還沒從她完全消失，健康也還沒有重獲，可是她完全業已下床來到處走動了；不管成康農的阻止，

她還相幫着寶貴劈柴燒火。

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僅成康農應該爲它高興，寺廟里所有的人，也都爲它高興着——暗澹陰霾的日子過去了，溫和明媚的春光到了。但是，在我眼瞳里，成康農的言語和行動，彷彿都蒙着一層新的鬱抑，彷彿他的笑容，他的戲嬉，他的熱情，都是一種勉強的僞裝的結果。我明白那是什麼緣因。表面上，寺廟里的一切都平靜而快活；但在它下面，隱伏着一股可怕的涵湧的激流。

爲了老僧對賽男的關心和她對他的好感，在賽男和寶貴之間，時常發生短暫的口角。兩人互相嘲弄着，拋擲着詈罵。有時，這種半嬉戲的口角會繼續到一個很長的時間。不過，幾乎是無例外地，每次總是寶貴屈服告罪了事。

有一次，正當他們兩人進行着這樣的口角時，成康農到我房里來，慎重其事地邀約我去寺廟後面山上走走。

「不要賽男參加嗎？」我問。

「不要了，她病剛好，體力還沒有復原，爬山對她恐怕還不適宜。」



這顯然是一個假託的理由，我懂得他的意思。

是午後，太陽業已西偏了，在蹊徑上走着時，微微有着燠熱的感覺。繁茂的野草和蕨薇，幾乎把每一個空隙都填擠得很緊密；新生的刺藤更時時絆着脚。滿山滿谷都是禽鳥的鳴吟。綠色的小蚱蜢和褐色的小土蛙，業已應時出現了，在草叢里忙亂地躑行蹦跳着。由於春雨的連綿，小澗里的流水，也增加着氣勢，發出較大的聲響。

並肩在一塊熟悉的岩石上坐下，一棵高大的古松樹的蔭影投在我們身上和周圍。

「你一定可以看出來，」一開始他就說，「這幾天我心里很不安定，我正面臨着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錯，我看出來了，而且也猜到你所碰到的是一件什麼事情。」

「我已經走到失敗的邊緣了，」他神色嚴重地搖頭。

「爲什麼？」

「因爲她拒絕了我。」

「她？——」

「是的，她，賽男，」他的嗓音發着顫。

這是我所未會料到的。我怔着，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下去才好。

「你的意思是——你是說——」我訥訥着。

「她拒絕了我！」成康農的眼睛望着遠方，「想不到她會拒絕我的，可是她竟拒絕了我！她對我的計劃竟毫無興趣，毫不了解！」

「你的計劃？」

「是的，她不了解我的計劃，不想了解我的計劃——她對它彷彿全無興趣。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但有什麼辦法？完全沒有辦法！」

「我是說——你的計劃——」我惴惴地試探着。

「什麼計劃！魔鬼的計劃！」他憤然地叫着，「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她竟是那樣的不了解，那樣的全無興趣！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計劃都沒有用，一切都是白費心思，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徒勞！情形既然這樣，我的命運顯見已經註定——幸福永遠是一個虛無的幻影，永遠是寫在遠天的一句謊言，永遠和我無緣！這個打擊太大了，它打破了我全部的希

望，擊碎了我整個的夢境，對我的苦苦尋求作了一次無情的嘲弄！現在，我覺得什麼話都未必多說了，擺在我眼前的只有兩條路：自殺或是墮落！——可是對於像我這樣的人，墮落也就等於自殺。——請想想，我把自己的全生命在她身上孤注一擲，滿以為可以成功的，誰知道竟失敗得這樣慘！這樣慘！」

成康農滔滔不絕的說着話，連連搖頭，聲音發顫，眼睛立刻變成潮濕，如像竭力在克制着一種就要哭出聲來的衝動。他雖就平常的印象來說，是一個熱情的人，卻是很富於自制力的，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灰心絕望到這種田地。

一陣難堪的沈默來到我們中間。在這樣的時候，企圖去安慰他或鼓勵他，顯見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尤其是，他究竟有過怎樣的計劃？爲什麼要求賽男了解它？我還沒有明白事情的底蘊，不能理解，賽男的拒絕對他會是這樣嚴重的打擊，會使他陷入這樣灰心絕望的境地。不過，我立即想起幾次和寶貴的談話來了——我不安地望着成康農那張充滿痛苦表情的臉孔。

「好像你並沒有對我公開過你的計劃，」等待最初的激動業已過去，我重新開始。

「是的，我還沒有對你公開過，」他回答，激情彷彿立刻回到他身上，「這是我的一種隱祕的打算，我原想給你一個猝不及防的驚訝——先得到她的允許，再把我的成功告訴你。我一直是作着成功的打算的，從未會去考慮失敗。情形正如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只能向前，無暇顧及後退。爲什麼？就是因爲我已經失敗過了，再不能失敗！誰知道現在我畢竟碰到失敗了，一切都完了。」

「那麼，可以把你的計劃告訴我嗎？」我問。

「告訴你？」他說，「不過告訴你有什麼用呢？它已經全無價值了，已經成爲一種自我嘲弄的資料了，事實證明它不過是徒然無用的幻想，還提它做什麼呢？」

「至少，」我堅持着，「如果你真正失敗了，它可以讓我知道你失敗的經過和原因。」

「說到我的失敗，它實在非常簡單，簡單到只在於賽男的一個表情，一句話，一個否認或是許諾。我首先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她——但是，我應該從頭說起，應該把我所決定的計劃的動機和原委詳細告訴你——」

「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慫恿着。

成康農垂下臉來，又一次的搖搖頭；我清楚地看見，在他的面容上，出現了一個痛苦的表情。

「你教我怎麼說呢？」他開始着，「在這樣的時候，我的心里充滿着悔恨和絕望，怎麼能够清理自己的記憶？如果你一定要我對你宣佈決定那可笑的計劃的動機和原委，我想我應該從你給我的警告說起。你的警告真是一種先見，一個預言！你自然記得，正當我沈溺在自已對賽男的熱愛裏時，最先把我和她的將來提醒我的，便是你。那時候，你就明白警告我，說我和賽男是兩種不同的人，因之我對她的了解是不够的，我和她之間隱伏着一種危險；你又說，我對賽男的感情，一直由一種對都市生活的反感所支持，所以我所有的只是一些知識份子、不切實際的幻想；你還說到在我對賽男的感情里，雖然全無虛假，但問題不在我自己，而在別人看來是不是真實——你的話，在當時的我聽來，無異是一盤冷水，覺得你是在誇大我追求幸福的困難，減低我的勇氣，使我感到掃興。但同時，也使我認真作着反省，並且對自己和賽男的將來，作着一種自以為比較切實的安排，以便自己對賽男的愛，從「一個知識份子的幻想」進為可能——」

「因此，你產生了自己的計劃？」我插入推察。

「正是這樣！你不斷地提明我是一個知識份子，但我自己卻始終自認是一個農民——一個和賽男同樣的人。我知道單靠觀念是沒有用的，愛情也決不是生命的飾物，一切『可能』都建築在『行動』上面。我的計劃便是從這一點出發。在我的計劃里，我要使自己回復到一個農民的地位——去親近土地，耕種土地。我是一個有着自己的土地的人，現在，我把它荒蕪了。如果作爲一個農民，荒蕪土地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我非但不能讓這種罪過繼續下去，還應該設法補償它。我決定以一個農民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我預想自己這種行動所可能引起的驚訝和歧視，但那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幸福。只要那是一條通往幸福的路，我就有決心和勇氣向它走去。把荒蕪了的土地重行整理起來，採用一些進步的方法去耕種它——藉着它，來養活自己，娛樂自己，使自己幸福。我堅信着，世間再沒有比土地更實際的東西了，我既然是一個曾經親近過它的人，爲什麼不再回到它那里去？我尋求幸福的虔誠所，我的努力所換取的卻是一連串的失敗，那麼，爲什麼不再回到原來去？一個農村是一片豐饒的處女地，那里可做的工作非常多，足夠供獻出我的全生

命。在我的計劃里，我籌劃得很週全，我要從各方面來充實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生命灌注在土地上，從那里開出燦爛的花朵。如果說我是一個尋夢者，現在可走出虛幻的夢境，踏上堅實的大地了。幸福之路是要自己去鋪設的，我就將成爲那條坦道上的行進者——而賽男，便是在幸福之路進行時的同志和愛人。我的幸福便寄託在她身上。我相信，只有在這種生活方式上，才能使自己和賽男成爲同樣的人，創造並且享受同樣的幸福。」

「你把這個計劃告訴她了？」

「不錯，告訴了，而且向她詳盡地解釋了——但她對它彷彿毫無興趣，她並不能夠像我所期望的那樣了解它。」

「她怎麼說？」我追問着。

「她說，她媽告訴她的，雞歸雞，鴨歸鴨，她和我不同的人，她是一個難民，我卻是一個『讀書先生』，麻雀不能跟着雁兒飛，她不能『高攀』我——這便是她的全部理由。」

「我是問，她對你的計劃怎麼說？」

「她能怎麼說？她對它根本沒有興趣！她只知道她不能和我生活在一起，別的什麼都不

必再說了。」

「那麼，她怎樣打算？」我繼續追問。

「她已經託了寶貴，要寶貴的父親給她到鎮上去找事情做——她打算給人做工夫去。」

「給人家做工夫？」

「是的，給人家做工夫，給有錢人做牛馬，供有錢人的使喚，受有錢人的蹂躪！」

說到這里，我們同時沈默住了。事情發展到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初意所料不到的——不僅成康農，就連我。在這以前，雖然我曾經再三提醒他，指明隱伏在他和賽男之間的危險，但他現在所遭遇的失敗，依然不僅使我感到驚訝，而且感到惶惑。

於沈默了片刻之後，我們同時從岩石站起，默默無言地走向山下。我們都覺得在這樣的時候，語言完全是無用的贅物。無視着野草和刺藤的羈絆，我們的脚步零亂不穩，彷彿原已在山林的療養里所獲得的健康，驟忽間重新失去一般。



幾天之後，一個生活上的變動來了。我接到一封從一處遼遠的省份寄來的信，一位朋友在那被稱為抗戰時期的堪察加的大後方，經營着一種規模相當大的私人企業，經過幾年來的滲澹謀劃，現在業已漸臻成功之境了，寫信來邀約我去共事。這件事情，我們曾經有過幾次書信往返的商洽，每一回我都用了同樣的理由婉謝了；但這一次，那位醉心事業的朋友在信上寫着非常堅決的辭句，而且還輾轉劃匯來足夠的旅費，完全不留給你再事拒絕的餘地。情形如此，所以差不多沒有考慮，我便決定離開這山叢中的古老寺廟了。

當我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成康農的時候，他感到極大的驚異；一開始，他便試探着挽留我，無論如何要我把行期稍稍延遲。他又把我邀到寺廟後面山上去，我們並肩坐在那塊一向坐慣的岩石上；旁邊是小澗的潺潺細流，後面是古松的巨大陰影。而在我們不注意間跟蹤上

來的小黑狗，則蹲坐在前面，骨碌着一雙圓小眼睛，以一種懵懂無知的神情注視着我們。

「這樣說來，」成康農於明白了我的情形之後，以一種苦惱的聲音說話，「你是一定要走，不能再在這里稍留一個短時期的了？」

「是的，因為事實上不容許我再逗留。」我回答。

「你所要去的那里，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在到這山叢里來以前，我也曾經有去那里的意思和機會。但我沒有去，結果卻到這里來了；我原想在這里藉山林間的空氣和陽光，醫治自己身兩方面的宿疾的，可是照目前情形看來，我的病怕永遠不會有痊癒的希望了。」

「不要灰心，一個人必須能在遭受打擊之後變成更積極，更勇敢。」

「你說的很對，」他苦笑着，「我也曾不止十百次地這樣鼓勵過自己，安慰過自己——不過沒有用。有時我還想，在這樣的大時代里，當成千成萬的人都在那里爲着民族國家拼命流血的時候，我卻躺到這山叢里來療病養病，難道不感到慚愧嗎？但馬上又給自己辯護，當着那麼多人在那里爲着民族國家而犧牲的時候，不是更有另一些喝血者在趁火打劫，在混水摸魚，在以同胞的血肉來餵肥自己嗎？我的療病養病算什麼？——」

「你曾經對我說過這種話了。我們的情形是一樣的——沒有為民族國家顯身的勇氣，又沒有那般喝血者的貪殘卑鄙。」

「而且，我們還是到處遭受打擊和失敗呵。」

成康農深沉地嘆息着。早晨的陽光，把一株小灌木的陰影投在他臉上。大概是為一個松鼠所吸引，原是平靜地蹲坐着的小黑狗，突然一支箭似的竄進一個草叢里去了。

「事情可能有轉機嗎？」我驀地問道。

「事情？你是說我和賽男的事情嗎？」

「你和她一定又談過了？」

「是的，談過了，」他把聲音稍稍放低，「我把她叫到我房里去，詳細的解釋給她聽。首先，我告訴她，像她這樣一個孤零無依的女孩子，如果到鎮上或其他地方有錢人家裏去做工夫，是一件萬分危險的事情——我順便提醒她過去的記憶，因為，她已經在這上面受過凌辱了，自然不應該忘記它。我這是完全為她着想的，以為一定可以打動她的心；誰知道她竟是那樣孩子氣，你猜她怎樣回答我？」

一時我回答不上來。

「真是孩子氣！」他又復自行繼續着，「她竟回答我說，現在她不怕別人欺侮了，現在有寶貴會幫助她——你想想她的話！她自己的父親和母親還不能阻止別人對她的陵辱，寶貴又有什麼用？而且，寶貴也不能天天跟着她呀。可是她就想得那麼天真可笑！尤其使我驚奇的，雖然我把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告訴她，竟不能動搖她對寶貴的信賴！沒有辦法，我又把我的計劃解釋她聽；主要的，我要她相信我是一個和她相同的人——我要去耕種土地。我把我和她光輝燦爛的生活遠景，給她描繪了一通；並且，又把我的決心——使自己和她同享幸福的決心向她鄭重宣佈了——」

「她的反應怎樣？」我急切插嘴問道。

「她依然沒有興趣！對我的決心也絲毫沒有信賴！她的回答很幼稚可笑，她說，她沒有『福份』，她不想享福。她又提到她媽的話。她的固執叫我吃驚，一個鄉下女孩子的固執，就像一塊堅硬的石頭。話說到這里，我覺得再也沒有辦法了，自己完全失敗了；於是，我便不得不拿出最後一張王牌來。」

「最後一張王牌？」

「是的，最後一張王牌，」他說，「我開始把我自己追求幸福的艱苦情形告訴她，我以極端懇切的態度，要求她成全我的追求——因為，她便是我所追求的標的。開始她幾乎完全不能了解。世界上有那麼多用各種貴重物件——知識也是其中之一——裝飾着的漂亮異性，我爲什麼偏會選上了她！不過經過我再三再四的說明，同時我還對她發了以生命作交換的誓願，總算把她說服了。」

「把她說服了？」

「是的，」激動使得他聲音發顫，「她是那樣好，那樣肯成全別人——而且，那樣知道感激。當我對她發着誓願時，她阻止着我，流着眼淚。她說，只要爲了我，就是要她粉身碎骨都可以；因爲我對她太好了，她要用自己的全生命來報答我……她是這樣說的……她有着和她母親同樣好的心腸……」

成康農低下頭來，眼淚開始湧上他的眼睛，他微微歎息着……

小黑狗重又回來了，身上黏着草屑，急劇地搖着尾巴，汪汪的輕吠着，似乎在催促我們

回寺廟去。

當天下午，我就把自己即將離開的消息，向寺廟里所有的人宣佈了。除了業已知道究竟的成康農，大家都表示出極大的驚訝和極深的惋惜。賽男的眼睛變紅潤了，寶貴不肯幫助我整理行李；甚至那沉默的老僧，也誠懇的挽留着我，合掌爲我的遠行虔誠祝福。

整個下午都是忙亂的。成康農準備給我餞行，他親自到山口村子里去買來肉和酒。當我們四人——只有老僧不在內——圍坐着飯桌互相勸飲的時候，彼此間充滿着惜別的離情。大家都是不期而遇的萍水客，在這山叢寺廟一段短促的會聚里，彷彿也建築起可貴的友誼了。尤其是成康農，我們簡直業已成爲一對悲喜與共的知己，現在他正處在一個命運的歧路上，我的離開，自然更增加着他的感傷。飯後，他邀我到他房里去，我們一直談到子夜。翌晨，由一個挑送行李的脚夫作先導，他更一直伴送我到山口村子里。

「請停步吧，」我站住脚，「你看你送出山口來了。」

「不要緊，這是一條熟悉的路——我們兩人時常走它的，我就送到這里爲止。幾個月的

山居生活，你總算看到了我這一場悲劇。」

「不，我看到的是喜劇。讓我預祝你的成功。」

我們鬆開緊握着的手，同時我看見成康農眼眶里汪盈的眼淚。當我回過身去時，寶貴那  
個僕一如病態的父親，大概是到寺廟里去探看兒子的吧，正喃喃自語着迎面蹣跚走來。

時光迅速，眨眨眼，兩年過去了。

在這兩年中間的最初幾個月里，即使是在十分忙亂的生活和緊張的旅途之中，我也無時不想到成康農——想到他和賽男的結局，他的尋求幸福的報償。在我們握手言別的時候，我會經把自己的通訊地址留給他，並且，到達目的地後，也會經立刻爲他去過信；但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他業已離開那古老寺廟了？賽男是否真正成全了他的計劃？那麼，他們兩人業已回到成康農家鄉去耕種田地了嗎？他們是否幸福？

讀者，你們的關心也許和我相同！

我會經儘可能地從各方面探聽他們的消息。在我，成康農的命運彷彿就是我自己的命運，我的關切無以復加。不過，這種努力竟完全白費。路途太遙遠了，而且，那山叢中的古



老寺廟也太偏僻了——要獲得正確可靠的消息，顯然是不容易的。時間過去，忙亂的生活終於逐漸把記憶沖洗淡薄了……

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發生了。兩年後一個春天的黃昏，我住在所在省份的省城的一家旅館里——爲了業務上的必需，我得在省城里逗留一時。我選擇着一家僻靜的旅館。是下着濛濛細雨的日子，我悶坐在自己的房間里，入神地注視着窗口一盆開放着紫花的飛燕草，在風雨的吹打里軟弱搖曳的情態，懸想着一些遼遠的事情。一陣脚步聲近來——一個人急促地走上樓梯，穿過走廊，忽然停止在我的房門前面，隨即，我聽到一隻手莽撞地叩門的聲音。

「——誰？」我問，站起身來。

「是我！趕快開門！」

我嚇了一跳，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馬上走到門邊，很快的近於慌張的打開了門。

「什麼！成康農，是你！」用一種驚奇的聲音，我喊道。

「你想不到會在這里看見我吧？」他笑着說。

「真是想不到！」我抓住一隻伸過來的手，「萬萬想不到！做夢也不會想到！」

「我也想不到。剛才我在樓下旅客牌上看見你的名字，還以為是同名的入哩。」

「進來！請進來！」我把他拉到房里。

「你還是老樣子，」他脫下雨衣，環顧着我所住的房間，在一張凳上坐下，「什麼都沒有改變——」

「但是你改變啦！你消瘦得多啦！」

他搖搖頭，一縷淡漠的微笑從臉上浮現出來。

「是啊，我改變啦！從頭到尾都不同啦！」他說，接過我為他倒的茶，一飲而盡。

「趕快告訴我，什麼風把你吹到這里來的？」

「說來話長……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談起。不過今天我很高興，不意地在這裡碰到你，一定要和你詳細談談。」

「我們一起到外面館子里去吃晚飯吧，」他提議，意味深長地笑着。

「不，你就在這裡和我一起吃好了，這樣倒方便些。」

成康農猶豫地聳聳肩，望了一眼窗外的雨。

「你看天下着雨，」我加添說，「你還是在這里和我一起吃好些——爲了往日和舊誼，我們還應該碰一次杯，好嗎？」

「好的，非常好！」他同意着。

於是，把電燈開亮，喊了茶房進來，吩咐準備兩個人的晚餐，又要了一瓶上等的茅台酒。

在吃飯餐的時候，最初一刻，我們談着一些散漫沒有頭緒的話；雖也往往涉及那一段山居的往日，但成康農好像並不願意提到那一件我所關切的事情——甚至特意諱避着它。待到喝下幾杯酒之後，烈性的酒精漸漸把他的血脈燃燒得溫熱起來，言語也就開始滔滔不絕地從他嘴里流湧出來了。

「現在，」茶房業已撤了碗碟，又給我們泡上熱茶來的時候，我率直地問，「請你把自已離開那山中寺廟的經過告訴我吧，你和賽男的羅曼斯怎樣了？」

成康農拾起因酒而脹紅的臉孔。

「把我離開那山中寺廟的經過告訴你？」他說，放下手里的茶杯，「把我和賽男的羅曼斯告訴你？——這不會是多餘的嗎？難道你還不能從我現在的情形推想到嗎？重新提起那些舊事，能够依然使你感到興趣嗎？」

「有興趣！十分有興趣！」我說，並且把凳子往他移近一步。

「你可還記得，」他開始說，「當你離開那山中寺廟時，我一直送你到山口村子里，你對我和賽男的羅曼斯的預祝嗎？那時，我自己以為應該成爲悲劇的，你卻說那將是喜劇；你的話完全說對了——」

「那麼，在那場羅曼斯上，你是成功了？」

「是的，成功了，但也失敗了。事情就像你走時的情形發展下去，賽男答應跟我到我的家鄉去一起耕種土地。嫁給我，侍候我，做我的妻子或女僕——一切都聽從我的意旨。你是知道的，賽男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她的靈魂比外貌還要可愛些。自從她對我作了許諾之後，你簡直想像不到她的溫柔和馴順。那種情景，我不想在這里多描寫了——只要一想起，便會使我萬分難受，便會陡起一種犯罪的感覺。我愛她，在我的感情里沒有半分虛假；但即使是

這樣，我所得到的報償還是太多了，太多了……」

「在這時候，寶貴的態度怎樣呢？」爲了防止他的激情，我迅速問道。

「寶貴的態度？」

「我是說，他贊成你的決定嗎？」我重複着。

「但是，且慢提他吧，」成康農做了一個痛苦的表情，「我應該先說一說賽男，先說一說她。最初，當她無保留地對我作着許諾時，你一定可以想見我的喜悅。我所期望的得到了，我所追求的成功了——我覺得在自己的生命里，驕地充滿了健壯。這是一條平坦的幸福之路，我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標走去就是了；在我前面，既沒有障礙，也沒有分歧。甚至，一種受寵若驚的感情，對獲得幸福的過於輕易，使自己暗暗吃驚了。過去，受了都市生活的毒害，心身都患了疾病；如今可好了，一個純真而善良的人使我的靈魂從迷路轉回來了，我的喜悅難以形容！我把賽男留在自己身邊，一遍一遍的向她清數着未來的幸福，解釋着所擬定的計劃。她靜靜地聽着，不插一句話。慢慢地——唉，一想起就使我難受！——我發覺她在聽我說話時，她的興趣是假裝的；情形如像一個聽着教師說教的小學生。她實在並無興趣。

我原是要她聽着覺得高興的，誰知道我卻在要她受着刑罰！你想想那情景！但我還是想，不要緊，對我的議論她沒有興趣，在實行上會有興趣的。目前我所應該做的，是趕快離開寺廟，和她一起回家鄉去實行自己的計劃；而且，更應該使自己對她的愛永遠維持不墜，好好的愛她，尊重她，使她幸福——」

「你的打算很好，」我截斷他的話。

成康農淡淡的一笑，搖了搖頭，把臉轉向窗外——這時，雨在黑暗中下着，簷水不停留地滴溜着，不時從窗口飄進一陣帶有雨絲的風。

「我的打算實際錯了！」他大聲說，「我的打算實際只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幻想——難道你忘記了，你曾經這樣提醒過我？——正當我動手實行自己的計劃，準備帶着賽男離開那山中寺廟時，一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房子里給一個朋友寫信，告訴他自己的計劃；我聚精會神地寫着，覺得言辭泉水似的從筆尖湧出——我聽到虛掩着的門給打開了……抬頭一看，一個人進來了——」

「他是誰？」我驚訝地問。

「除了寶貴還有誰！」

「寶貴？他進來做什麼？難道他有權利阻止你的實行計劃嗎？」

成康農低下眼睛，嘆了一口氣。

「他沒有權利『阻止』，卻有權利『責備』！」

「什麼？他責備了你？」

「是的，他責備了我——不過，雖然這樣，我並不憎恨他；正相反，直到現在，我還是對他懷着感激之情。如果沒有他的責備，我可當真會誤入迷途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說。

「你不懂？——不，你應該懂。寶貴走進房來，我看他臉色嚴重，正想問他有什麼事情時，他眼睛一紅，眼淚便湧將出來。」成先生，」他說，「你不對，你不應該欺負她，欺負賽男——」上來，他的說話使我完全怔住了。「你不應該只想到自己，」寶貴繼續說，「強要賽男跟着你；她實在心里不願意，不過你幫了她的忙，對她太好啦，不能不聽從你的說話。她在哭着啦。你不應該帶她去，你應該饒了她——」是了，這便是寶貴對我的責

備！」

「那麼，你怎樣呢？」

成康農停了停，如像在思索着什麼。

「我怎樣？……我能怎樣？……寶貴的責備是對的，它完全道破了我靈魂卑鄙的一面！」

「不要過分刻薄自己，」我忍不住的說。

「並不是刻薄自己，」他以一種悔恨的聲音說話，「仔細一反省，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我完全錯了。寶貴只說了簡單幾句話，但使我整宵未曾入睡。我的確只想着自己，我所追求的只是個人的幸福——而且，從人家的犧牲里尋求幸福！我爲什麼會愛上賽男？不錯，我同情她，也會讚美她；但自始至終，我只在爲自己着想。雖然我決心要使賽男幸福，歸根說起來，這種決心也還是爲了使自己幸福！賽男原是不願意跟我在一起的，對我的計劃也沒有興趣的，而且我「要」她願意，「要」她有興趣——這里面就存在着一種罪惡！因爲我會經同情過她，援助過她——不管我的援助是怎樣的小，是從一種自私的動機出發——」便彷彿



對她有着權利似的；你想想，這是怎樣卑鄙的行爲！難怪當我沾沾自喜於一己的「成功」時，她卻在那里傷心地哭泣了！」

說到這里，他連連的搖着頭，站起身來，在地板來回踱步。

沉默來到我們中間。低着頭，我木然坐着，彷彿霎時間自己失掉思考和判斷的力量了。

「再說，」他重新坐下，「我是在用着怎樣愚蠢的方式追求着幸福呢？我！我！我！一個人！一個人！在我的腦子里只充滿着一己的觀念，以爲幸福是守財奴的錢幣，可以由我一個人永遠佔有！在現在的時代里，你看我在做着怎樣荒唐可笑的夢！」

立刻又是一陣新的沉默。

「那麼，你就把自己的計劃放棄了？」

「自然，放棄了，使自己從可怕的迷路上轉回了。這場悲劇——或者還不如說是喜劇——給我的教訓是：幸福並不能從偏狹的自我主義獲得；而且，犧牲別人的幸福，非但不能給自己換來幸福，實際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

但我的關心在另外一面，我問道：

「離開那寺廟之後，你怎樣呢？回家鄉去過嗎？」

「沒有，」他搖搖頭，「我回去做什麼？難道那會是一塊樂土嗎？我知道世界上決不會有人給你安排着一塊樂土的。你看，現在我是重新跑到人叢里來了。逃避分明不是辦法，因為世界只有一個，你不能用幻想製造實際並不存在的極樂天地。」

「我是問，現在你做着什麼？」

「現在嗎？不錯，忘記告訴你了——我現在正在等車到K地去，有一位舊日的同窗在那裏。」

「那邊有你可做的工作嗎？」

「不知道有沒有，我並不是到那裏去找工作的。那位同窗去年和一個『美麗的天仙』——他在信里這樣告訴我——結婚了，生活得非常幸福。我是去投靠他的，去分享一點兒他的幸福。」

「你應該為自己找一份適當的工作，」我直率地說。

「適當的工作？——也許是的；我已經又一次的從虛幻的夢境里清醒過來了，的確應該

爲自己找尋一條較爲實際的道路。」

於是，他伸手給自己的杯子斟滿了茶，一飲而盡。

「還有……賽男呢？」片刻後，我又問道。

「不知道，」他沈吟地回答，「我一直沒有得到她的消息，也沒有辦法得到她的消息，畢竟我和她是不相同的人。多半，她當真到鎮上給有錢人做工夫去了。雇用了她的，或許是一個商店老闆，要不便是一個小地主，總之，她做了他們的牛馬。我離開寺廟的時候，她哭癢，哭得很傷心。甚至寶貴也一樣的滿臉流淚，捨不得彼此分手。從這種地方，可以看出他們都是重感情的人。自然，我是曾經愛過賽男，一直在關心着賽男的，但是，在這世界上，陵辱和損害是這樣的多，誰都會想像出她的將來！再說，我的關心又有什麼用處？」

說到這里，我們的話完了……成康農於一連喝了幾杯茶之後，穿上雨衣，開始告辭。

「再會！」他緊緊握着我的手，「如果有工夫，明天再來看你，再和你談談！」

「謝謝，我們再見的機會將會很多。」

我一直送他下樓，送出旅館大門。外面，風在刮着，雨在無休止地下着。我們再緊緊握

丁一次手，成康農豎起雨衣的高領，迅捷地投入黑暗的風雨中。

一九四三——四七年六月完稿於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初版 每冊定價十元

書名：尋夢者

著作人：王西彥

主編人：范泉

發行人：蕭傳芳  
屠玉庭

出版者：中原出版社

發行者：寰星書店

上海總店：上海峨嵋路一〇八號  
電話：四三八八四  
武昌分店：武昌硯林里路一六六號

印刷者：同康印刷所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二號

經銷處：全國各大書店





南	上海旧書店
	冊數 0.50

第7582

X